

必說補序
 子與孟夫子曰尚論古之人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至也故語曰不知
 其人眎其友不知其必眎其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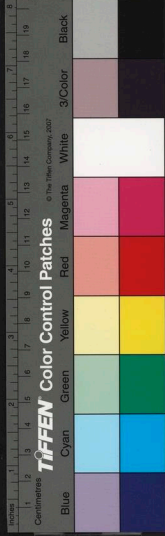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10332	
類號	
類別	子部小說家類
全書	函一〇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436443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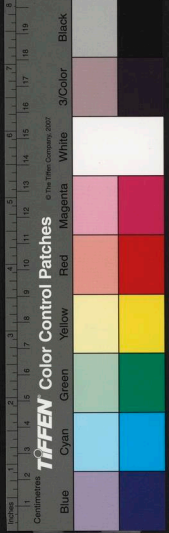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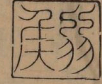


說所從末也宋劉慶義作
必說新語而孝標辰翁二
劉先生為之批注迨我
明何良俊增補掇有刪釋
而卓吾李翁又從而批點
之夫批注刪什特解之云耳
至於批點則直探心髓而推
極究竟筆則筆削則削
簡遠幽邃又在世語之上亦
深意矣李翁其默成不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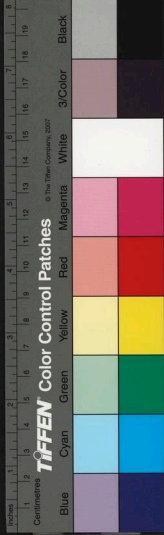
識有海外見一言一字之間
 特爾移神人所不到亦令世
 文明盡泄理學大彰士多脫
 落之思人皆域外之識亦必
 使之然也是此論其世也

瑯琊洛園焦法撰書



刻世說新語補序
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
臨川王潛居研志耽情墳籍爲宗
室之表所愛佳事清言采而書之
當時如太尉袁淑吳勰陸展東海
何長瑜鮑爽諸公引爲佐史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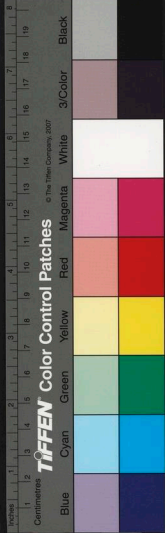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紀載周悉劉子孝標學既該博
又好異書從而註之故引證特詳
彼崔慰祖謂爲書淫或於是書有
癖也

國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遡漢晉
下逮勝國廣爲語林王元美刪其

冗襍存其雅馴者爲並說新語補
敬美自幼酷好是書鑽厲有日于
字句勾棘難通者疏明之于舊註
爲俗子攙入者標出之自謂洗卯
金氏之冤曾刻豫章續有正者復
刻吳郡張仲立校之已爲善本敬



美又加指摘其批評視劉辰翁加
詳再刻閩中王汝存校之間序于
不佞因得再讀驚高論于曠代聞
長嘯于異時又何快也若以世說
等孔思尚之語錄而槩爲瑣言比
劉彤之晉紀而都云才短談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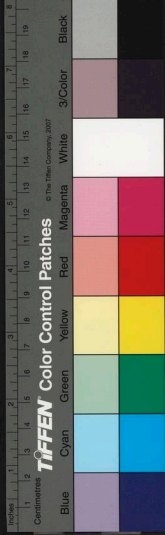
易受唾千載吾于劉子玄亦有目
睫之譏云夫何氏羽翼臨川厥功
偉矣乃二王表章合而爲一俾江
左風流紹述東京者千萬世而一
日臨川有知將謂賞音之士寧獨
劉玄靖邪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世說新語補序
世說新語補序曰千金之裘非一腋
日融川有吠狶鬻音之士寧酥
式風流跡並東京春千萬世而一
鞞矣凡二王奏章合而爲一野
製之黠云夫回丸既異詭川無也
是受創于鱗音于鑿于衣衣自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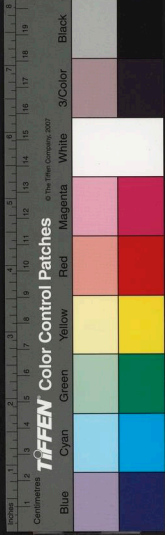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補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
本吳中一私心已好之每
讀輒患其易竟又恠是
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



為六朝諸君子所特論
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
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
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
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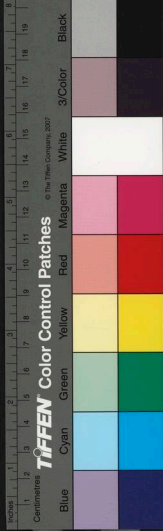
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
長。或造激於單辭。或激巧
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
刺以適質。皆使人短詠而躍
然。長而未發。何氏蓋未知之也。



李云與經
生清言註
稱似脫之
大過王導
溫囑謝安
皆清言也
用之介曹
何如執吾
未見經生
而介曹者
也

余治燕趙郡國獵少間無事
探案中其藏則二書在焉因
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
說之六玄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
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

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譏
隨清之致亂而不知晉宋
之于江左一也驅介曹而強
生之乎則毋乃驅介曹而
清之也其又奚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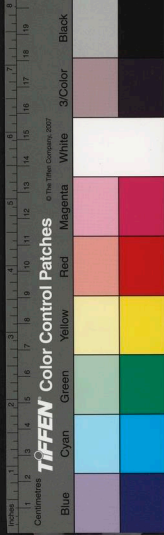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

貞讓

秣陵蔡拱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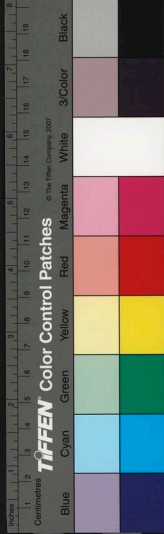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与於心。



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歆想
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
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
風流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
晉東沐浴浸溉述為法書至

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
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
聆樂衛之音音承殷劉之
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
書為之含笑予子由斯絕倒



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所謂之
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
之近之者也余初而酷嗜此
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
鉛槧數易章編歎絕第其

句或勾棘語近方之句深則
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
校以獲疏明絕乎闕疑以遵
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
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



註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攪
入卅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
時一標出以洗卻金氏之冤初
雖閱之帳中既歎公之矣嗜
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

卽授梓人爰綴末章叙而繇
梓是編也成吾公之敢謂二
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
之自辜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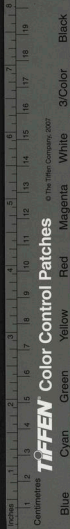
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認



予荆世說豫章舊所病句棘難通者亦既有倫矣惜也子固雖對
之功關焉撰字疏句注而詭能於誤人標評小語亦續有得時
渡循覽而恨其未覈也家兄元美嘗誼何氏語林刪其無當合為
一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立得而嗜之次第備註而更為訂何氏
之乖迥與益其註之未備鉛槧經季殺青滿室會予將之閣中手
以相示且請序作者之意予豫章後重校善本不吝授之蓋臨川
孝標功緒略當元朗羽翼意志動矣昔猶璋判今始珪合予所研
覈不宜者將無鄭玄之過服氏哉若孝標一註疑者屢入中間稍
為指撻終未得起斯人于九原令千載洗然也書以復仲立仍具
此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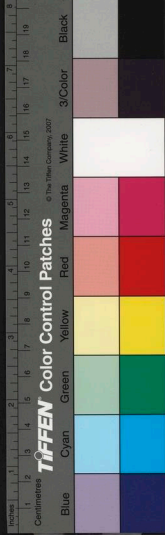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
說可觀已說為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
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
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
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勦以一言半句為終
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



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
奈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繁
繁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
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
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聞
其滯義明年以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
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
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

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
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話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
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
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祥亡於清談斯言也無
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儒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
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
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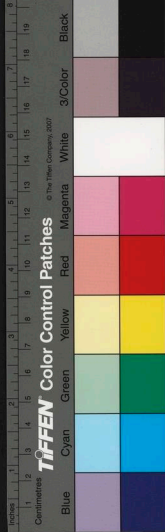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有與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
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
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
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
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
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
郡袁褱撰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
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
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
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
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
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
之法

右見高
氏緯略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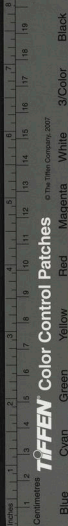


五篇而未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
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爲善本晉人雅尚
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
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
證之聞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斧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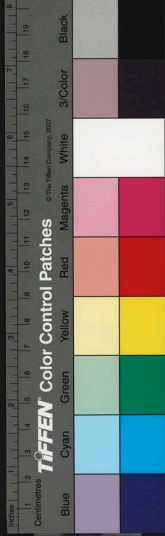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宮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
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
理言遺事論次爲書標表揚確奕奕玄勝自茲
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爲雋永精
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



有歲年摻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
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
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
義例一惟劉氏之書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
品目畧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定惟語言
爲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
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
以爲摭裂委瑣無所取裁靴鞞偏駁獨能發藻
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
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
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
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
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爲謂足以涵養性真變
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
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
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爲後學之深痼君
子益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爲所惑哉元朗



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目
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
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華亭何元朗儼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
文公既爲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未
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佳話以垂法
戒而選集清英至爲精絕故房許諸人收晉史
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
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
知義慶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
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世代崇尚
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
可也豈直與志恠述妖稽神纂異誕誕恍惚之
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
工鉅儒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錄刪校尊信益
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儼之而作唐語林續
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



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沂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剪裁屬比嚴約整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爲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器海濱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僂奪所嗜好綉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之劉氏難易豈啻什百哉况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證有不言之妙顧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一時竝撰綱目互發詳略相成開闔貫通一無抵牾至其所引奧篇祕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富瞻略等信該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說者顧以其多取近世禮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鞮譯之士廁之中古筆夏幾不分虎羊之鞮爲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箇



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汗
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
謂玄虛簡達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
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說所
以同異者著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
陸師道撰

附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則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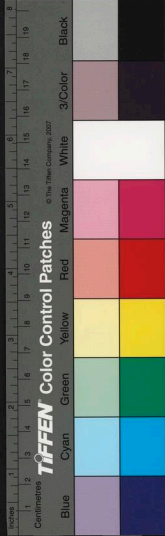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

魏公 亦稱魏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玄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

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

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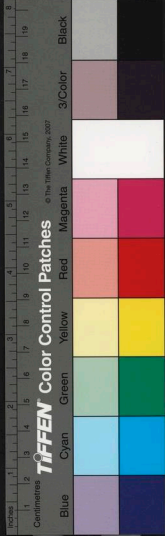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冲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沖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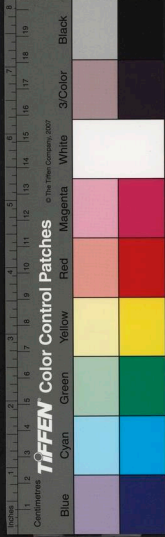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又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

王公 亦稱冶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沖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綽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雅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顛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疾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參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太尉 亦稱太傅 亦稱

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堅石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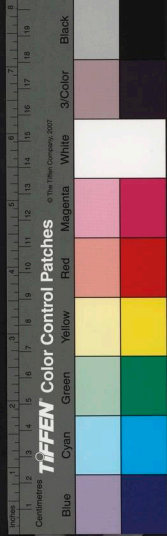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

文靖 亦稱僕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脩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徒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彪字思玄 亦稱僕射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温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

大司馬 亦稱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暉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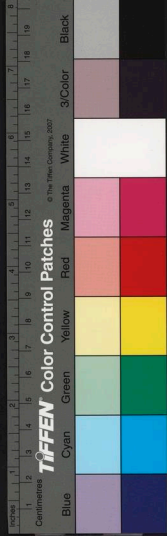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冲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

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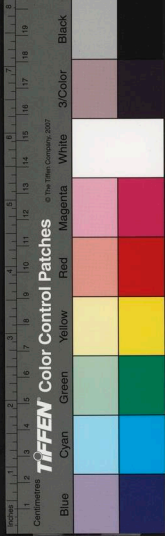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郝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

稱北中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珣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

建武

桓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興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謐字雅達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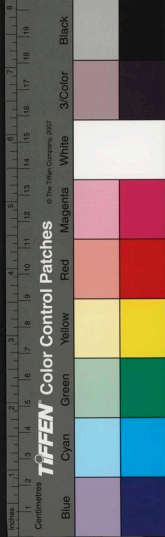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陸慧曉字叔明 亦稱東海

張融字思光 亦稱黃門



袁粲字景倩 亦稱袁尹 亦稱司徒

褚淵字彥回 亦稱司徒 亦稱太宰

王儉字仲寶 亦稱僕射 亦稱文憲

劉孝綽字孝綽 亦稱阿士 亦稱長史

陶弘景字通明 亦稱隱居 亦稱貞白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

支法師 亦稱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目錄



卷之一

德行上

卷之二

德行下 言語上

卷之三

言語中

卷之四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五

文學中

卷之六

文學下

卷之七

方正下

卷之八

雅量下

卷之九

賞譽上

卷之十

賞譽下

卷之十一

品藻下

卷之十二

規箴下

夙惠

文學上

方正上

雅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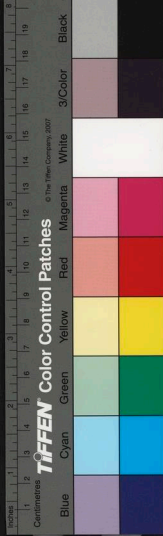
識鑒

品藻上

規箴上

捷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卷之十三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卷之十四

傷逝

棲逸

卷之十五

賢媛

術解

卷之十六

巧藝

寵禮

任誕上

卷之十七

任誕下

簡傲

排調上

卷之十八

排調下

輕詆上

卷之十九

輕詆下

假譎

黜免

儉嗇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批點世說新語

汰侈

忿狷

讒險

卷之二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目錄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宋 劉慶義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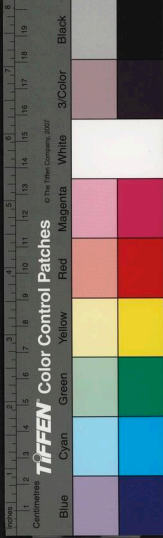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新語

汰侈

忿狷

讒險

卷之二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目錄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宋 劉慶義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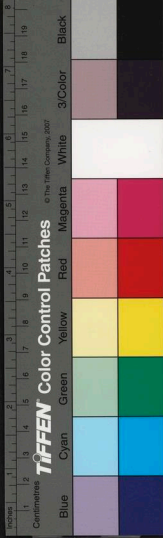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德行上

補

李云無味
又云猪肝一片
甚不濟事口腹
累人名聲亦輕

補 閔仲叔舍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

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貞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

食無菜菔之生。謂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生蒜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者可咳也。必是曾講道學來。

補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

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

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

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

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

國。斬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去田

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冷相對盡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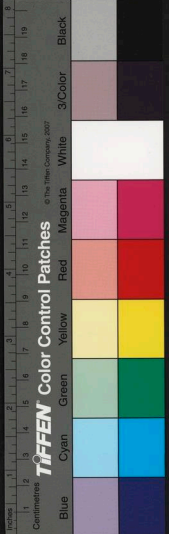
〇〇〇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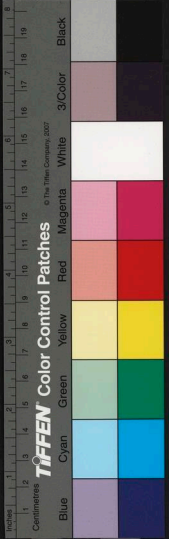
朱文季。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南陽。與張

堪。范曄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行厲。世祖召拜郎中。歷漁陽太守。去職之日。

乘振轅車。布被囊而已。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

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公





抄照十言不先入一

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竟振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補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

李云無味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之爭者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

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

後遂為名儒。

○補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

好話

未免格

傲不情

呼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

也。」滅竈更燃之。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父業，大學家，貧尚節

介博覽，不為章句，學畢，挾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及他舍，鴻尋討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

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郭家者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放異焉。

悉擇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那，醜而黑

力舉石臼，揮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

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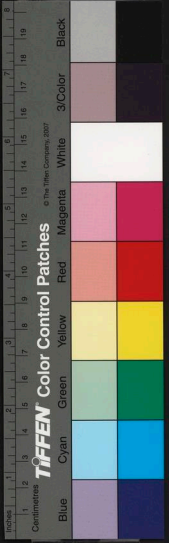
吾欲妻獨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中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

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

奇

北唐世克甫卷之二

三



音延

李公伯通亦非
常人遇可謂
所主矣又誰知
指置列十字向

讀清高也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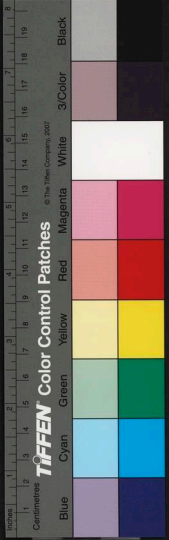
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
鴻曰諾乃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
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
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
險遼未央兮噫蕭索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
之閒有頃去適吳作詩曰游舊邦兮遐征將
遙集兮東南心燈和兮傷悼志非非兮升降欲
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穢競舉狂兮指直咸
先佞兮呶呶固靡勸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
逍遙兮遊嬉績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
舍車兮即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
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唯季春兮華早麥
含舍兮方秀衣茂結兮馬究口買囂兮余誠嗟
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馬究口買囂兮余誠嗟
惟惟兮誰留全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
妻具食來秦齊肩伯通妻之曰彼傭能使其妻
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問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贏
時之問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
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戒曰要離烈士也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去歸扶風也

友人孔仲山家曾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街

卒范華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
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若服其訓辟
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
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
值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仲山驚

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



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疾羸長守於賤業

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

子欲厚遺之不肯文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

不以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問

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問

門守者魯人也世不出自隱姓名為魯守石

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逐織孔子曰貧者士之

是如其不可為之者與時人賢馬貧者士之

竟不肯去

補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撮拾自資兒

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

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禱誓

不肯受范畢後漢書曰范州字史雲陳留外黃

激之行桓帝時為家無長通居梁沛之間所止

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

行年七十四卒

諡曰貞節先生

周子居別乘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

之心已復生矣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

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

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

手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

則自毀薄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

李六經末

此點世克甫卷之一

五

本黑十言不冬

○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

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相之未闕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調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

○

補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歿孺子往會

禮如此

葬無資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

得前范曄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瓊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逆遣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

祁鄉侯梁冀誅首居公位尋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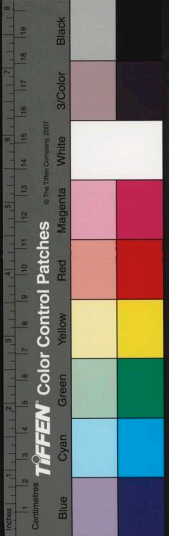
補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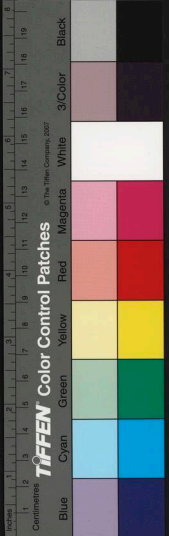
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

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木不益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

七占世說補卷二一

六





世言不矣。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元禮一見稱之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所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遺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

非為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備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為登龍

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章。潁川人。所拔

玉補羽陵。美相。所任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

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飛世。除

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

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許

陳禰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

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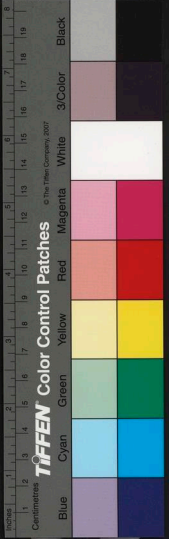
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元方。寔長

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海

季方持杖後從。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徵不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叔有八子。

劉云六龍語詭
李石何鄙之有

此姑廿九浦卷之一
七



○ 荆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

入人遂置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入龍文若

或別亦小坐著鄴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道檀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

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陳元方于長文有英才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

與吾宗及長有識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謀

度其所善皆父黨子忠字孝先

州辟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

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

弟季方難為兄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

時人亦出潁川未詳其

始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

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太軍至一郡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

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

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

全

○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鄭

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为一龍謂歆為

龍管寧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

隙原為龍尾

此帖世說補卷二

劉云家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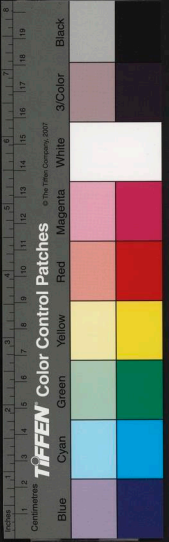
劉云伯固高

此賊亦入德行

李云有友如此

此可似死

劉云為得可觀



抄黑十言不卷之二
 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

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

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

曰寧少恬靜常笑嘲罵輩子魚有仕宦意及歆

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

○補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

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

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管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

為主簿後舉孝廉辭融答曰據清身潔已歷試

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祥世

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

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

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求

之會欲黃雀多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

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廣

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

視鳥雀夜則趨晨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劉云捉柳大害
 其真強生優劣
 其優劣不在此
 李云揮鋤不必
 捉柳亦許果因
 忘于懷固無所
 不可吾未見其
 孰優孰劣也

劉云六十而仕
不害為太保

劉云職達之人
而稱其至極者
賊後自有見也

抄黑世說卷之二

母見之。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閣斫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

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母故。陵遲不仕。年向

六十。刺史呂虔。檢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

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
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

陳留尉氏人。阮籍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
州刺史。王和請與相見。冬。日不得與。言和愧歎

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談時事。自然高邁。李康家
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

出。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執。修此三者。何患
不給乎。並受詔。上顧謂口等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
曰。清慎之道。拒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

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重仲達。僕射王公仲。上也曰。

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
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
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瑯琊人。太保祥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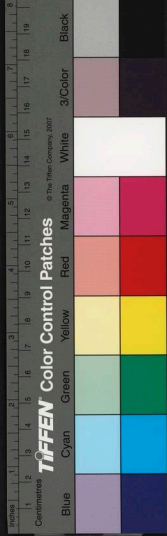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
玉成讞。戎即俱辟為掾。封安豐侯。和嶠。晉諸公

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和嶠。晉諸公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迥。魏太常。嶠少以
雅量稱。賈充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同時

遭大喪。俱以孝稱。王巖。晉書曰。巖字文舉。太原人。太保祥宗
秋。日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
飲酒食肉。或觀秦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

此帖世說補卷之一
十一





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

武帝世

謂劉

仲雄曰。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於見有不善。必

怨致為功。曹涉汝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

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

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戎祖及

○補沐德信少以清介名。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咸卑。河間人。有志介。黃初中。為

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

丹陽故鄣人。任

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者荅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

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自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

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

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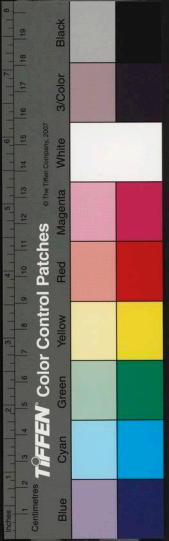
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賜虎與香。甚於暴骨

恒懸石。悼不如速極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

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

此點世兌甫卷之一

十二



世說新語卷之二

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語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天為是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脫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舍味縵。押王牀象。誰殺人以徇。曠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死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對有狐狸之齒。我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及。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速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福。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視。

○補

杜恕著家戒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相善後豐砥礪

名行以嬰世譽而恕諛餽直意與豐殊趣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節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

道張子臺 典略曰張閔字子臺 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平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補

皇甫謐

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

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為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徙鄉里。席坦受書。遣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供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

世說新語卷之二

抄黑十言不列之二

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于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根刺共以為樂

○補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管輅晉書曰毅嘗為鬲令貪濁饋遺朝貴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手之稱阮以謙推山公此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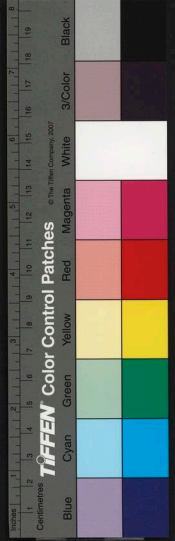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囑免句令濤少百器量年十七宗人謂先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老莊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典傳宿壽夜起踞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夫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拙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謚康侯

○補

李云巧於屬託道學之宗祖也倘若逢官老計不行矣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見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聲柝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





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耻

王隱晉書曰王袁字偉元城陽管陵人祖修有名魏世袁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喜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躬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栢袁常所攀枝葉枯之

○ ○ 梁王趙王 朱厚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

倫字子華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贊曰裴

位至相國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

書令 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其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指行已取與任心而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

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晉陽秋曰補

劉云戎從祖諸

似同時

劉云晚節乃握

牙 李揆

歷尚書京 州刺史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補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

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不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

流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

王澄謝鯁胡毋輔之徒皆祖述於澄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

名之為心次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為乃爾也廣別

補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違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衛洗馬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

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

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

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

馬世為吳著姓大父翊是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明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

劉云不可謂強

李云嗣案有見

北山世說補卷之一

十六



批黑世說有卷之一

〇〇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別傳曰又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之因取為中郎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

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

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死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欲食以時使之不羸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木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號曰五殺大夫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主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瑞拱巖然郡人嚴暉之觀核

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自額入口至齒者名曰偷馬一

名的盧奴乘客死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主乘乘市凶馬也訪公賣馬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

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

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

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北姑世說補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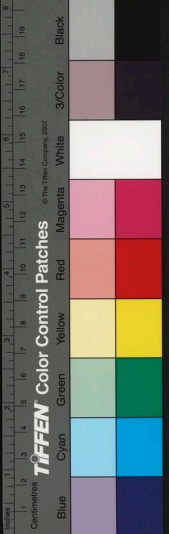
王云詳時人之戲以王平也

二碑換得

故光祿戲參如此始雖稱祖孝行既乃入於排

李云言語

李云權傲孫叔敖故雖達不達



抄黑世言不矣六一

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效之不亦達乎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第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

劉云謂覽兒街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

上者喜談全姪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

追及任明能行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老姥作粥失火

何事於緊堂言擊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何為老姥作粥失火

者謬罪繫之非逃罪應萬死勒勸和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

兩全歸不周旋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

刑可何為苦擊日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

之樹必欲殺之不如此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

本欲誦劉公為典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

五元令成一大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是為不唐矣怒人中典書於卒弟于綴臆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詔

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

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

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

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

尉氏人祖崎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

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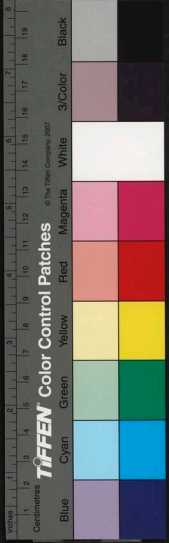
李云好名多事
仍不習俗

謝奕作剡令中典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

人祖顛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

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抄黑世言不矣六一



上云不嘗
以喜邪然在兒
年按為盛德

抄黑七言不列之
奕少有器鑿辟太尉掾
刺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
箸青布袴在兄鄒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
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

劉云謂外雖不
言而未嘗中無
分別即陽秋之
意

謝太傅絕重褚公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達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
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陽秋曰褚製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女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袁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吳遷江究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李云無味

劉尹在郡臨終綿懨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淡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并陽尹
外請殺車
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

劉云使人想見
其良益嘆其賢
後人矜飾驕厚
皆當規世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被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躡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容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亦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變切邪安石之肯同子真之意也



李云駁是痛

○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間痛邪

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

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邠家

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妻高平邠曇女名道茂後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李二韓舉人也

王云此得入德

行者見字教生
平無慮患其難
婚以奉詔尚主
子敬嘗看書道
故婦辭甚甚宋
私律之不得為
無違

劉云五槐即不
為火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

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

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荆州宜奪殷覲南蠻以

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

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荆州刺史族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紀曰蘭亭傳弘農人

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劉子伯道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觀亦以率場才悟者稱與

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

邀觀觀不同楊廣與弟觀亦即曉其旨嘗因行

歡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

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

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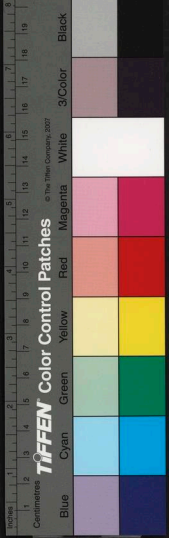
所親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

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

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

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





亦無寸言不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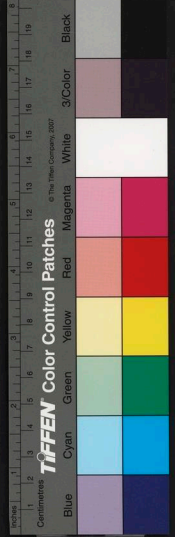
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請。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殺戾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別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父康。紹十歲。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至五好話好話

王云恨哉此母亦足傳

○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任至荊州。此帖世說補卷之一

○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任至荊州。此帖世說補卷之一



劉云無紫無髮
有髮有度
又云謂只有一
席無餘席也

刺見其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
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李云此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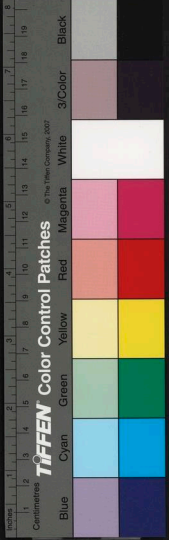
○ ○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餹底焦飯遺作郡主
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
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
瑯琊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
以謀叛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
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 袁府

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及
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潰散逃走
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
孝之報也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
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
坦之字處靖潁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
堅娶東苑童童僧女名秦娘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

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

劉云本爲二吳
孝行而韓康伯
爲觀入者也



世說新語卷之

為選宦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

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

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揚州刺史

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

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

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頗充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赦以

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

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

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為盧循所攻環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

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

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補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

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衿褶一具

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

李無味

王三隱之妻盧
乃為桓遠更久
無行

補

謝石奴

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請吳

李云石奴亦

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
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

世說新語卷之一

二二日

李云不情

方見一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補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入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盧人。

補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

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

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李云卓竟存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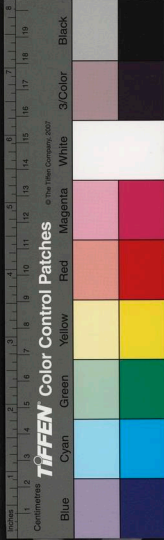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李云不情

方見一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補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盧人。

補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

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

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李云畢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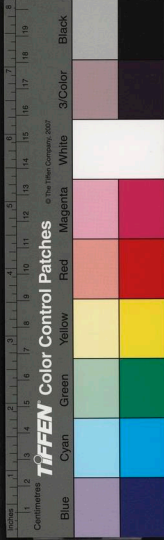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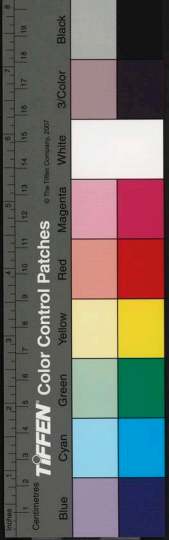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德行下 具屬補

全字無味

補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
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

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

南史曰王惠字令明齊郡人祖劭車騎將軍父

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蓋所知恬靜不妄交遊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

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補

王僕射

宋書曰王敬弘琅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晉祖廙晉驃騎將軍祖

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子恢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宮至僕射

之帝史曰恢之敬弘長子 被召為祕書郎僕射

為 奉朝請語恢之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

許之 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補 孔中丞在都第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

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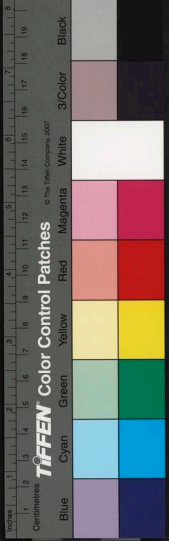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

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

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宋書

曰孔鸞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府中顛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曰

此點世說補卷之一



吃好讀書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〇〇補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

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

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

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獨

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集採箬為業以藥竿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猶怪

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融對盃歌

善仙嗜酒輒

〇補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朱書曰衡陽王義季勿血

吏簡無鄙近之累特為太祖所愛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鄴道元水經註

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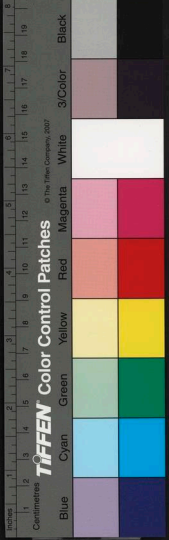
萊嚴子陵之為人志屋江湖非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安亦能安貧元嘉中夫

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〇補齊高帝鎮東府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

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

詭黑斜銳羹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



補黑世說補卷之二

因為贈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

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

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開刀筆沈涉

○補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暉字玄暉

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會稽

孔闇龔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

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

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

牙餘論

○補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鈺僚佐

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

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

叔明吳郡吳人高祖死晉太尉祖萬載待中父

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補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

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四



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閭室

南史曰阮長之字嗣

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

胤諱驍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存官常擁殿絮

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

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

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

頤字宣遠高帝長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永明中使虜世祖曰卿

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

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

一歲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

弱冠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听上任南史曰張

父胤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

勳及叔父鏡從叔勳並貴異之孝武用為尚書

李之無味

李之無味

補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五



○補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

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

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

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綰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

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番梁典曰梁昭明太子開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

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攝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補庾子與南史曰子與字孝行母鸚鵡唵或攷夜營來一卮雙

鶴來下子與勿而咬疑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若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爲巴西梓潼

守糧盡將士斃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

塘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淫預石江

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浴沂所忌子與撫心

長吁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

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爲

庾公古樂府麗灑歌曰麗灑大如襍瞿塘不可觸

○補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暉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

司隸校尉咸七世孫蒞官常以清靜居袁司徒

朝廷無所請謁晉通五年爲散騎常侍袁司徒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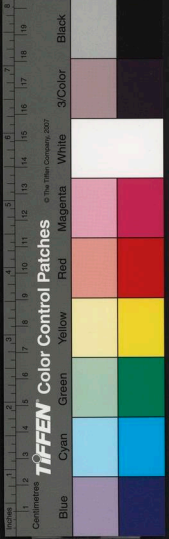
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

李六水退安流
固爲于幽亦爲
庾域

○○補

○補

此點世兌補卷之二



有才清整持風操者妙德先出傳以自况嘗慕荀奉倩改名爲繁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繁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由是過信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補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任南方早感三十便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協爲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人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讓晉司徒祖利撫軍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友無閑素爲高祖謂人曰我欲所知歷官參軍太尉從事中郎謂人曰我欲

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補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謹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

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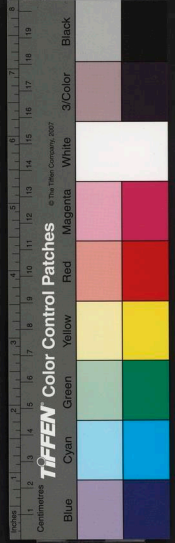
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詞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嚴而理暢隋文帝時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補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七



和墨十言不列之

且死。出曰：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

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密置餘金棺下。

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

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

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

邪。朕向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

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

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

詩。在相位三十年。穆倖皆遣。親黨身沒。無私積。

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

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

執酌。辭色。悽

惻。論者美之。

節度使李納之子。

憚杜黃裳爲相。

○補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潘青

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

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

從婢二人。青衣縑纒。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

以告師古。師古析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

書曰：杜

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

器重之。爲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爲檢校

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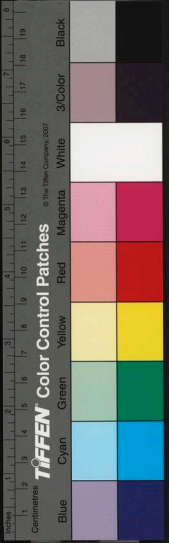
○補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

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

食。不納。後致糠。數杯。乃受。宋祁卓行傳曰：陽

此點世說補卷之一



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階。城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補楊憑得罪

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嗣王。仲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姻友無

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權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不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權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

李夷簡通

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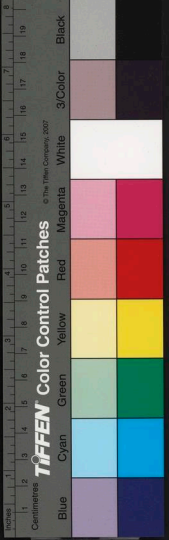
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軌。天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輿察祿山有異志。詐死逃。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

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泊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什八九。時為

宗匠焉。

○補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

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



李亦其注

之曰與子同里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誠無犯墨容揮犀曰羅可涉陽之頑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

李亦其

○補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略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補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平游高密郡文學史大司徒傳喜為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屨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邊文禮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備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

見之讓占對問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費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袁奉高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

劉云奉高如此不足道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世說新語卷之二

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失次序奉高曰

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

皇甫謚曰由字武仲陽

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

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

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之色

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

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獄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

衣裳耳按袁閏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

鄭康成嘗為汝南世祖崇衣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

綱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師進辟玄乃

從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迥

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

紹辟玄人去錢之城東欲玄必辭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至暮度玄飲三百餘杯

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

○補

鄭康成

世祖崇

衣帝時

尚書僕

射玄遇

黨

綱隱居

著述凡

百餘萬

言大將

軍師進

世說新語

卷之二

補

鄭康成

世祖崇

衣帝時

尚書僕

射玄遇

黨

綱隱居

著述凡

百餘萬

言大將

軍師進

辟玄乃

從掖相

見玄長

八尺餘

鬚眉美

秀姿容

世說新語

卷之二

補

鄭康成

世祖崇

衣帝時

尚書僕

射玄遇

黨

綱隱居

著述凡

百餘萬

言大將

軍師進

辟玄乃

從掖相

見玄長

八尺餘

鬚眉美

秀姿容

世說新語

卷之二

補

鄭康成

世祖崇

衣帝時

尚書僕

射玄遇

黨

綱隱居

著述凡

百餘萬

言大將

軍師進

辟玄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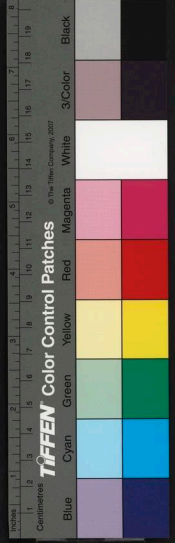
從掖相

見玄長

八尺餘

鬚眉美

秀姿容



有慚色

○○補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

太祖武以楊太尉范華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

皇帝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

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

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與袁

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

僭號于孔文舉范華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

壽春父尚鉅鹿太守父由泰山都尉融家傳也高祖

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勿有自然之性聞之不

及朝報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華

漢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

不及楊氏也周書父子兄弟不相及左傳曰康誥

不祗兄不友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

餘慶徒欺人耳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

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

知耶

○○

漁陽挾櫓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

字山平平原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

逸才飄舉少與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木滿二

十融已五十欲衡才秀共結朋黨不能相違以

李云北海何如人字

李云北海何如人字

七帖廿兒甫卷之一

十一

劉云只如世將
自可增入脫衣
無苦思覺者
在前後定辛若
彼鼓更易水息
必在前邪

一姓妙

批黑書說不知之

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
朝會天閣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
製其故衣着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摻
過顯地來前躡駁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
節殊妙坐客莫不悅悅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
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身而立徐徐乃着琴
前光脫憚大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着琴
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
至今有漁陽摻樨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
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
帝王世
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
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
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魏武慚而赦之
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惠之在鄉里州郡有疑
獄不能決者皆持詣寔或

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
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
甚而不自衛反招刑殆殆不
然乎此所謂陳對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
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
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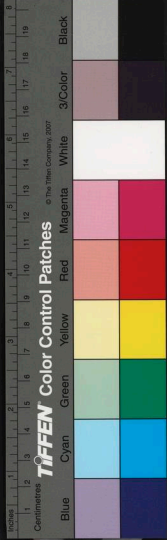
之言其臭如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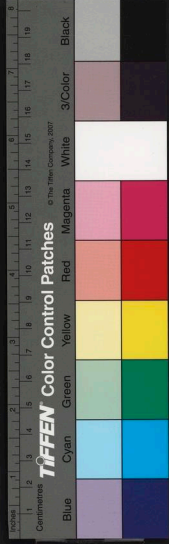
王康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
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

柔者言其同心
者物無不樂也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

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
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





本云好言詩

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下泉之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封乃諸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游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涓漢南紀涉時人諺曰荀氏大龍慈明無雙聲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番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問潁川八士慈明先及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本云無外

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也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讐不為諂立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其子不為此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二

十四

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冠往見徽徵采桑樹上望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徵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識者佳德公重之年十八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德操曰可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

人有人論鑿議居荆州知劉表

性暗必苦善人及拈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切不辨其高下每讎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嘗有妄認徽緒者便推與之後得其緒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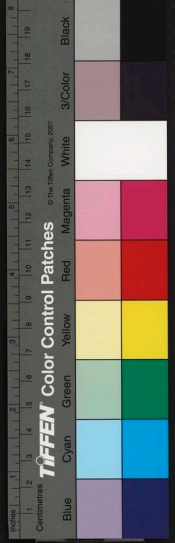
來遣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白

不會徽自錮圍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

公孫操

北帖世克甫卷之二

十一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

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

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

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宋樞往見

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名教以為己仁何有坐則華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

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所

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棲其上故號巢父

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不

鄉人居若在塗炭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右

蓋聖人之清也

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

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

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

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爾焉孔安國曰千駟四行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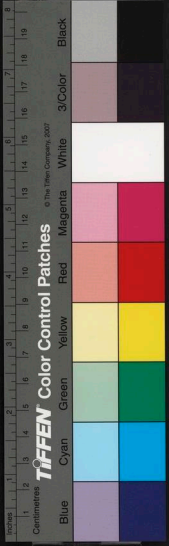
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補曹公既殺楊德祖楊賜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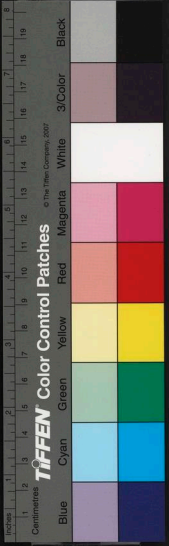
簿少有才策為曹父彪漢太尉脩辟丞相府主

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北帖世說補卷之一



班固前漢書曰全日禪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見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

改容

補

許汜襄陽者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解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豫元龍者其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也

並在劉荆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荆州

與張儉等號為八顧與張儉等號為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

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

處身循禮非法不行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武有雄姿異略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

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玄德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

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日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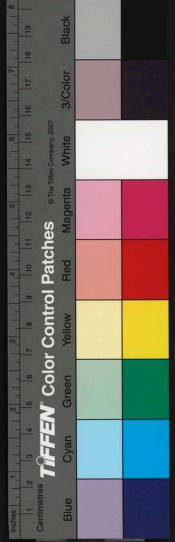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舉使楨隨侍太子酒酣

坐數乃使夫人魏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

平視楨曰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魏夫人配輸

劉云廷宜有此
莫不得不同

此占世說補卷之一



香君其奇巨坐
俊晚

劉云失見其體
以教臣倅
士云其美

劉云不足登
語之科
士云六朝貴裝
每病飄云散世
以為佳往往死
而不惜委金石

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
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
者相尋也

何以不謹於文憲
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
網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拔諸
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
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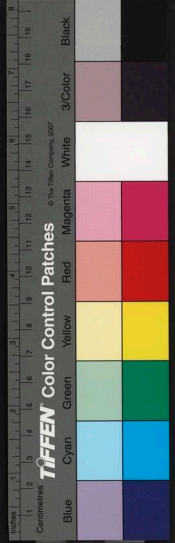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補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

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

管公明平原人容貌醜醜無威儀而嗜酒輒
別傳曰輅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
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
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
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
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
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
時鄧玄茂亦在坐魏略曰鄧賜字玄茂南陽人鄧禹之
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與

此帖世說補卷之一



李勝等為浮華友事於彼斥後遷侍中尚書為
人好貨許減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麗京師為
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言君見謂善易爾語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舍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補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既定豫章還饗將

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

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退與

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削針遇而

不存不亦宜乎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輔

客得書奇之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於孫獻帝時及與中

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

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寇

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

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直討江表傳曰權與羣臣

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恐子綱不能結兒

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蠶舌也吳書曰紘見楮楨被愛其文作賦陳琳

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

歎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今
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北帖世說補卷之

神氣
盡矣

○補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為人第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

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曰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弗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補王渾平吳之曰

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父果魏司徒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登建業宮醜酒既酣謂吳人

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

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慚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

鮑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強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

遂死於戰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

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帝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逐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家襲爵象亮子暘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

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關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尤敏勳陛

下聖思齊於帝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涇陽為名秦詩曰涇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率穆公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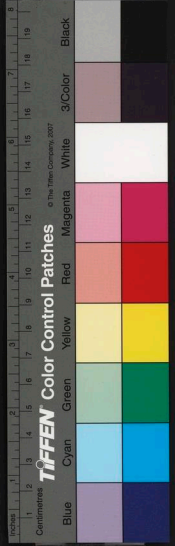
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涇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魏

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涇陽然則家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涇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宋 劉義慶 批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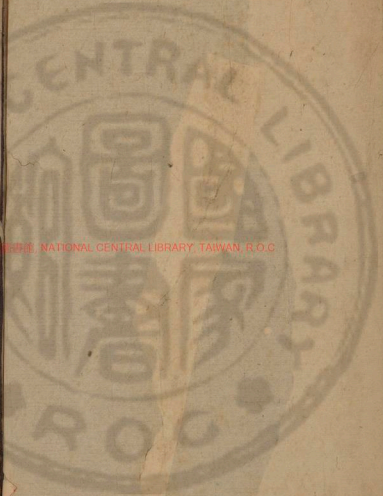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444 v.2



言語中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

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

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者楚狂接輿也

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人蜀在

戎肩

山中

嵇中散

嵇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覽

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首同水奚焉

二十六章對乃

此

劉云為會纂粉

夜至此情通可

儘極細細之感

發深立告別此

種子忽忽過一

生惜哉

王云世人任記

蔡中郎石經不





白黑分明

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
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
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
獄見稱清當自痛乘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木
竟而白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將叙曰
平原君勣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
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漣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
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兼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恥
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
以當之孝成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
能審璣衡之度周解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
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
樹表則無影矣周解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牌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

年尺七寸周仲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月氏春秋曰
黃帝使伶倫

在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嶺谷生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法制十
二簫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管律呂
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
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墼必周密布
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為
氣所動者其灰
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
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

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
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取上堂季喜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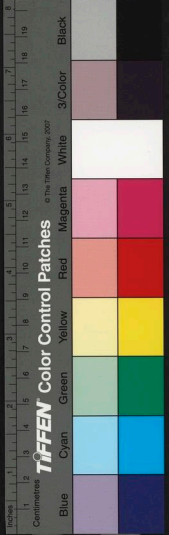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

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三子語奇疎也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三



世說新語卷之二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時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侍進贈太保。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

劉云此故自慮至此

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提一物所以為注冊各以其一故此清寧言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休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節祖龍之風遠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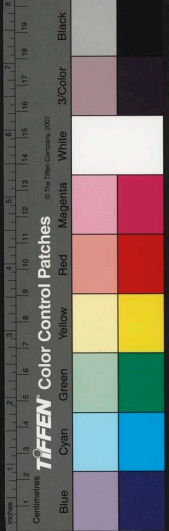
云謂其作勞過多長見月疑日亦見月而喘五畜語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問濟曰昨游有還樂令也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何語議濟云云

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卿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任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顧弘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劉云玄嘗猶沉
著字殆不可曉
王云古本原竹
後皆倣此

劉云是也吳
蜀此說尤本
色按王孫同
太原人常
風之異如此

濟有清議，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倫所害。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不能過也。

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詩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中書郎。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終太僕。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任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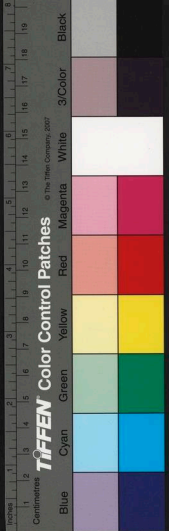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靠魏，以嗟峨，其水渾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

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

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天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此點世說南卷之二



劉云一語坦然
服脫服

懷危懼樂令既久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
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邵王之起兵長沙王
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
猶擬之遂
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王云誤語乃得
佳參為口實此
王子歌蓋疑也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劉云最得占對
之妙者外謂下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
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
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益既後向木止
弗語諒約可以
未得難以後宣
耳

○晉任者作鄭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至平原內史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蕙羹但未下鹽
豉耳

至云千里湖名
今僕猶可考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
人多不病巨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當聞壯
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瘧耳

汪云轉語甚佳

○補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石季倫問其曲崇
別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



披黑世說補卷之二

答曰譬如見西施別見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鄧粲晉紀曰郭誦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晉陽

秋曰初誦仕吳為丞陽令人晉久不進序陸機

薦之曰諫風度簡瀟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

幹事出自新邪朝無知己居不選外志不自管

年時倏忽逸無階絡實

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蔡洪法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

吳朝太康中木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

曰洪仕至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儒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公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曜

照夜同書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

其夜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

光也出於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

里之中於諸馮虞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賢聖所出何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殷頑民作多土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

李云無大珠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二人同有此辭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七



王正熊燕國人
皆破綻

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

帝時官至太傅丞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

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

不敢雜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嘆曰汝

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

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

書僕射為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

復何所憂憐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

虛日來滓穢日去耳○稚子學語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

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周侯顛中坐

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存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

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

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

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

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

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僕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誰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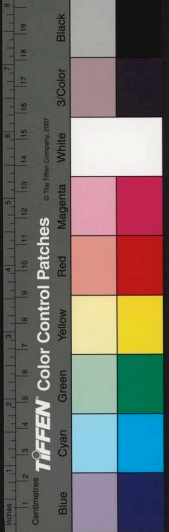
去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劉三俯仰襟堂

劉三極鄙而陰

李之六無味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柳馬甘言不象之

二都傾覆天下大亂聞元皇受命中興恍惚
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
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
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驍騎大將軍

郗太尉拜司空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愨後也少
有體正軌思經籍以儒雅著
名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 語同坐曰平生意

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
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

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
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
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字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
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矜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高性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

市中以尚天資高朝風韻道邁丞相王公一見
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
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然而周侯遇害而尚
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厲既而揮涕
收淚其哀樂慶典皆此類生高簡不學晉語者

公與之言皆因傳譏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
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 或問此意簡文曰以

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比點世兒甫卷之一

壬云隱字青脫
不如註中墜跌
二字
李玄隱字非陸
映也

王云高坐寺名
迄今無改
劉云可以逃匿

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叅軍。復出作

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叅軍歷安豐

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郎都

督瞻諫曰尊表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視去西陽如脫屣再敦及乃左遷隨州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

遷青州刺史避地 丞相大將軍揚州敦敦以罪伏誅敦謂瞻曰卿年

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

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有氣節故以此答敦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

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

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

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

封甘羅為上卿 賜以甘茂田宅。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

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

李三龍

劉不承辭其姓
丈夫本志及復



略盡復何求哉
若以小臣疎及
君則有非可必
於身後流俗近
言引事實

劉云似厚似謙

披點世說補卷之二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大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
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撫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
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晉陽秋曰謝尚曰日猶生
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橋唁之尚號叫極哀
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孺奇之由是知名任
至鎮西將軍日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語言呂
豫州刺史
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
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
可用後
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首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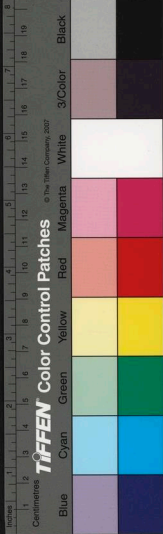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垂之值
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
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自北
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齒字彥威襄陽人道安
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
時以為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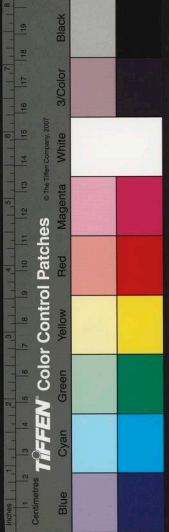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亂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繩外允
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風塵
考室刻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樓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補

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畫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屐歎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或云下令別壺見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

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

眞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

詢字玄度吉回陽人魏中領軍兄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庾法暢造度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邪

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

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所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右太度時論以經略

許之兄太尉亮朝議擢十乃以翼以毛扇上

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大

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之後翁然其非新文志曰劭字

武帝帝嫌其非新侍中劉劭曰劭字

反之不聞翼也

人祖劭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王云接劉公幹
芬魏太子書云
藝能善草隸初任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

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

鍾鍾期也稗恭上扇

先世說補卷之二

十一



不此

以好不以新度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許詢能清言于時

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何驃騎亡後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佐北軍中侯父訥

葉令濛神氣清詔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

書郎以後父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贈光祿大夫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晉陽秋曰克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乘朝政哀自丹使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

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適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犍九折取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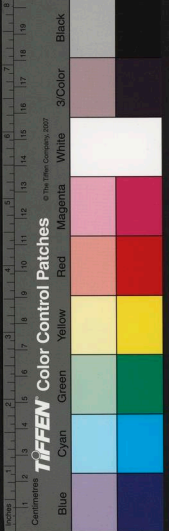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恹然

流淚

流淚

劉云謂宜遠會稽手也

劉云為得流至正位後入字耳若上於桓大口銘安得如此度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

王云大都是王敦擊唾臺意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

驅衛詩也爨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魯頌泮水篇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典書曰悅字居叔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聖法或諫以浩為大宗所廢必不依許虎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

書左承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顧凱之為父傳曰

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一毛而君心齒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於栢之姿經霜猶茂臣滿

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

莊子曰莊子與

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鯁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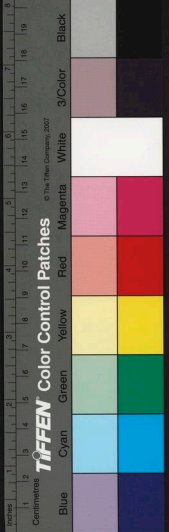
楚王使二大夫造馬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

中筍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

十六



劉云自家潦倒
學愛兒輩真
權語也此少
俗者

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卿
少朗拔為叔父廩所賞善草隸累
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年在桑榆
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
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內林慮人或曰深留入本姓關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
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囂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二
終於洛陽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
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

劉云胡死處
室中耳
王云今史亦
勅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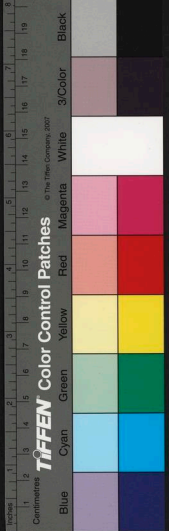
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晉遺草
釋問石勅雄異好殺害因勅大將軍郭默各見
勅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
響逆知禍福勅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
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
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勅從弟也征伐每斬將
軍旄勅又誅勅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
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
而不上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死之明
舞而不下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書叙傳曰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賜拜為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



劉云以其名家
意想其佳耳
王之竟似不滿

○ ○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林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云聞之而信王僧虔曰介

劉真長為丹陽尹清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自有令譽羊秉叙曰秉字

人漢南陽太守績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中騎

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嗣繼而

佳小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

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任參撫軍將軍軍將軍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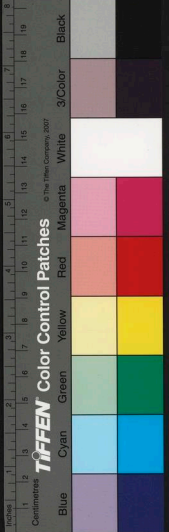
里之足輝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

昔羊虎成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而

羊秉少壯在老
王云逸少在老
王云竟似不滿

此帖世克甫卷之二

十八



劉云重一語故悲也

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族湛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舉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劉云右軍之言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

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遍

又云惟謝東山稱禹步是也

文王好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不近

今日是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

王云北征魏自遲服食

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救時急務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

公孫氏少奸刑名學

豈清言致患邪難與俗人言

荀中郎在京口

裁少以主婿為駙馬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引羨為援頗恭義與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藩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州

○ ○

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北占世克甫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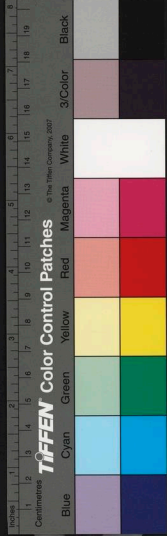
○ ○

○ ○

○ ○

○ ○

○ ○



抄點廿一不卷

必當寒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飲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 ○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

曰若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可

空情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後莊子曰君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而不可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 ○ 支公好鶴住郟東岬山

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

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

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

中興書曰謝萬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

史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曰

曲阿湖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 吳謝曰故當淵注亭著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北帖世說前卷之二

納而不流

○ ○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

幼度。鎮西奕弟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當與于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不過斤合。

童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 ○ 謝胡兒。胡兒。謝翺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

發。名亞於玄。任語。庾道季。道季。庾。胡小字。徐廣。全。東陽太守。語。庾道季。晉紀曰。籍。字。道。季。太尉亮子。風。情。率。性。以。文。談。政。稱。諸。人。莫。當。就。於。時。歷。仕。

卿談可堅。城壘。庾大度來。我以偏師待之。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真。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秦。兗。二。州。刺。史。康。伯

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 ○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典。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鄧。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承。相。掾。記。室。參。軍。殷。揚。州。別。見。知。以。貧。求。刺。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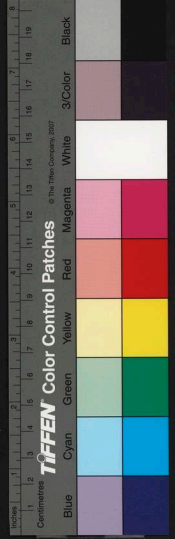
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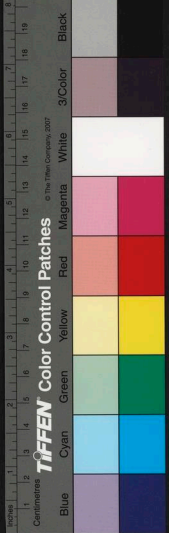
授刺縣。

○ ○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

北。占。世。說。補。卷。二。二

二一





披雲十言不卷六

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袁彥伯爲謝安南謝奉別見。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

劉云。黯然。釋理。直是。王尚語耳。未。在。能。言。

彼黎庶。合生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夜。

孫綽賦。遂初。築室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

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就與坐華幕。擊鐘鼓者。齋前種一株松。怕自手壅。同年而語。其樂哉。

治之高世遠。孫統爲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

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說。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冷。何。克。取。爲。冠。軍。參。軍。僮。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北帖世說補卷之三

二二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三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承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車武子，續晉陽秋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揭句。武子，日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

書曰：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則重勞二謝。袁羊，晉小字也。袁氏家傳曰：晉字

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

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竭於惠風。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

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祐，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也。世長史三千石，至祐九世，以清德稱。

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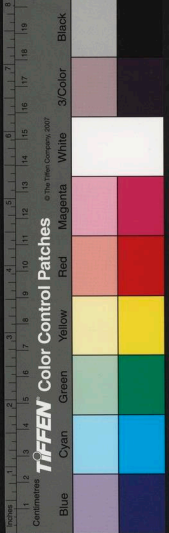
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脫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比點世說新語卷之三

劉云此亦盛名

領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知錮雀妓可以娛人耳目

又云此亦隨處



之昔人不能識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

耳

號哭罷市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纏帷月朝十五日輒使何帳作伎

王云平公盛德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

共攝殊傷子敬

之厚

劉云如此四字

因山

極似無謂亦有

得各

王云懷是九頭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

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尚書左承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 ○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巴山在山陰故以名焉

○ ○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咬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幹棘條潭壑鏡徹清流澗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 ○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

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其門會廣僚出

○ ○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

○ ○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

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涪之子

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二三四

李之亦足虎頭

和臨年



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充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卽豐

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

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

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

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

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奸整飾音辭。王向遊嚴陵賴詩叙曰道壹姪竺氏名德沙門

題曰。道壹文鋒富曠。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

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敷。條柯倚蔚。枝幹扶疎。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回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劉云小兒學詩
體格才成利維
書裏面目可憎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此點世說補卷之三

三五世乃有三
字不可此後
過江爲人所
滅一字

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京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字曰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京州

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篡位自立爲

涼州牧苻堅使將純農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

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

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

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爲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

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華響

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淳醑養性人無嫉心

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西河書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

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

王中郎令伏玄度伏滔別見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滔集

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輪扁甯戚麥丘人遂丑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羊高五軻辨飭田單荀卿鄒奭宮大夫田子方

檀子晉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歌黔子於陵仲

子王叔卽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

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時大

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補其元矩孫寶

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補正平劉成國

魏時管勿安邵根矩儀伯郎宗補正平劉成國

高陽此皆青士有本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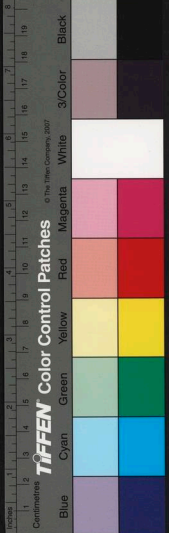
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

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

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文人之折子貢

北帖世說補卷之三





批點世說補卷之三

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嘗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晉伏義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萃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臨成以如青州耶迨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 ○ ○ 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 ○ ○ 司馬大傳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 ○ ○ 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謝景重字景重

○ ○ ○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邪

○ ○ ○ 桓南郡問謝夫人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大傳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

疑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

為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 ○ ○ 補桓靈寶

玄小名也 征殷仲堪道出廬山

豫章舊志曰廬山

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

李玄謝亦自佳
李玄王又佳

八年封俗鄆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
 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
 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
 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
 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銜通川。有巨俗先生。
 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跡。潛居其下。或云匡俗
 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
 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馬。法師遊山記
 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
 望香爐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
 鱗。踊出。野人不能飲。直嘆其奇而已矣。伏滌遊
 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蟠根所據。亘數
 百里。重嶺傑嶂。仰棟雲。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
 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擅越安穩。
 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

見。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

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

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無道。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曠。安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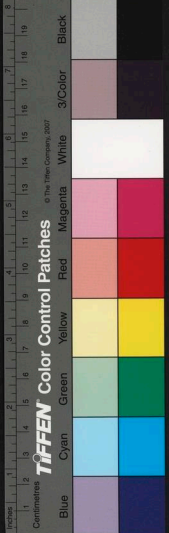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山被流沙。彼國

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

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慧皎高僧傳曰。輒

慧遠至潯陽。見廬峰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王云首為

抄點世說不卷之三
採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
景罕睥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榮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
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
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
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云余
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
直也玄憚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
故詳載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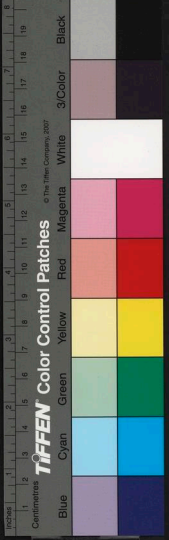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瓌祕書郎靈運襲封康樂公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沈約宋書曰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孔隱士孔清之別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劉云將不猶將每也

畏影惡

未能忘懷惟了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走逾疾而影不離身以將屣疾走不休絕然而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于脩心守貞還以物與人則無異乎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此點世說補卷之三
三



言語下

○○補

殷仲文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桓玄咨議

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破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與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投義軍遷待中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尚書以罪伏誅

仲文曰

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宋書曰帝姓劉氏諱

裕受晉禪清簡寡慾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在位三年

○補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

無味

自耕耳

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庾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

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宋書曰鸝字仲若譙郡涇人戴逵子也

李天沢此甚妙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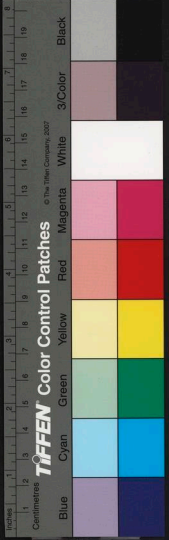
○○補

宋世祖

宋書曰帝名駿嘗賜謝中書寶劔
宋書

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任至光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謝以與魯豫州送別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宋書曰魯美小名女生扶風郡人祖宗之父執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

北占士克甫卷之



世祖

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後魯作逆世祖嘗

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

杜野之賜世祖大悅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君不肯行於是免武安君

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野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補元

元凶篡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入討劭

伏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祿大夫舍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

竣叅定密計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

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

意遂釋姓氏英賢錄曰顏竣字士遷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

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海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

軍錄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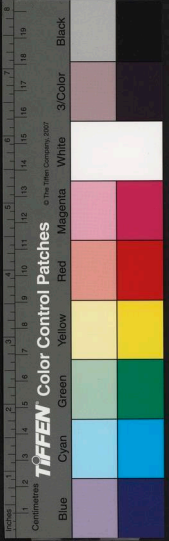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

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末為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

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此世說補卷之四



補

輒有伊洛間意

南史曰王彧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謚之長

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

王侍中嘗因侍宴

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粹黃

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

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

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梁書曰帝姓蕭氏諱

補

蕭引書法適逸

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詒祖惠休父介並有名

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任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此還拜尚書金部

郎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陳書

曰帝名頊始興王子臨海王廢乃承大統

○○補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

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南史曰徐陵字

孝穆東海鄆人徐摛子也庶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蕭

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奐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祕書丞

父奐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虛裕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體帝甚哀

此帖世說補卷之四

四



○補

魏佛助

比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

盛譽盧思道

比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

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乃不能甚罷因就魏收求異書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又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謫

兼放騎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

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翻書曰盧詢

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

官司徒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隋書曰道衡字玄卿

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河東汾陰人六歲而

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

君矣官至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法苑珠

方有神人相貌猗猗身披金甲手持寶菩薩

何為低眉金剛經註云菩薩也薩濟也能普濟

稱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委婆論

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

自身故名魔淨印法門經云以無所為心印降

諸魔當知有四一者蘊魔二者菩薩低眉所以

煩惱魔三者死魔四者天魔

北帖世說補卷之四

慈悲六道。華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道衡無然稱善。

○補

楊遵彥

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

風度深敏。六歲舉史書。十一受詩易。好方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典選

時以六十人爲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

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

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

典選。情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爲長孫。一人而已。有選人魯漫漢。自言

微賤。不蒙記憶。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不識卿邪。漫漢驚服

○補

北使李諧至南

北史曰。李諧字虔和。父平尚書僕射。諧幼有風采。趙郡李椿常

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裴爵彭城侯。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以諧聘焉。梁

武書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

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

放。帝大慚。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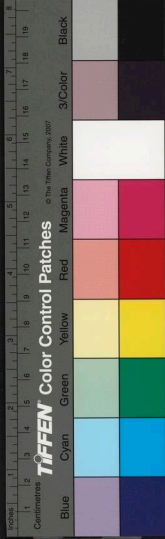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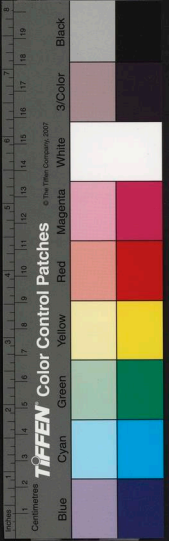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

北史曰。賈思伯字仙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

北點世說補卷之四





補

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

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元贈體元先生

補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

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

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大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宮游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巖宅

士田游巖宅

補

天后嘗召徐有功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

達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邇相

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

一人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

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劉餗隋唐嘉話徐大理有功

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

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桡折朝廷倚賴至今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桡以常調者乎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七



補

陸羽 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

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
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若溪自稱桑
翁翁閩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徧問張
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核輿也

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

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唐詩紀事

字子周婺州人狀貌穢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

擢明經肅宗時取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目稱

煙波釣徒者亥寅去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

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

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非但善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準不可 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

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洛養上書行

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

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

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

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五

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
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李云真不道學
臉皮三寸太虛
為室屍骸兼蓋

補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

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準不可 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

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洛養上書行

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

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

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

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五

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

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

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李云此經中語
介甫何以不知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公苦雨不覺
寐入

夜燈光昱平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

甫大以為然東都事略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

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安石去位薦為參知政事

○補馮當世知并州

東都事略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初雋邁不羣舉進士自

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

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

論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簡

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

閉目不窺已是一種公案王介甫撰王平甫志曰安國字平甫臨川

人熙寧間歷官大理寺丞

○補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

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

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季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

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下惟文理冠場其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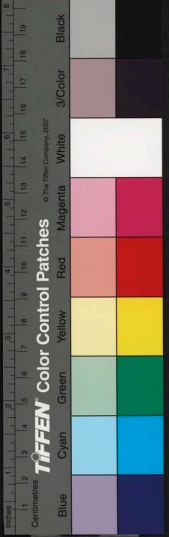
館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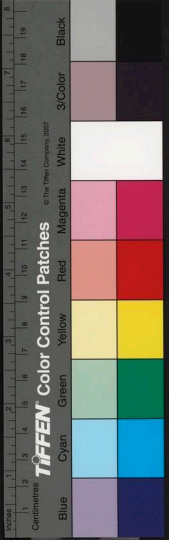
政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開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李云上安國尚
有家學





○補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定也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惟

老母極膳妻

子但食葱菜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

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佞仲達思其微

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

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者有作者七人之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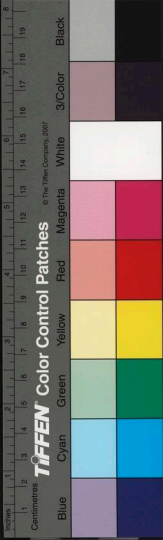
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補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

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上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字云人無味必謂難道來也



補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

王云質公雅士恐不當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御字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會稽山陰人祖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郎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

劉云謂以此故江都成語

然後得釋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故下請孫皓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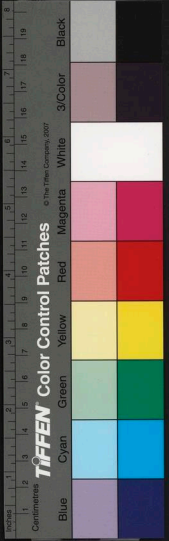
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蔽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下齊事不得詣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欵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而實得欵所懷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本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此點世說補卷之四

十一



坐事
免官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

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

是其大半對口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

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

王之囿被麋鹿者如殺人民是以四十里為穿

於國中也民以池魚復何足惜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祕書丞山公啓

事曰詔

選祕書丞瀋為口紹平簡淵敏有文思又曠音

當咸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

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

十年紹乃為瀋所拔土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

被法選官不敢奉年二十八山濤紹咨公出處

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祕書丞

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

○○○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隱晉書曰細

才山濤啓

武帝云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露接人人有

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嗣時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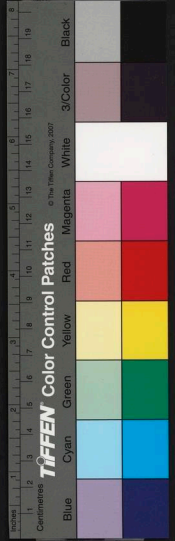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晉陽秋曰王導接

誘應會少有無者

劉云也是語言
不當入政事

李孟第一美政
只少人解



拔黑十言不列之曰

雖疎交帶實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懸

○ ○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趙

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睡吾不眠使吏送令

歸家

○ ○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

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

海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 ○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嚴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永代相網密刑峻

刻時行遇收抽者於途慨然數曰丙吉聞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和曰卿輩自是綱目

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玉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

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提三治三依三政

○ ○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

此帖世世皆補卷之四

劉云嘗其時或
自有見以爲最
事法則不可

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
衡三世經綸史陰

政務寬恕事從簡易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佩練核庶事勤
務稼穡雖戍陳武士皆勤

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
耐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
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妖媚頗越廣漢嘗課管
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自
出駐軍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
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動而整自強不息
又好督勤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
寸陰至於比浴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典書曰侃嘗檢
校佐吏若得擢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擢蒲老子

入初所作外國戲耳闍菴堯舜以教愚子博奕
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恣已
邑者夫十何不讀書武上作荆州時勅船官悉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廳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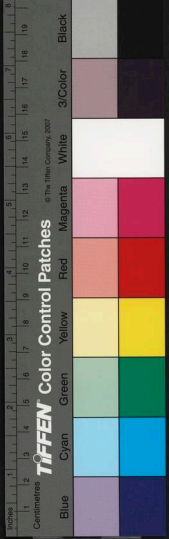
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

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臯陶
謨一日萬

劉云燭明進竹
根以爲篙以代
鐵足

劉云一日萬幾
正欲速



王云簡文能寫
登石以爲畫
流其常畫此

幾。孔安國曰：幾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晉陽秋曰：何充字次

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驃騎看文書不

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峻

好尚不同由此見識於當世王謂何曰：我

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

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

得存。諸人以爲佳。

○ ○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寒。下郡主簿。孫統存諱

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闕。一常侍。父偉。州西

曹。存幼而卓拔。風高。虛衛。長史尚書史

部郎。范汪。棋品曰：曹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爲何上佐。正與曹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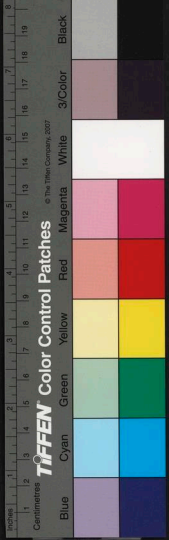
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有人倫。鑒

幼童。或在室。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或在處。得此人。譽於是止。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言喜



季云此是等

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〇〇補

孔思遠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密非戲論也

〇補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傳翽代為山陰問玄

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南史曰傳翽北地靈州人祖僧

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並若能名二縣謂之傳聖翽位至驃騎諮議孔平仲續世說曰諸傳若理縣請子孫相傳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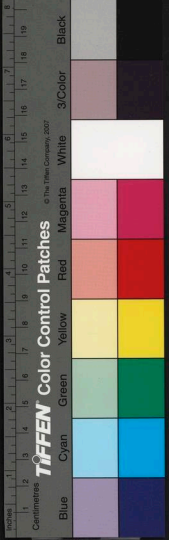
〇〇補

蘇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

間無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

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荆州刺史曹芝署為長流丞軍齊文襄引為刑獄丞軍每加勞勉





○補

楊得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鴿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鴿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儻。何須犯他百姓。宋祁唐書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年。炭。不逢楊德幹。

○補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補

玄宗嘗賜酺三日。漢書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酺。為惠澤。唐無酺禁。賜酺者。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也。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曰。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

高宗即此大樂。用奏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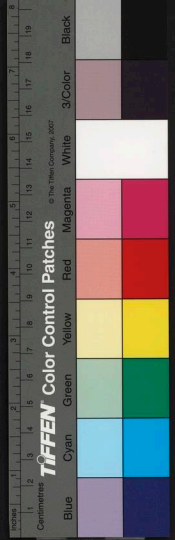
高力士。唐書曰。高力士。馮益曾孫也。冒姓高氏。武后勅給事左右。玄宗時。歷進開府儀同三司。後除籍流巫州卒。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雲溪友議曰。嚴安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戎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錄曰。安之為赤

縣尉。力。行猛。疎。

○補

關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披黑七言不卷之四

術太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占言

對明辯文宗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

嘗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劔南節度使韋臯

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

曰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

澤追思益切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

元年為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

檢校司徒中書

令封南康郡王

李文靖為相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涪州肥

度宏遠咸平中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諡文靖

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

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錄

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

口貌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防制統

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

○補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楚詞註曰淮南王安博

雅好古西京雜記曰鴻

大明禮教也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金漢書曰

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者欲家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

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

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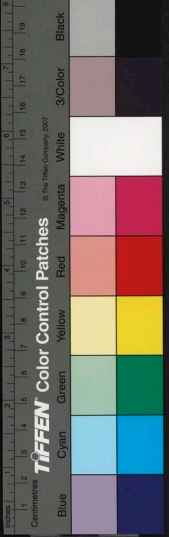
此誌世說補卷之四

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補

云著

文學上



大將軍鄧隆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處起自

關而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恨之身哉因往應
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
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別傳曰玄少好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
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
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
去吏師故充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門觀每經歷山川及
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

季云必是盧子
駱遂之

劉云式所以下
追也其兆如此
故知其死而不
知出於逃避之
術也

又云皆其門人
互相神聖所傳
不足多辨
王云註駭甚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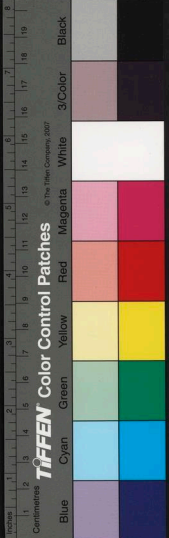
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嬖於待士玄
不得見任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源
郡盧子孫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
玄思得五子孫得二季長謂子翰曰吾與汝皆
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
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

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或出求帖門人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

○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抄黑十言不免之四

精練仕至左中郎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

將為王允所誅

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

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吳志曰顧雍字

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微

任膏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補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

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魏

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又

章紹檄文仰林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為木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

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

也○聖王

○補 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

亡失衣冠顛墜阬呀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

之幾足張潘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

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

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

寫之穆感時流薄慕

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補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

曰至充字仲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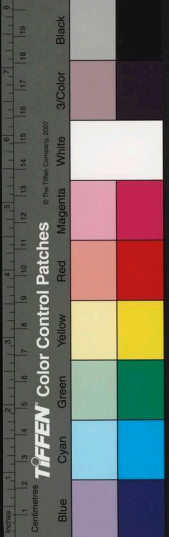
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

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

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蔡中郎到江

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北占世兌甫卷之四



林縣古詩不卷之四

東得之歎為高文恒祕甄以為談助及還北諸

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

漢書曰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

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

衡從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也

補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

發拜尚書作魏公册命後漢書曰曹操自

左丞病卒與訓詰尚風元茂後王仲宣別見擅名當時

便疑此册是仲宣所為及晉王為太傅臘自大

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册高妙仲

宣亦以為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文多不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字士季諱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諱

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

練明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戍蜀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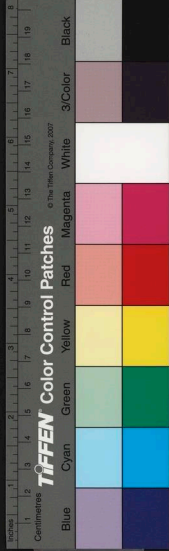
王云令人畏至
此那得不為所
中

此占世兌補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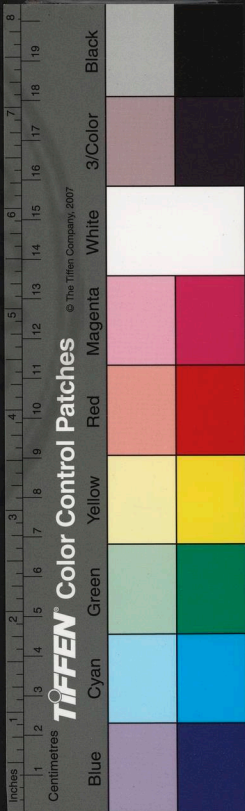
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批點下言不卷之四
會論合此騎校尉王
廣論離文多不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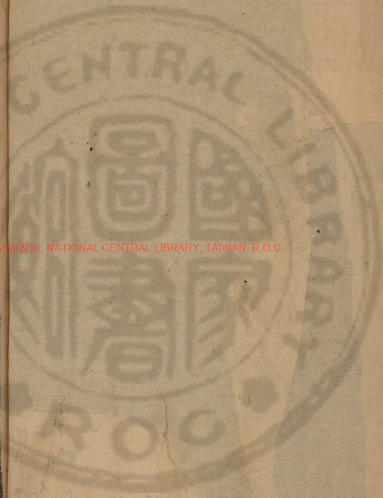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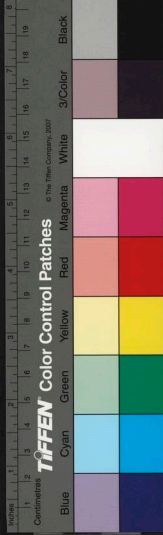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445 v3





文學中

○○

荀奉倩諸兄竝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爽字季

季次卓老

或尚書令祖綰濟南相曾祖叔朗陵相何劭荀爽別傳曰祭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幾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

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天憚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憚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詵

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顛字景倩顛弟樂晉陽秋曰荀顛博學洽聞當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吳難曰易云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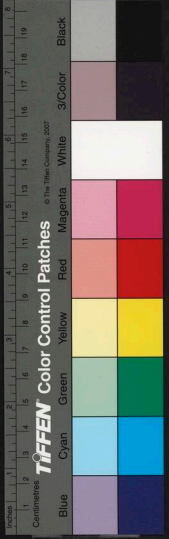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水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溫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季次此人聰明精得四五分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漢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充宿醉扶起

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

聞明公固讓冲等眷養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籍已威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韋叙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錄曰晏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

孫冠往見之是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傳撮所知史事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劉云謂爲神筆

固非謂爲神語

亦謬直不當作

五季云不曾勸他

受禪何說不當

作乎

王云此言始

論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

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瘧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問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

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李去見蘇蒼
秦情輩人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
拔過之

○傳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
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當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梁別傳曰蔡太
傅嘏諡嘏善名理而兼尚玄清示致雖同倉卒
辨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頌之彙與嘏善管輅傳曰裴
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
河東聞喜人太常涪少弟

也仕至冀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
父為尚書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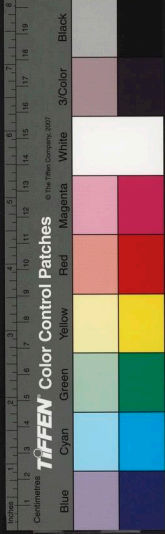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
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此帖世說補卷之五





相照十言不卷之三

○○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衆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賢瑯琊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蠶之集瑯琊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

曰府君名士加有雅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

剛若欲相難懼大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

言之子春便酌二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

春令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加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

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歎不已史記

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

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李云初復生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

般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朋黨謀以亂國懿奮

矯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

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心以為

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子事勢不專以

北占士克甫卷之二

五

世說新語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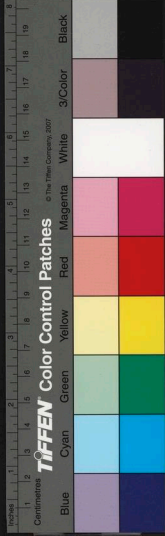
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奕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慶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奕無大惡明矣若懿以奕奢僭廢之手也滅其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謹之子為大鍾元常魏志曰鍾宇元常潁川長子文學椽鍾元常魏志曰鍾宇元常潁川長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洪宇曜卿陳郡大傳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洪宇曜卿陳郡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附於阜陵洪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洪獨高擢太祖甚嚴禪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眾入皆重載演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哀書數百卷而已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而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諸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待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輿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此帖世說新語卷之五





世名論

精富為
惠帝起居注曰願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
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願清閒欲說
理而願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願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者崇有二論以折之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婉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

金銀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

若袖

○諸葛去年少不官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豎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

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

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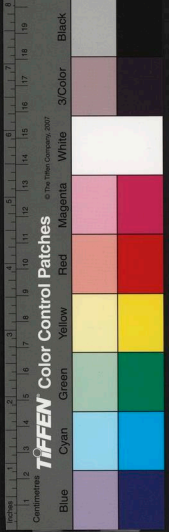
夢也困者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李去孫子荆
生于情生於文

劉云言其有疑
必未制程不謂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七



以成病。

無膏肓之疾

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確凡口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激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其核馳車之輪曾不捨地是以去不去矣庸存至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

至乎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實客乃悟服

劉云此時請道人乃未知此

我輩禪也在是

唐南

王云此乃禪機

轉語

又云註名理甚

精

劉云自是請道

十法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晉陽秋曰庾歟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

未讀此書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

之正與人意暗同任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

之指發萬殊之聲斯養生

孫叔夜養生論曰夫

非音聲之無常乎

而香頰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

門此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

歐

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

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而

此沾世說補卷之五

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言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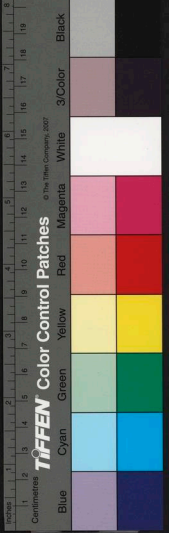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如此。卽漢成哀之

間。心存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者。太子也。又曰。屠頭邦。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鬘。地能行七步。天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處。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鱗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何秀何秀別傳

此語世說補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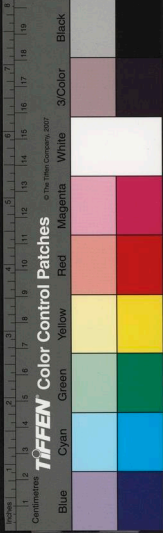




李六何秀如此
似負稽公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存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吳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乘而不錫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來到京師諸大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竟意木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合不同
玄風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適俗而秀雅好讀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咸曰此書甚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妄乃驚口莊
周不成久後注周易天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儻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然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越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若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士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記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
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道旨後秀義別本出
此帖世說補卷之五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郁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

瀾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

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支所言但譬成翁褚之理也然則學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闕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審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示謝千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畫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中興書曰裕甚難精論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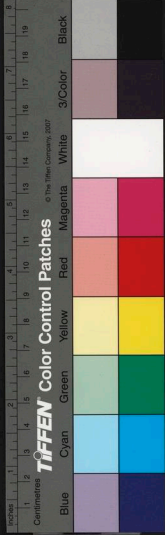
穢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達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道養卷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劉云牖中窺日
外向光顯處視
月極際透



世說新語卷之五

潘岳為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

思別傳曰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覆酒甕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棲翼而雲霓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魂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服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岷之事思思十稔門庭藩屬皆藁筆札遂得一句即疏之

衡撫掌大笑與第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儉父欲作三都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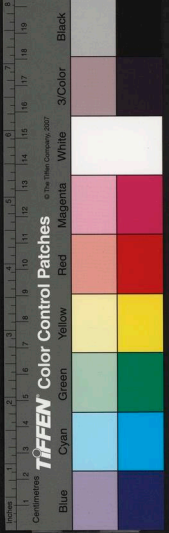
晉陽秋曰吳人馬儉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為項詵揚焉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

世說新語卷之五

十一



○補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武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

衡心服其能乃提綽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

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駮逆旅媼曰此東數

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

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齊道元水經注曰今多墳隳馬卽陸士衡會工輔嗣處也

○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窻間

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音兖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景純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瑛別傳曰瑛可博

多通文藻聚麗才學實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詠

頌並傳於世而詭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與又

不持儀檢形質瑣索縱情綬情時有醉飽之失

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瑛曰吾所

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

為參軍敦縱兵都督乃咨以大事瑛極言成阮

劉云八字懷然不必有所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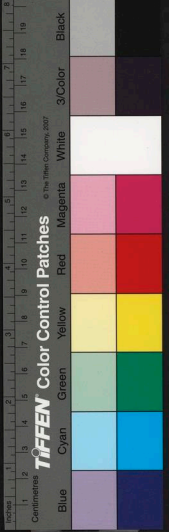
孚云孚別泓擘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選曰岳為文

北帖世說南卷之五

十三



披黑世說新卷之五

選言簡章。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清綺絕倫。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及患太多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野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轍兵。

王云此言戲劉
墨攻不能管
已之墨守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戎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潮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筆瓢滌卷安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此帖世說新卷之五

十四

云身有所不
可故爾形容不
善之難喻有

王云此言大桓
王仲祖何嘗談
桓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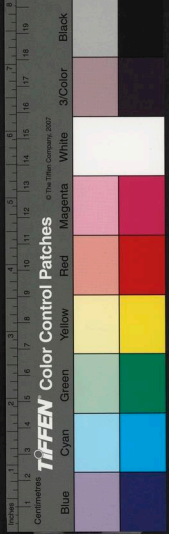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蒙王述並
為王導所辟輒翼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畜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
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止者天地不變不能
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
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
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
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
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
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比詰世說補卷之五

劉二孫問禪室
多難問今胡不



夕云波利頗多
天樹其香逆風
而聞今及之云
曰旃檀非不香
豈能逆風言深
非不能難之正
不必難之也

王云林公意謂
波利實多天出
纔能逆風聞香
白旃檀雖亦非
天樹比焉能逆
風以天樹自許
而以白旃檀比
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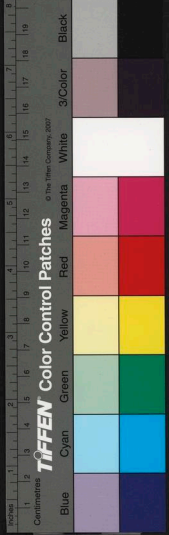
劉云支理如此
有何高妙而稱
道甚至

擢屈孫問深公上人嘗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
則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曰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諱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鵝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共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焉能無待而帶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鵝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待玄感不寓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以天資猶
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糲絕鴈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

溫在廣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威，將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二將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阿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淫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吾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接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泣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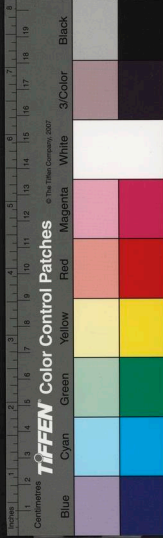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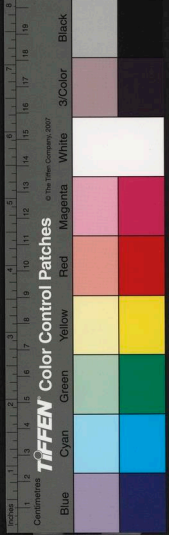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醜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癩，狂也。王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非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友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空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

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服發未來之智則

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欽仰讚述

馬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嗜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擊仲始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亦無幾矣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五

十一

世說新語卷之五

劉淵林衛伯真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請洛廣子孫多在

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郭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

廣長口不虞長筆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

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為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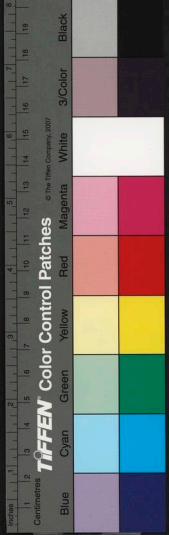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校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撻波似實憫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迺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酒同侍溫空溫

令誦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



此帖世說新語卷之五

十一

到三時未是維摩詰也

三云時林公意豈以然開羅蓋總之為一乘乎

本點十請不身之五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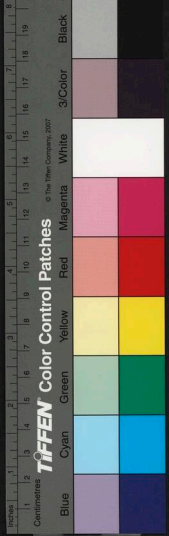
色而空故曰色卽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爲空色復異空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
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
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
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
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
通脩萬善功不爲已志存
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
佐郎琅瑯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
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
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
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數永康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數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從子文康亮也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

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究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怆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適遂辭丘壑高步大邑主長史宿構精理

士云此從莊子得來

王云此亦可入賢後

劉云此何足載

劉宗正無此等
小極清流

并揆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殷無矣。助不能生。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生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
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簡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并無柁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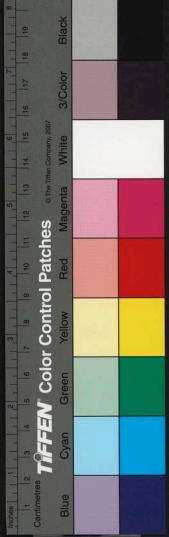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由之固峭謂之地由由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由帝王之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玉云此處非論
川即非孝標矣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
論特不近人情猶
疑斯文為謬也

補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
好學而有理思也

補

殷荆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東方朔

劉云不答最是
王云探易理精
微廣大語此并
易不可決此言
易又不可遠公
所以笑而不答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刺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
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袁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嶺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二說微異故竝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上林賦

季 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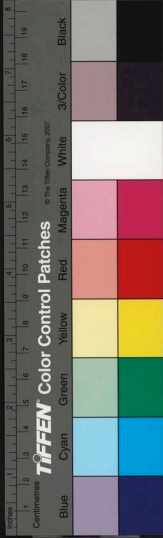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五不答... 殷曰... 鍾... 應... 是... 易... 邪... 不... 答... 公... 笑... 而... 不... 答... 公... 笑... 而... 不... 答...

SEASID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

王云強作去聲
如今俗語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劉云兩語相及
覆之妙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劉云浩長發後
諒長於事也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典書曰

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譽見融甚歎美之。着象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論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晉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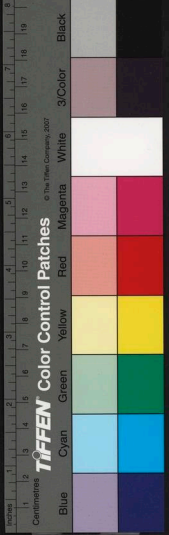
劉云不常即非
常

又云
英雄語

又云
然亦何

乎狂





才黑十言不若之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
 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
 數州之衆哉且漢有徐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
 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
 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三云鼓吹二字
 殊珍正不得以
 羽翼解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還陸氏譜曰還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

還還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
 退退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
 誅誅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
 選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峻所舉補
 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還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

陸氏譜曰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備以亮為潤云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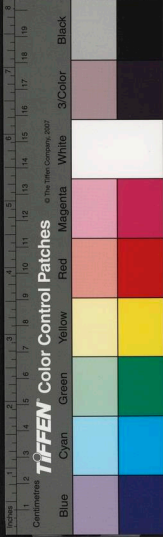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

選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劉云吳温温庾
亮字元亮揚州
又云欲潤高公
又云何復之備



又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極矣後殺道子

李去此人亦為

才思言不文之六

晉安帝紀曰玄交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聳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禍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子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

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採祿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謂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誦詠略既清會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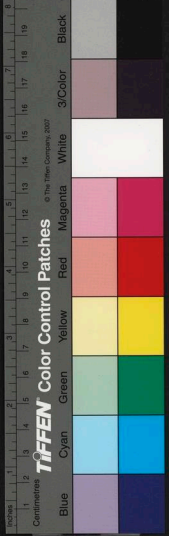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

北帖世說補卷之六

四



劉公木地理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詔總帥入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綱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卽灤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與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胤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備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當蒙元吉苟未能闡明也會何得不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也答曰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此之理猶一豪之領一豪一豪之領一榮難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榮賢有情之至寡豪有iform之至小豪不至襁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陽入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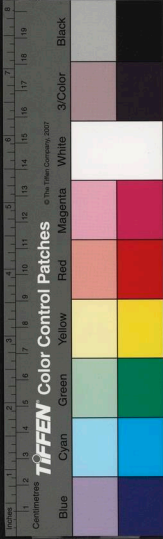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此帖世兒甫卷之六

五

賢人當蒙元吉苟未能闡明也會何得不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也答曰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此之理猶一豪之領一豪一豪之領一榮難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榮賢有情之至寡豪有iform之至小豪不至襁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陽入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
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謚
曰簡

○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謝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偷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存土之君歟曰非也漁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闕之遂

劉云漁父傳書
阿足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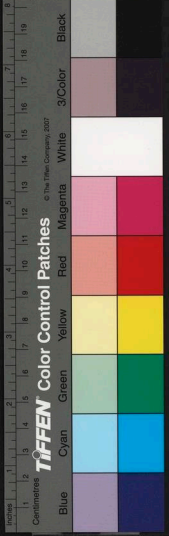
以誠言入疏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才峯秀逸文守志曰安神精
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于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

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策期少有風姿才麗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榻道

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

中興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

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

顧氏譜曰爽字君齊吳郡人祖爽孝廉父勳少府卿

爽辟州主簿不就

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曾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中興昔曰曹毗字輔佐護國人魏大司馬仲曾孫也好文籍

曹毗字輔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裁為負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

鄭氏注曰非無交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

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

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贍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不甚廣傅亮嘆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

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嘗卿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王云此語勸解似謂成亦莫作相如有然不能為卿石也

王云此語最難解言委有此才而官不利仕

有間得利而已同益干事

又云自古文人

王云挾傳云

為博以就上文

北史卷之六

七

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豁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高僧傳曰竺道生

佛放脩入有頓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

神直竺法達遂改俗皈依佛思奇拔弟子道猷

問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把風猷弟于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

勝曼經嘆曰先師昔義闍與經同因註勝曼以

道猷即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猷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證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四多守滯文見玄義若忘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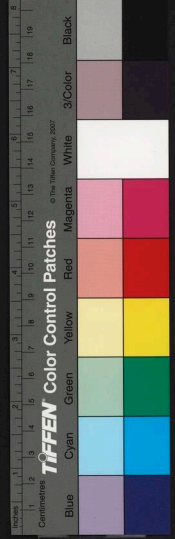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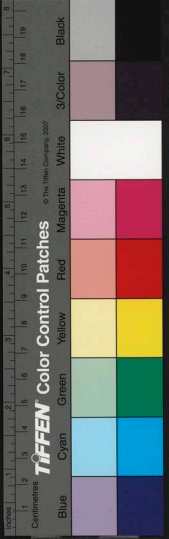
何子季與周彥倫周顯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瀟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錄

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齒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林節好學師事劉勰受易及禮記毛





打黑十言不允之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顛深器異之任齊
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

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
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被淨名疏界內八難
塗也盲聾暗啞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二也為凡夫住

事八難界外八難自有餘中三十二心為三惡道
住無衣衣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甚系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其甚者猶食白魚鮠脯糖蟹嘗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曉曰鮠之就捕繫於屬備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良如但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關慚混池之奇獲故不減非

金人之真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議大怒故宜長克庖廚不為口實竟陵
王見哂議大怒故宜長克庖廚不為口實竟陵

命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在我可除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歿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矣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見夜鯉不能不
取備唇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驕虞雖饑非自歎
之草聊復片言發起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

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補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才黑十言不矣之六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王。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

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官至太子詹事。大夫尚書僕射。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夏所居

○補

張參軍少有思理

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備。實梁太子洗馬。父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為

通孝。參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為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第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隹。知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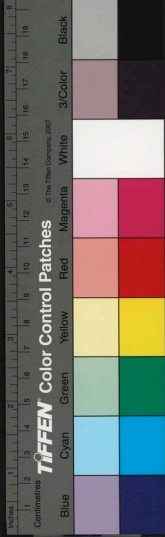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實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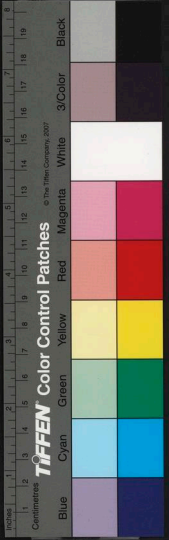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

思方。幼聰敏。任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補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警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詭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文章典麗。既瞻且遠。年未二。嘗謂誤書思之。更。
十名。勳衣冠。官至國子祭酒。亦才學之士。謂勳。
是一適。齊書曰。勳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勳。
便不勞。讀書。

○補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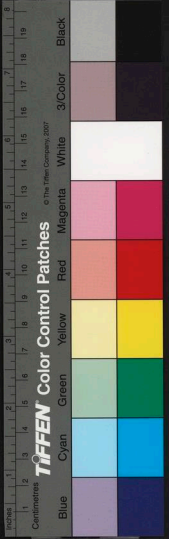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時為中書。交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顛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顛敗。為亂兵所殺。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身病之。

○補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字靈運。未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書。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曰。超宗。字靈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曰。淑妃。淑。上痛愛不已。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淑。超宗殊有鳳毛。

○補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曰。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膏殿。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上山。使朓命篇。搃筆便就。莊



抄黑十言不列之六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 **江淹有意**劉璠梁典

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

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

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蘊善於

攀掇筋力於玉微戚就於謙眺初淹罷宣城郡

遂宿治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 **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補 **何參軍**南史曰何遜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

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 **與族弟水部**梁書

弗逮任至湘東王錄事參軍 **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

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

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 **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

書水部郎 **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

令 **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 **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 **徐凱**之 **徐**曰此賦定超玄虛王

日丹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 **徐**曰此賦定超玄虛王

前長桑高眺唯水與天 **徐**曰此賦定超玄虛王

以 **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 **徐**曰此賦定超玄虛王

七志曰本華字玄虛廣川人 **但恨不**

志曰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

道鹽耳 **思光**即求筆益之曰 **漉沙搆白** **熬波出**

○補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李六詩至六朝
非但無作者亦
受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補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
宣傳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
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解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
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筭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
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無
一。法師何以屢稱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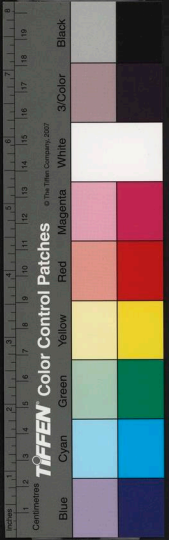
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著諸
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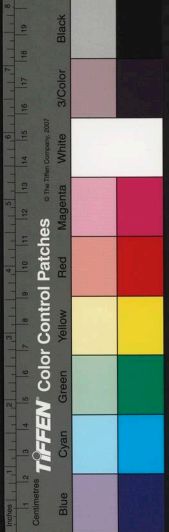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願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補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先心。定州
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賈曾。韓
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補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崇別見

元微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積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續御與劉夢得唐多誦種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

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刑麗王叔文連章楚老唐詩紀事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進士終守拾遺在自傳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比齊五兵

尚書建之仍孫祖鎰文季庚世敦儒業居勿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

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麗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

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各賦金陵懷古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

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痛子尚奚徵之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有哉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秋。補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

○補

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宮，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獻公德之子，以蔭補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官仕至門下侍郎。

適於門下，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廌師正，鎮適於嚴。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定見訪，定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廢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本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事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成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

果自以殘年勞心，盡酒不若為灰，時將去者計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家謂曰：淨飯遠祖，捨國修行之愛瞿曇姓，故曰瞿曇氏。况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諱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求其所以不信之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

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此點世况補卷之六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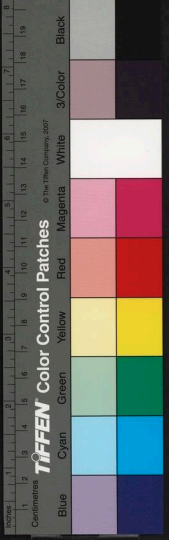
此點世况補卷之六

十五

此點世况補卷之六

十五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晉直元祐間丁家

○補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

道原筠州人父奂穎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

誦重意義忽然誥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列以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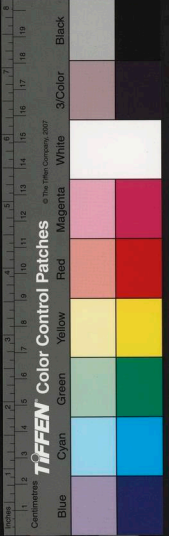
階位十八年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叔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糾字桓公有高名

○補

馬伏波嘗有疾范華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菽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欲並喜譏議而通使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罷舊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嗾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仲回字元京北海人哀平間任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傅

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此點世說補卷二十六

繅出自機杆。遵有慚色。

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

貌其偉略涉傳記贖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鷺坐云

○補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於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公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補周太常清濤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滂字曄少修高節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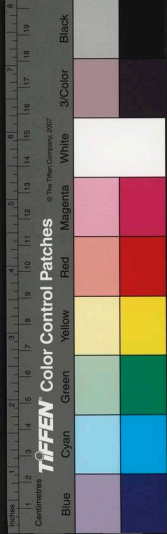
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體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

○補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別見

獨不往曹公徵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



世林十言不列之六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宇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復其禮就家訪以庶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

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

傅農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玄送廷

劉云其狎之未
必以故非內交
比

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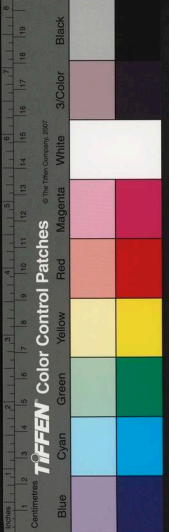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繇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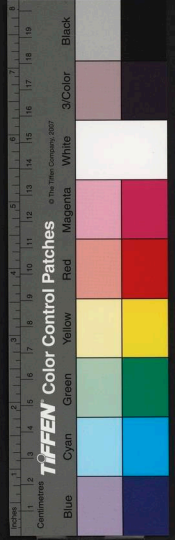
風任至車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

臨履去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耶卿

便為吾作疏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批點十言不考之六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日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戴孫盛之徒皆采以者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仲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講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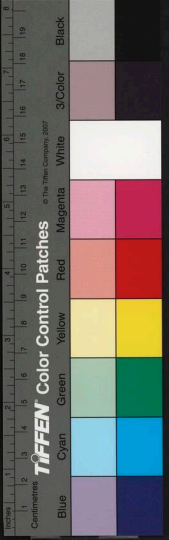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禱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禱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

齊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使行大戮今沛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刑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淮妻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二十一



劉云語甚感動節次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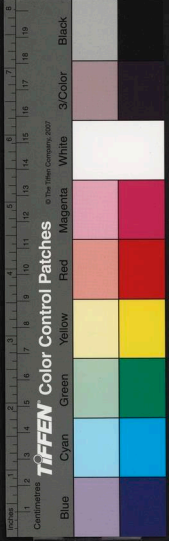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劼太原祁人歷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拯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誠恐棺釘以獻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
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馬
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五子也語聞而
 盡前後相屬叙
 事工精見矣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待御史往收督將及悉胡
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
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
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
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還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
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
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

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微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
而巴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懿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抄黑世言不...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
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
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
今曰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
加九錫。帝夜自將。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魚
伯等。下陵雲臺。鑄仗。殺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帳。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解天子手
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齊
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
時暴雨雷電晦冥。

曰。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克以謝

空羣之子也。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閭。襄陵人。父達。魏豫
州刺史。况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

其下。于實。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秦方於舅。今
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空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

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
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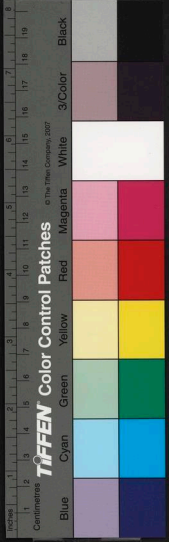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
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
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

云載... 虛矣

王云合數說以... 以解玄伯之正

七占世說南徐心六

三十一



批黑十說補卷之六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

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

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

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

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

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厨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裕康亦被法而康子紹使蔣陰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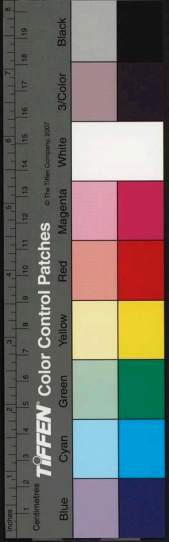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

瑯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瞻其敏每朝廷有重器耳丞相以蜀人思之愛瞻才放恐不能

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尚

吹於國難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

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



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
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
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
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
宜然不足相問權
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賢如初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王夏太子不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隸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苟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日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王云荀勗亦未可保

觀察之既見勗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河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賢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反滅勗也荀頭清雅性不阿諛按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果遷侍中中書

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譬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當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彊抗專

孟云此校是長樂房正嘉之紀不得一強抗

車而坐乃使監令
異車自此始也

○○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志謂王戎

口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齊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齊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齊自此被責左遷困于祭酒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王長高祖少子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又能相

容贊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可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長謙約奸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謙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禮

劉云五百姓
疑而不定言

該字伯倫司徒濟長子也
雖有器識任至左衛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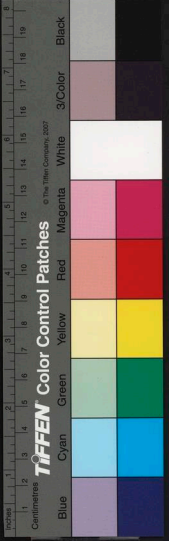
遂為長沙 嵇紹為侍中 詣問咨事 問設宰會 召

葛旗 齊王官屬名曰旗 字虛旗 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 董艾等 弘農人 祖遇 魏侍中 父

北 占 士 竟 甫 卷 之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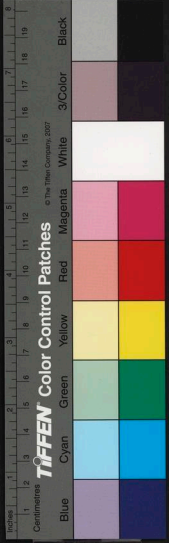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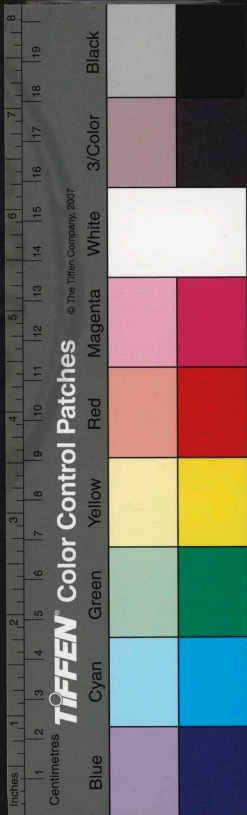
正云中散兒故
自宋凡

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主敗。見誅。共論時宜。旗等白。阿。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李章吾此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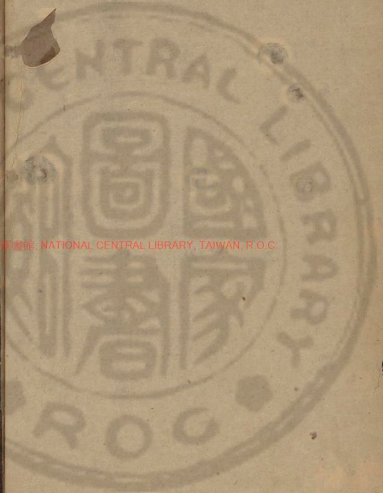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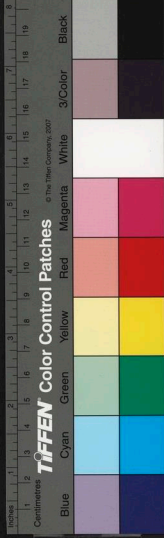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446 v.4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典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

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

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

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先冬至一日出

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

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家前克問比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

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

歎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廡克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其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客崔一襲被褥一副克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道以楔候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听克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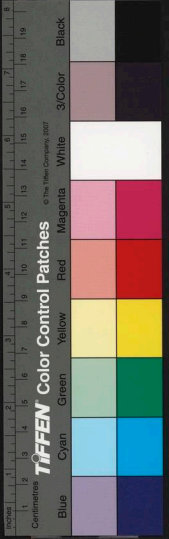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北帖世說補卷之七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儻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父兒竟就克懷衆初怪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兒竟就克懷衆初怪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
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嫗
問克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
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采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著箱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
未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見有崔
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聞產父曰
春喫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益幽婚也
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
者積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廩爲魏司空冠
益相承

王云七隴亦別
有不足處

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君不得爲爾庾曰卿亡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

○我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此帖世說補卷之七

李不言語
之似伊亦

王云註引爲真
晉書是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
方止之選也

劉云斯人於倫
好如此尚足歸
名品邪
王云此稽近方
正然得無過邪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獵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准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尚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
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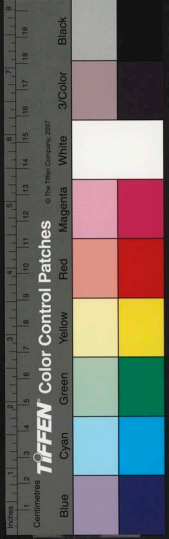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明且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爭敦甚銜之猶取
猶從事仲智因事誅高晉陽秋口高事佛臨刑
猶誦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批黑世說不...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辟易於戶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

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合長立少既於理非

論且明帝以聰亮美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竝

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

總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以温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之使從已

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

帝言於眾曰太子有道有虧温司馬昔

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去

左右文武勸頭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王云可稱曰正

北點世說補卷之七

五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才學任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結骨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經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項詔書微峻峻曰嗟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延尉望山頭方作亂

王云丞相末年
大不滿公意在
深存諸賊賊蓋
不於節或二字
不大公疏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
人祖竺吳錄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存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蘇勸峻誅亮因眾坐戲語令術
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來匡簡子以甲士聞之

劉云情擔甚重
宜在朝廷之上
王云正氣語乃
作翻許云妙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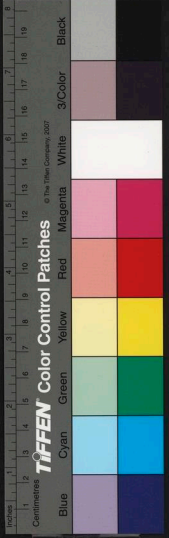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
選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北點世說補卷之七

六

劉云丞相博
此年少不談
技自多宜戒
李云言語
王云語語皆似
王云語語皆似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注

棋品曰：彰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字孟著，吳郡人。驃騎黎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大尉。對曰：「培塿無松柏，黃蘗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惠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侯字叔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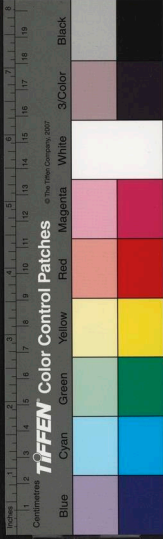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劉玄言伯仁子，陳梁曰居經人，又云勸柱語，自雄語又佳。

李云今之時，賢者可嘉也。

李云兄弟，劉云少年勇，大有以此為奇，矯取名取，正奇矯取名取，李云仲智傲狠，伯仁友愛正都，無間之正，李云無殊。



山王師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敗績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

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也祖欽給

事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任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臾

地瞻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地瞻也童顏曰王公雖重禮無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何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若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蒨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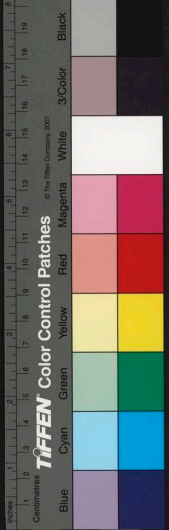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相問訊甚至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劉云此却非別
又云惜不見語
言以下

世說補卷之七



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 ○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逆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 ○ 桓公議移洛陽鐘虡。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桓不能奪。

○ ○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 ○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紳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羣。

永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

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羲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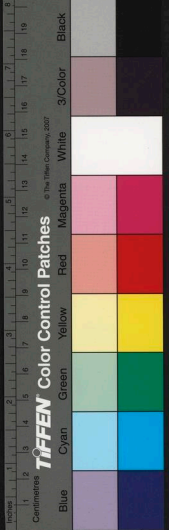
王云當以便君為句目朗

李云言諱

王云意未肯降

李云言諱

王云孫多傲。丁故人受此辱



○補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有菜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德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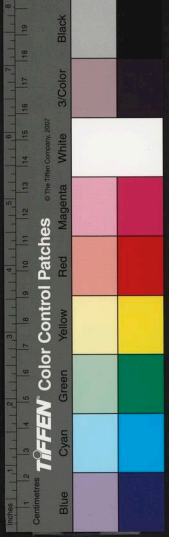
為第
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者高尚之目武陵王司馬瞻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劉云謂從此作因緣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與昔曰裕終日頽然劉尹

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後啓士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彭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道慶於城西池小洲上立

茅茨伐木為牀織章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

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

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

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

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

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

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

劉云薄溫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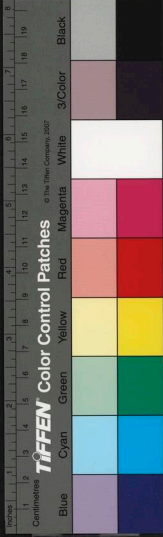
王云舊以顧其為句再不可辭

今始曉所以言

文度癡冠畏桓

溫面孔求如也

那可嫁女與兵



披黑世謂不...

諸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劉云謂薄特大

臣固可然殿牌

比之殿旁柳去

似為不可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昨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

帝文章志曰大元中朝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

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王云註子委悉

交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欲以

此風動其意王解其負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升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

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

者斬國寶懼乃止任至

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亾姑亾

王云建急語耳非立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蒙女諱

蘊女諱法惠穆之為哀帝皇后王

為孝武皇后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二

○補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音書曰徐野民

東莞姑藏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兖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謝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欲獻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梁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典書曰。桓謙。字敬祖。中軍

○補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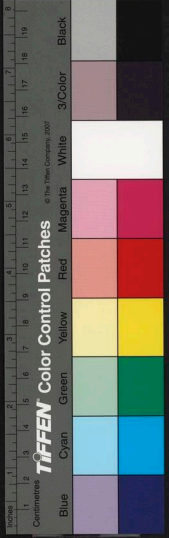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補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下彬。字士蔚。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此貼世說新語卷之二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

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韻別

○補任彥升

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樊叔士友得其延譽率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

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紆意於梅蟲兒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為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元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我彥升大慚南史曰元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不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避尚公主齊竟陵上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馬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侍

○補褚彥宣

南史曰褚瓘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澹以不拜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

南史曰湛長子貴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貴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

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披黑世說補卷之二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

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

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

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懼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

先驅樓嬖乃復頓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再

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

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昭數曰彥回少

公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

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

名德不昌乃復有斯願之壽

○補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

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齋道成耳僧真乃

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管嘗

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曰

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

所不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敦別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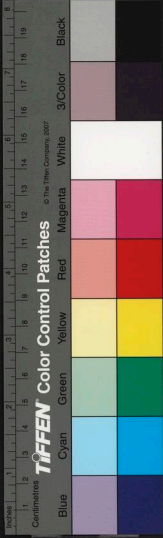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補

徐勉為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郟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

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下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勿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疎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或使創闢田園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結驢運致亦令貨殖聚斂

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管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深閑曠

終可為宅僅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十住等既應管婚又須住此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對西邊施宜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亦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求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李云歷日者何

李云筆強說語

直假道學也
文三不情其矣
此點世說南卷之七

又說上治
生去何也

以分汝管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備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始熟田地
甚為為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
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忘更貽恥笑若
吾所知汝可自分瞻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
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
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竭見賢思齊不宜
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暮心事
稍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
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
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是水湯旱吾豈
知如何若其滿使盈稍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之事今且望汝全吾志之則無所恨矣

○補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形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宏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
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潛號署行臺
僕射世充平是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直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

北帖世說補卷之七

十七



李玄暉

披黑世詞不幾人

振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紀章穆皇后崩欲
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略曰丁
謂嘗以文調王禹偁王比之韓魏名遂振真宗
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
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王清昭應宮耗費
國帑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
可勝紀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東都事
略曰楊

儻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補

王介甫雅愛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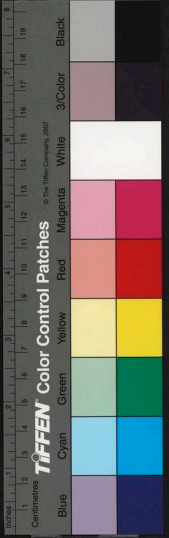
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襄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藪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者以遺道道真之別室詠其上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灌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下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

此點世說補卷之七

十八





披覽世說補卷八

大用 眠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余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為袁譚袁紹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豈有此理

補

諸葛武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父圭君貢泰山稱丞亮早孤躬耕龍敵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此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遣丞

羽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精

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溫人精

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及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馬謂太子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練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治軍渭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補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北帖世說補卷二七

本黑言不允

一

招靖請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

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口重允字休昭南



龍南郡董允齊名代將琬為尚書令欲共會

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利字

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

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

歡和外效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

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大參署者集眾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弊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益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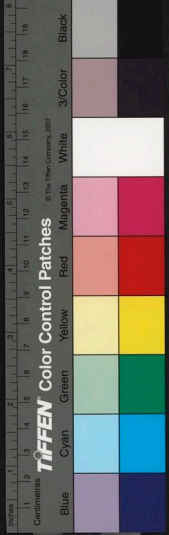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

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

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北黑十言不矣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
其故以爪拍掌血流沾禡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
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馬其坎深不至
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
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
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
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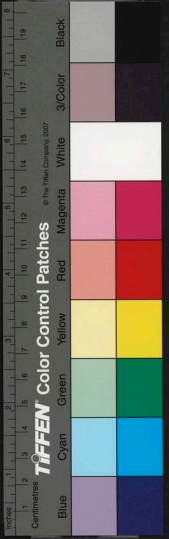
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補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辭別
戰國多事公務頹悞辭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結賦加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
欲毀碑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辨賊者蜀志曰來敏

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
尤精念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北佔世克甫矣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樞機不慎數見取剖然敏東宮舊恩特
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補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
衣草帶稀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
光

○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
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
陰告安趙母表求使邊安當徙訴自理辟謝康

○

文士傳曰呂安雅事康請以明之鍾會庭論
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氣未定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合有敗於俗昔
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於其首才亂陰惑
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濛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
死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以末康取調之為太
平刊曲成數曰太

○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予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守叔道河東人父緯長
木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
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七
二二



披黑世言不笑人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棋，馥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惠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王云闇當之解似為默受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補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嗜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文士傳曰：呂安雅事康，詣康，以明之，鍾會庭論

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邊鄙無絕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其負才亂羣，惑

大，公誅華士，孔子戮于戮，以其有敗於俗，昔

聚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濛王道，於是錄康用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則其

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素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文緯長，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此帖世說補卷之七



王云開卷之解
似為默愛

披黑十言不允
鎮壽陽移撥四方欲奉迎天子退與人圍棋馥
元皇使甘卓攻之穰出奔道卒
司馬行酒退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退墜
地退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
甫問退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
耳一作闇故當耳
作真是闇將故耳

○補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

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矣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殿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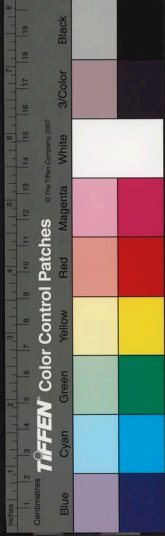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視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此語世說補卷二十七

王云夏侯故推
詩殊得無傷之
小過



○ 補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字重稱也。

○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

○ 補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聽。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虓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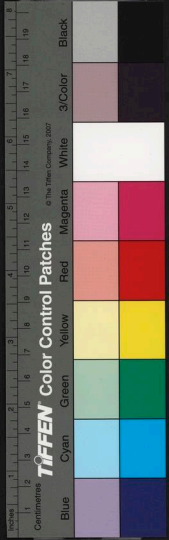
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 補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衛，晉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七

二二四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玉敦引為長史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 ○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
江左初立邸即諸王所居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緝縵非高也正若數也

○ ○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

冠族實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天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備異累遷侍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七

鞠云勝負來不
待其寫得祖士
少慚惶殺人

二二五



披黑七言以不...

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璜。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璜祖覽。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璜

顧司空。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

仕至吏部侍郎。至尚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也。

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溫太真嘗隱幔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

諡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直

此語世克甫卷之二

二十七

劉云茂茂我節所不及

劉茂茂我節



王天非王敦也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爾時吳人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甌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 ○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

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竟婿咸自矜持惟有

一人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稱鑿女名

瞻字子房

○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此帖世克補卷之二

二十七

劉云晉人風致著此依為第一

七晉人又使

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類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

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乃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秦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

善草行。若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凡

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宋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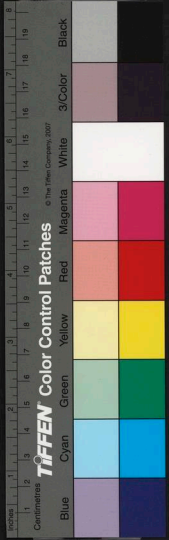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批點世說補卷之七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軍必破五火之變姑以火文者四也
持三日火車四日大軍五日火網八
利而得重名須入其網人網在作仁天
周仲智飲酒醉應之曰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受之真率人天
美供雖晚至亦復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固之真率人天
美供雖晚至亦復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更天保與趙雲
宋 劉義慶 撰

對木 批點世說新語
梁 劉孝標 注

魏賦賦周人語
宋 劉辰翁 批

日世中何德有爾
明 何良俊 增

人來請味食蔬夷然不憚
王世貞 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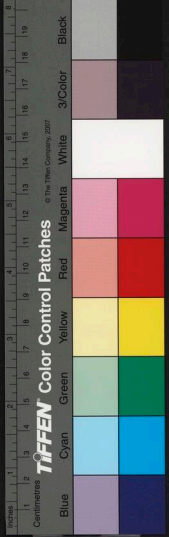
門水周魚蒲不厭盛味車
王世懋 批釋

○ 蘭味故魚對
李贄 批點

○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張文柱 校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雅量下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

人來詣丞相。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木。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四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延陽門外。王師敗績。亮弟陳儻一弟奔溫嶠。

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者賊。衆

適安。

○宣武與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暕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暕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謀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暕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

操也。

通博

○天謂此篇若其射藝之空以

拔安之

難為苟以悅安之矯情既謂雅

最孰知其

李云此非雅言
退胡之計也理
本善嘯

○○○

補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父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
劉疇字子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白粥宴然無異曆志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之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出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作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懼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能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異於語音河後各流多
致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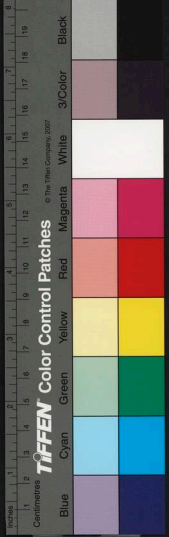
執手歎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開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臥者何堪輩溫笑曰正自不

劉云桓自可人

北石世說補卷之八

三



能不爾於是發莊之心願盡命
王謝舊齊名於
此始判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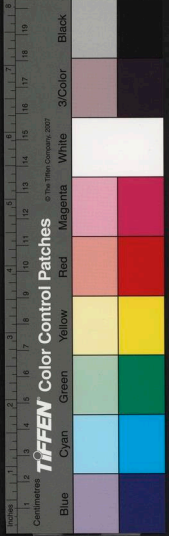
卷之六 人常言
此與後人
今人則不可

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姬武當樂推之運遂深
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計詢共遊
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意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者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以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謂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圍既當遠別遂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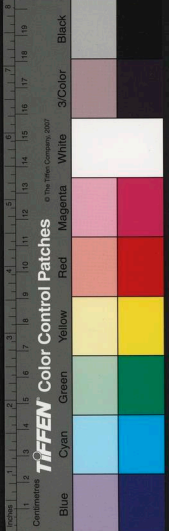
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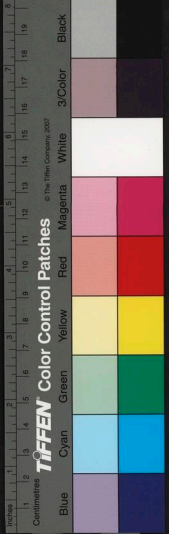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云是道人語

劉云我輩人也





世無甘言不與之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

無懼色乃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

分少小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入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夾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筆及雲母車寶器川積錦劍萬端馬牛驢

騾駝才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

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欲為做達仕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猷之雖不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神宇難定獻而王不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現小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僧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劉云語都無取

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

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此山世說補卷之八

王云此不可解
指衛軍或為平
小奴 即以信
源小子為戲和

劉玄何等法

講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
馬掾桓溫至重之嘗稱王
掾必為黑頭
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恭元二十年九月
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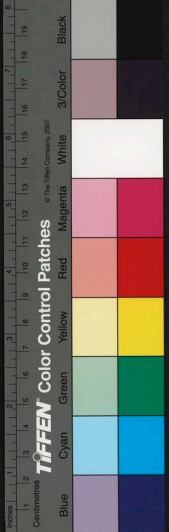
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奴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輝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或二十三年乃崩益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孝武晉書曰帝諱暉字昌明簡文子
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弑
說虛也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來替慢戲之流文士傳
曰替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
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東氏替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
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世說新語卷之八





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檢校果然曾為麴賦諸文文甚俳詠三十九歲
卒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之廢市

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是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 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琅琊臨沂人曾祖
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文珣司徒弘少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
湖書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齋酒且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舉盥與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 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
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入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十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 世稱 亦與同志能

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任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

著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惟
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所造詣惟
共至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
弘以元熙中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世居世說補卷之八

劉五其得就燒
何足復管
王云如見其情
狀



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著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果又有然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補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宋書曰徐羨之字季文東海郡人祖寧吏部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復謂有宰臣之望與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

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傅

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棗陽

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

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補

宋明帝宋書曰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賜王景文炙敎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敎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炙

方以敎示客因舉賜鴉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景文帝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祭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齋于殿并藥賜歿

沈昭略 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叔侍中昭略性狂雋使酒仗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歿華林省 南齊書曰孝嗣字始昌東

海判入祖酒之宋司空父事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闊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承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生

出遊開城門巢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憎孝嗣勸陽鉄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之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疾

太初昭略曰明帝憶夏疾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 晉書曰巢觀炮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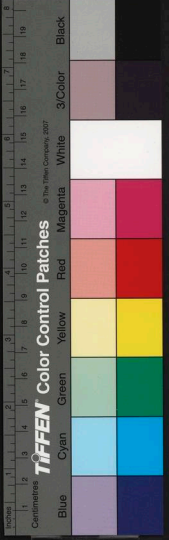
樂手曰樂策曰觀刑而樂何無則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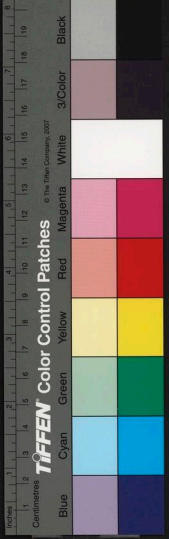
肱孰有心悅而服肱不悅者策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

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亡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

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史記曰帝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比干世說新語卷之八





○補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龍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嘗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出之等率兵入雲龍門引山西弄綬之前立海陵王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補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耗也

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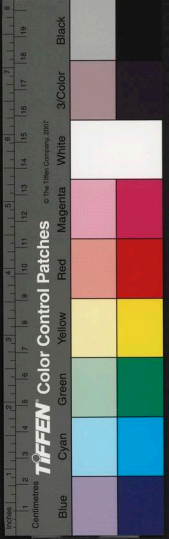
士簡吳郡吳人祖承宋征北將軍父彙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補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妃建齋齋佐觀者多至一萬融獨注觀自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鷄臯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

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

○補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謚聖初鳳閣侍

郎巧佞邪媚能得入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片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成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

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補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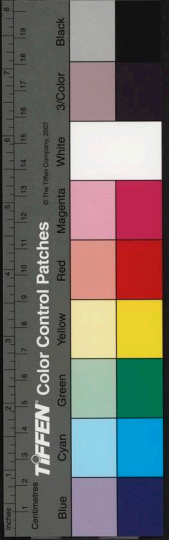
耶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寮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魏

各遂隱不出



七 鼎 十 言 不 知 之 一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及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補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

官相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飧餽不知身之在遠狗覺察禪記曰北人食麪名餽餽揚雄方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錯簡

○補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李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李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砒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華後漢書曰杜密字淵甫潁川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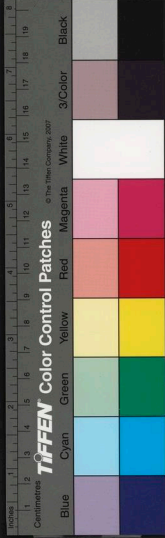
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

○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此點世說甫卷之八

十四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

兄靖俱有高能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

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向苗所辟司徒楊彪

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

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

讚洪謀從太祖入築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死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

俱到市子許負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麴麥麴堪作餽及餅

餽甚美磨盡無麴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真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日食

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

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

潘筆書壁神彩不動賦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誠宣仁后追取司馬光等

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

舟過橘洲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岫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十三

借簡

補

披點十言不列之八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

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正章惇之為也

識鑒

○補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

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

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

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列節

致譽。如此看人尚在皮毛

○補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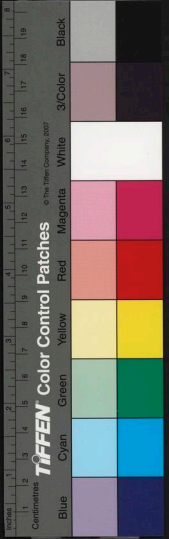
宜以經術進。若違本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昇。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此點世兒補卷之八

十五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不可不殺

○○補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入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毋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灰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維好立功名陰養灰士不修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傅室無安餘之藥

後疾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州隨手流盡察其所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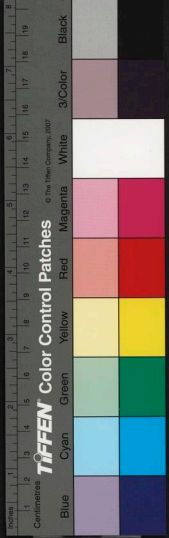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灰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臆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劉云謂追殺此使乃只說當情

○○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八

十六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此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

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傳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粲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鬪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寡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粲好交

通合徒黨雷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未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 ○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傳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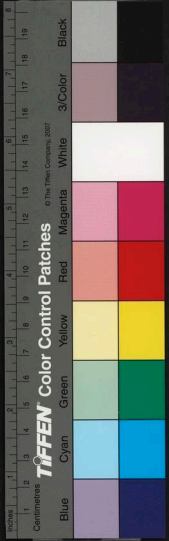
吳既平上將為純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王云據此傳藺頗先識擇交故當勸與福會而別傳乃云藺會平少嘏以明智交會交太初不勝於交叛臣乎

劉云丘不肯發何在孫矣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八

十七



李公此公非海
凌之傑乎何登
事也

本郡五十人

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
兵本意濤為
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
戰故及之名
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
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少傳名
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

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

狡虜欲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
濤曉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若此類也

○補

裴使君徵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木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陽人太常胤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
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

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
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

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
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
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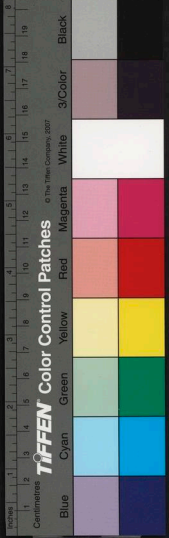
○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

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
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北帖世說南卷之八

七云無容尚厚
之計語是也



劉云此語別見
幾微者也與劉
真長說股浩同
李云真率外見

歐陽文見其真
類情為高故有
去識其假

○ ○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心事外踈畧常節每之前

○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
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

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
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潁川人父湛北地太

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范爽張劄索紘索

承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壞婢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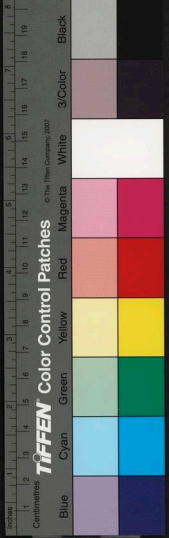
籍出為西域戍已相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

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有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

李云羊公退
身是步步踏骨
地久也夷甫狂
石目不相入安
得便再履車
劉云羊公識史



高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而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侮羊公之德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更有

○○○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荏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鐸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入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蒙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敗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王號成蓋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遂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鄴食其謀撓楚權食其

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輒食吐哺罵鄴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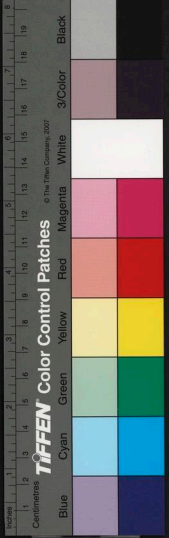
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

此帖世兒甫卷之八

三



打黑十言不矣之

時人皆謂為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罔

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

手繪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餼三江木爾翰

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成塢壁

間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

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

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

也舍別傳曰舍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

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舍

此點世兌甫卷之

後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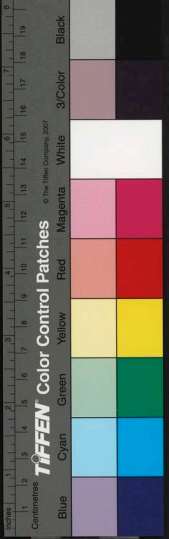
劉云英賢獨見

○○○

王云人敗可耳
何得定知死塢
壁間會多如此

劉子語世肯悲

為鑿後來龜不
自盡可傷可戒
江未必不以成
親自誰不知舒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與愍惻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儻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彬

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

虞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宗用為北中郎將前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音鄭寄

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眎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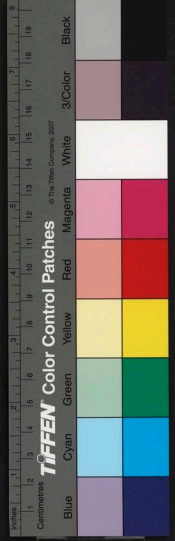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此帖世

卷之八

三十一



亮觀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舉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在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樓遲
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
也庾氏譜曰爰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
曰庾翼亮

表其子爰之代為荆州何克曰陶公重勳也臨
終高讓丞相未竟徵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此點世

劉云真長能識
殷浩駕馭桓温
豈可工劉班稱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
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
文章志曰翼表共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
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俊曰溫去必能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候請
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快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稱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維稱號成都勢祖驥

特弟也驥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公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奸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赤光流其室及誕育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

此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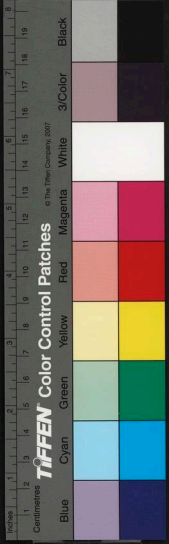
卷之八

二四

王云正史堅姓
從符即蒲之變
也此云當應符
命從竹非是
又云石虎時正
姓蒲不得云符
郎

○○○

○○○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于時朝議遣玄北

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倫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典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

者謝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

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

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別見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譖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與

恭為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宋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于業疑畏諸

害上先與阮佃夫奪道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

兄等密謀殞之後堂入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羅雲平西長史遠入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敏元並棲退高故思遠少無任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遇後至司徒左長史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

補

北

卷之八



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

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旬日，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

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

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補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

俄而元長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瑯

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

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卽位，下廷尉獄，賜死。

○補 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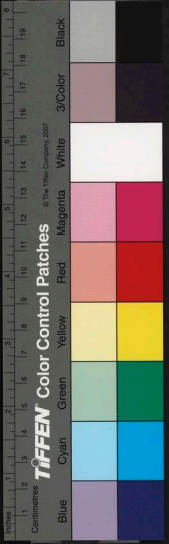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密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知 卷之 三六

嚴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劉胸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補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專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知式者隨事稽正制詩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深忌終不進用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玉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加檢束恣共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校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補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相辯諍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縣多善政歷知寬濟舒蕪等州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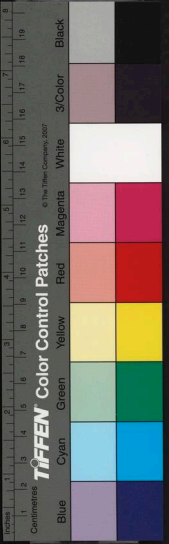
曰：包公無能為，今鄴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家，吸田野之入，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

爾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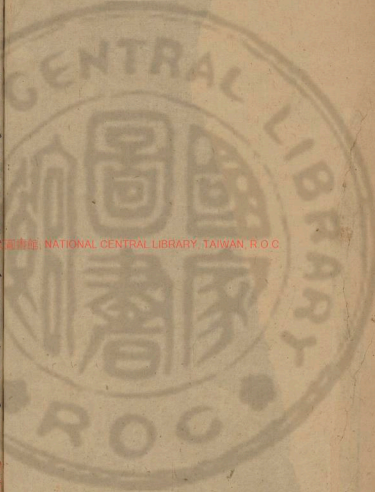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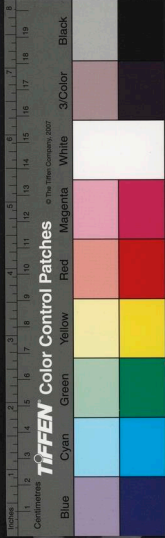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447 v.5



賞譽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時

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

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

也為泰山太守甚有惠政

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

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

木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

遂成一劍陽曰干將而其陰以獻閭閻閭甚寶

之重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

嶽時淵清暖貌

貴重華良稱曰穎川李府君

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

松下

或問范孟博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南博汝南伊陽人少厲

清節舉孝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

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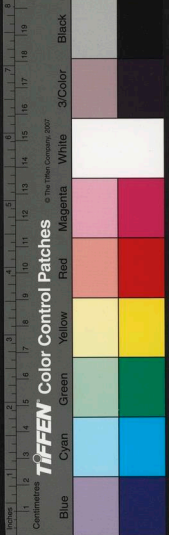
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

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問卿更相拔舉造為昏

齒存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

身次之日願埋溺於首陽山側上不負



○補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

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

字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略曰。脂習字元升。

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

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

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

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

復與誰語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

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

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普舍而泣。師問曰。童

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存親也。一則願其不

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恻然曰。

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

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

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度厚禮之。謂部

落曰。移此近郡。以觀其意。指曰。樂移。原舊有捕

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睡。因夜去之。數日。度乃

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

明曉
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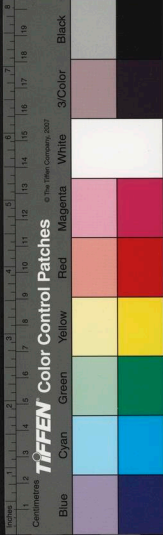
○鍾士季自王安豐阿戎了。解人意。王隱晉書

曰。戎少清

○補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魏志曰。陳思王

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

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



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愜。年四十一。薨。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譽。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鯉字子微。汝

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任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幹國之器也。虔字微。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稱稱。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惡。一可肅然。年三十五。海內先賢傳曰：虔弟劭。山陰潤德。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于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推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諱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伐惡退。不肖。范孟博就避地。江南平於豫章也。

○補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何晏鄧太常

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





劉云妙絕兼詞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萬物不

能移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

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何議

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以卒山濤咨

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

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

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

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

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

儔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在外之意

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羊長和人志曰枕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

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

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兪五人幼孤羊氏譜

堪甫奉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祜女生五子秉洽式亮忱

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歎曰

從兄不亾矣

○補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

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謀

侍中武闕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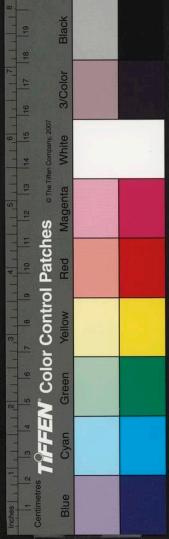
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末知名武見而偉

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

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補張茂先甚重成公簡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

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



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嘗曰。公簡清靜。比

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

揚子雲。揚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佚宕。清淨無

廉隅。以微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

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默識擬張安世。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

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以相校。無

所遺失。上奇其本擢為尚書令。

補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

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文士傳

弘靜怡然。然為士友所宗。號

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標。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文松。雖磊砢有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嘗慕其

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揮其風節。

○補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士云之陸即被
陶為名賢德
恭如 以得
兄為幸

○○○

補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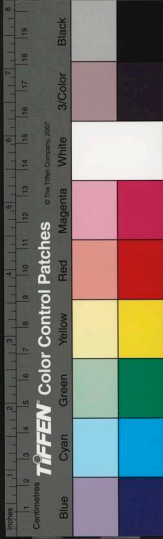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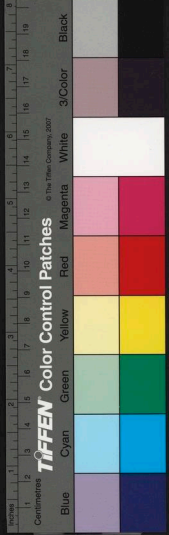
主云不言如父
血言勝已居然
有王子之意然
濟豈有勝父處

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
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
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
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
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
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
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
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
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

濟字處中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
亦以為寢唯父和異焉和喪居墓次兄子濟往
省湛見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耳此何為煩
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
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
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
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常
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殺食十數日與
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馳步驟不異於
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
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既還渾問濟何
盤馬果倒蹄其偽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
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
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
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凝叔死未濟常無以答





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
濟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洪上方山濤不足下比
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
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
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
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
八百戶長我願毋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三
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
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
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
中如博博開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
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自
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補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

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聽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

水壘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

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

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

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
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
來帶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
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任至中尉

衛叔寶是樂彥輔壻。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之曰。婦翁冰清。女婿璧潤。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人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遣次承顏。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

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任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誠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允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曠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

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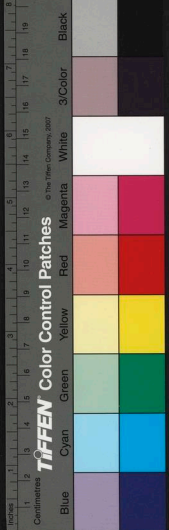
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嘗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視青天。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勣，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在位，以任職稱。鄧艾、鍾會伐蜀，瓘以侍中持節監艾會軍事。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嗟然，猶廓雲霧而視青天。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



王五兄弟簡品題

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

臧也近將汙入太傅疑而禦之

與乃密視天下

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

人穀多少牛馬器械

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

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

與便屈指籌計所發

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

清才

入王故事曰劉典才長綜覈

潘滔以博學

顯一府故時人稱曰典

長才滔大才逸清才也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

故當容平子知王

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

從兄戎兄夷甫

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

則二兄不

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恩重如此

是以名聞益

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

澄後事迹不逮朝

野失望及舊遊識見

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

籍子渾器量弘曠

世語

字長威清虛寡欲

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

疎

位至太子中庶子

通高素

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

平雅有父風與

通高素

緒細劉漢等齊名

遷尚書出為征南將

軍

咸子瞻虛夷有遠志

瞻弟孚爽朗多所遺

中

書曰子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初為安

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

嬰心

秀子純悌

並令淑有清流

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

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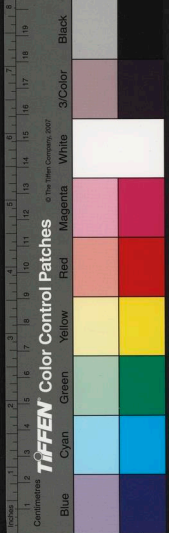
晉諸公贊曰洛陽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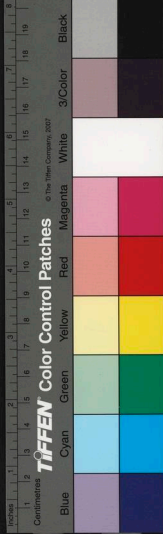
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

苗

純悌出奔為賊所害

苗卷之九





而不秀

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綏子萬有美號，而

太肥，戎令食糠。

唯伶子無聞

伯倫，沛郡人。肆意

而肥，愈甚也。

放蕩，以字宙為狹，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

錘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土木形骸，悠悠蕩蕩，無所用

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

心，嘗與俗士相悟，其人攘袂而起，欲必榮之。伶

相，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

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但著酒頰一篇而已。

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

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晉陽秋曰：嵩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

相知重。勅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

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

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

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

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

傳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

入歲出就外傳。十年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

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

劉五世書有味

卷之九

十三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翁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或勸玄過江投奔，王曰：玄為陳留太守，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

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誨，娶頽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

○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于躬子嵩兄也，音書

曰：庾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任至太尉掾。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補

周弼

晉紀曰：弼，咸寧中為御史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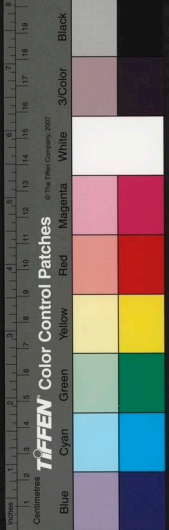
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

橫。惠帝起居注曰：頽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謝幼輿曰：友人王翁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

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

于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鸞，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謂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鸞，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





王云逢前梅船
以人喜眉子
豎可

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
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
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
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
何公卿處議又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
滅大亂斯起詔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
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

蜀賊顛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
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

曰遜字士稹范陽道人器蕩不修儀檢輕財好

施晉陽秋曰遜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

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
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

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意
與流下相避中原再為汝南太守直京師傾覆

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水安東板為徐州
刺史遜既既有豪才常怏慨以中原為己任乃說
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
遜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遜若不清
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
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闕河南石勒為遜母墓
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
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
見豫州分遜曰此必為我也天
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庾太尉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

放莫存動其聽者

劉云此神氣



九

時人目度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

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

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

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瑯琊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埋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二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桓彝桓溫之父

也父綱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

遷散騎常侍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著高坐傳曰度亮周顛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按於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只和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差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

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嘆如此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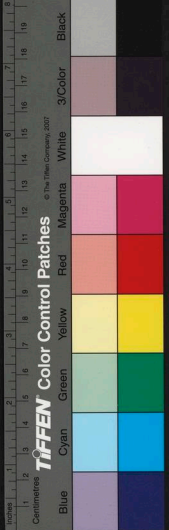
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

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

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

蠶於中朝此子今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

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



在當復
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永嘉

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義之風骨清舉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

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學子也初自

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懼之以為謀主

及峻聞義軍起自始就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任至新安太守

謝公稱藍田掇拔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顯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中興書曰

王悅字長豫丞相導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

也

王丞相云才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

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卜望之之峰距下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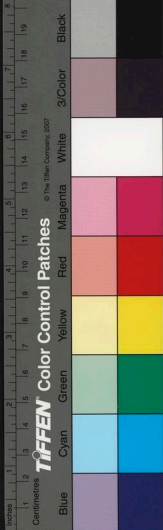
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朝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停

劉云傲也

云賦何足道
雷丞相保
存意

王云此須註乃
得子然



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
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
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
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鴛鴦病耳若下望之之巖巖
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
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義之是敦從父兄子

當不減阮主簿中典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

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嵚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嵚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嫫近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

曰來來此是君坐晉陽秋曰充道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

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出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希嘉賓續晉陽秋

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嘉賓其語小異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

來拂人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

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自高致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

卷之九

劉云此語疑勸
未勿友般自奏
丑美

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典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
歷吏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
生開美度。

世稱荀子秀出阿典清和。阿典王蘊小字也蘊州見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

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嘯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

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謝鎮西稱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合別傳曰或有人言

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樞樞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晉書曰王愨字敬豫道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

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
濟陽江彪以善奕聞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

後進冠冕也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

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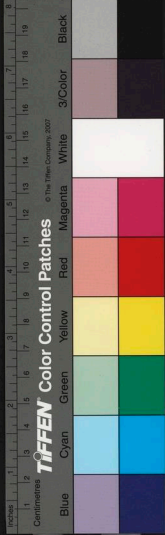
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木

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與縣令譙因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

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斫消遙見一空宇有似扉署彝訪之云與

劉云此一字
其人如陳如
語更自為簡

劉云此語其不
容易不特也
多美也





影解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
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
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庚亮曰吾謂卿得一佳吏
部郎亮問所在彝即叙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

江州刺史

○ ○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

晉百官名曰寶字道真高平人晉書曰寶嘗為徒扶

風王駿以五百疋布疋度公瓌所謂灼然玉舉又
疋之用為從事中郎

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緜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

者作郎綴歷驃騎長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

○ ○

哀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

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喜之曰此乃九方歎之

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

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封曰良馬可以形容筋

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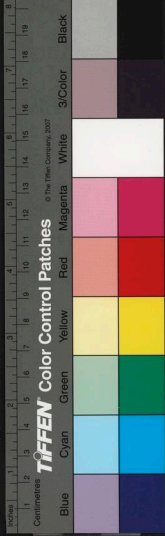
于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

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

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
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敢矣子之所求
馬若臯之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
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世稱度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謂亮有廡廡之

劉云言表上於
深人中即灼然
玉舉之意



器靈有匡世之木各有用也。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王中興書曰。庾統字長仁。穎川人。衛將軍憚子也。少有

令名。仕至潯陽太守。

世目杜弘治標鮮晉陽秋曰。杜又字弘治。京兆有令名。仕丹陽丞。早卒。成帝納又女為后。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士也。季野穆少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壘壘為來

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

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石家於會稽上虞縣優游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經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孫綽與庾

亮。陵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補

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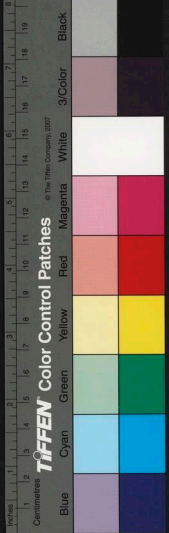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屢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

水。

李六麟傳。比有翅。

上云。劉尹。慣不使人。有言。

王云。英雄相識。故不以成敗論。



劉玄空山猿窟

○ ○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

補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與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眾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

玄致當時名流皆為之美譽

○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

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

仕尚書中護軍

○ ○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

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

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

濛之交物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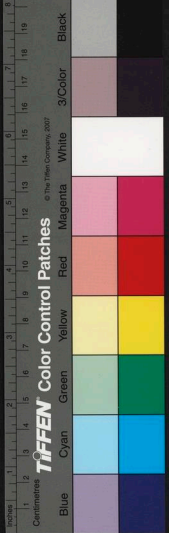
器朗神儁。支遁別傳曰遜任道祖士少風領毛

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

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悛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

此古士克補卷之九

劉玄不及則誰



尤無一言不雅之尤

顯列而每挹降
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度赤玉度統小字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度赤

玉胸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

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

思理勿為勇殷浩所稱

○ ○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

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約晉陽秋曰述少貧約單瓢陋巷不求

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

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與

書曰萬才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

惇字思俊陳留人僕射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卒

○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

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

劉云與極度皆
直同
王云道畫畫皆
簡文妙於言乃

爾

然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
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

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
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
如友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爾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

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
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游山

在西藩欽其盛名詠朝廷請為司馬以世
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

謝值謝梳頭遠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

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

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
挺達超悟令上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

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
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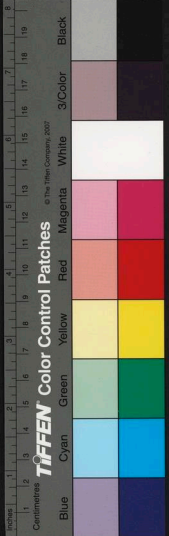
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

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
沛國劉俊齊名

劉云庾言自佳
添浴傾物



劉云此亦古人所作遺

北野十言不卷之九
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校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

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

王濛相尋適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眾僧向高坐者足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嵇叔夜琴賦也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

文其人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

中丞弟邊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悅之曰大宗

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

有局陳

○ ○ ○ 桓公語嘉賓阿源殷浩也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

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

乃無過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



補遺世說新語卷之十

隱之子。字仲產。琅琊人。僕射。任至東陽太守。

補遺太尉巨鹿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敬

三法誌不能
此涉之
王夷甫雅重之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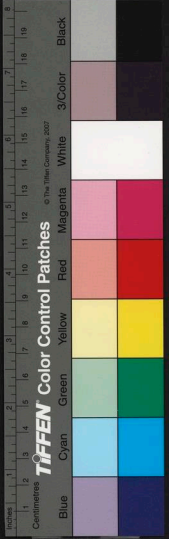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北帖十二卷補卷之十

補遺世說新語卷之十

隱之子。字仲產。琅琊人。僕射。任至東陽太守。

補遺太尉巨鹿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敬

談而舉其旨要。太尉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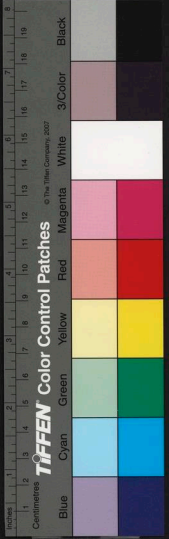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北帖十二卷補卷之十

抄黑十言不卷之二

賞譽下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

字修載鄉郡人荆州刺史廩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

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人間王長史江廓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廓及弟洸從洸並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

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賦雖養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披謝公益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耳小人之心腹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能溫酒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胡之小字也於此事故欲大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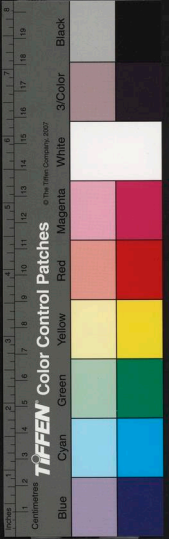
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

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

劉云鏃鏃說蓋正是病

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



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貫理。柯一作柯又作竹又作打。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王洽字敬

和導第三子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

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

而性不寬裕投火怒烟方之未甚若非大傳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

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

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父

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木情故未易多有

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姬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

對夜以繫茶日。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

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

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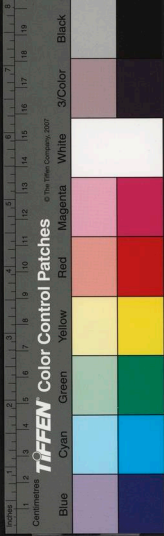
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况真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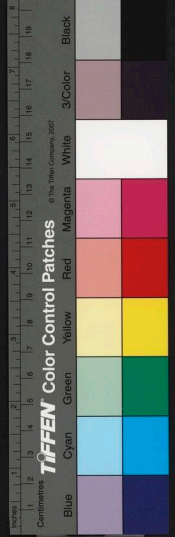
此沾世說補卷之十

劉云言如茗之枝柯小實非外博而中虛也土云檇楊用儂辨當作茗字

士云壯駁是

劉云不許耳矣說子敬言語高





世說新語卷之十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

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

王神意閒曠。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

瓜。故自未易有。王珣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不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

身最得。身正自調曠。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曠也。

劉云語本不足道。而神情自足。會元真。王云謝公自知。

○世目王荀子曰。流奕清舉。文字志曰。修明秀有美稱。

○復情愔竟夕。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曠

忘反。乃自可矜。

○王恭始與王建武。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甚有

情。後遇袁悅。別見之間。遂致疑隙。忱與族子恭少

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

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勁力。明時復

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曰。袁悅具生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

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



劉云名虎自別
王云皆可似賦

離而怨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
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
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

羅清疎恭正亮沈然
沈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

中與書曰恭雖才
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

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

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

陽秋曰仲堪仲文之
從兄也少有美譽

○○補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

韻為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叔源襲爵
望蔡侯目康

樂凜凜如霜臺籠日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源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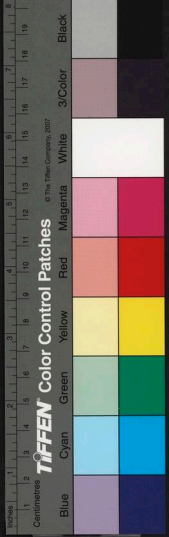
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
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補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

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

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

劉云羅羅便語



披黑七言不卷之一

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驍騎
將軍父倚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
通率好戲越遊閭里故失清塗
解褐駙馬都尉任至東陽太守

○補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
風露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太孺之子也任至光祿勳

○補 王僧祐少便聰悟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瑯琊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

門 叔父景玄撫其首曰見神明意用當不作率
爾人王智深宋記曰王徽字景玄太保弘之弟才除右軍諮議徵素無宦情徵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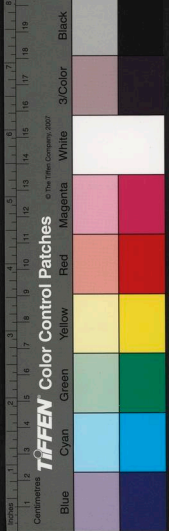
補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史江湛南史曰江湛字徽深濟陽

部尚書謚貞子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為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畜牛餓餒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遠頗有刻嚴之譏而公平無私

朝隱 不受請謁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論者稱焉廬江儻人司空尚之中子偃字仲弘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補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

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補

袁尹在郡也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坐劉是

真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

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吳均齊春秋曰劉曄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

尹浹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浹

然更請讀因聽

受曰可及此耳

○補褚司徒也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

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

謝莊並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此在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

牧子所作琴譜曰琴曲有四

大曲別鶴

採其一也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

數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爽右僕射父港東部

尚書敬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

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

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

謝參軍也趙宗

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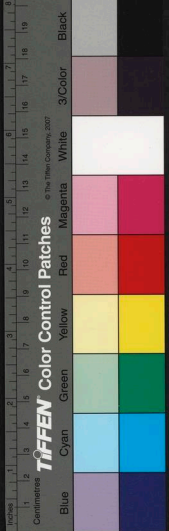
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何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南史曰何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



北馬世說補卷之十

廬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居父母憂。幾至滅。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

中書侍郎。並不就。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

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為東阿靖公弟。

子。後立寺於臨菑。講法華大小顏延之。張緒。眷

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法汰。斌亮

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

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

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為師。後

劉孝標

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

身充僕隸。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為豫州刑

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梁閣。以病乞骸骨。隱東

陽金華山。余嘗自此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

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也。敬通。逢中興。明君

同也。敬通。有思妻。至於身擗。非也。余有悍室。亦

令家道。賊軻。此三也。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

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福。同伯道。永無血

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

馬之疾。蓋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

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亦以力目劉訐。超然越俗。如半

天末霞。何修之。梁典曰。劉訐。字彥度。平原人。與

之。符。共聽。內。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梁書

義鑽尋典。與。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梁書

敬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夕有香氣滿室幼有

識慧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

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

博學有文不娶不仕與族弟訂隱居求志邀遊

林澤以山水書籍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相娛謚貞節處士

周彥倫南齊書曰周彥倫汝南安城人晉

歸鄉相顧少為族祖則所知清貧寡欲終日常

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解褐海陵國侍郎轉

起居注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

之松竹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

平人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

屬文勇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王中

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

書融深賞異之嘗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孝綽小字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

中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

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

論新義出入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武帝撰元子

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

酒劉琨愛其神采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

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

遣門客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

室授以塵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爰在坐弘正

曰二賢雖窮與曠得無憚此後生何謝處起義

端深極理致憲酬對間敏弘正謂爰曰恣卿所

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咨憲神色自若辨

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客曰卿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

九

九

九





本朝十官不參之一
還詔袁吳郡此郡
已堪見代博士矣
故有陳汝之風
出胡公之後
陳留汝南
彭城三望

○補陳後主有玉柄麈尾至佳手執之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
陳書曰後主諱

○補崔司徒
北史曰浩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父宏位七年為隋所滅

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明元好學
數命浩筮吉凶參觀大文考定疑惑多有應驗
性不好老莊之書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
律纖妍白哲如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
稽古過之初拜博士祭酒至精
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每與盧玄談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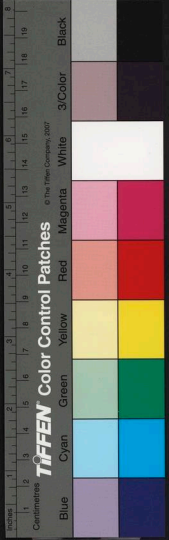
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北史曰盧玄字子真范陽

涿人曾祖謀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儂父遵任慕
容氏俱以儒雅稱神龜四年太后辟召儒儒以
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
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
幾人也玄三思浩
不納後終以此敗

○補劉子翼峭直有行
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璋之父任隋至著作郎

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
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
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

○補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
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



世南在此行祕書

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劼陳太子中

庶子叔父奇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

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

思不倦或累旬不甞揮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

言世南得已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義之書世南

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太宗朝官祕書監爵永興縣子

太宗征遼東李勣等發天下甲士伐高麗明年

五月車駕度遼親率鐵騎圍遼城高麗別將高

延壽以其衆降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刻石紀

功拜楊弘禮為兵部侍郎唐書曰楊弘禮隋尚

祖交禮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弘禮

有文武材擢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駐蹕

之役領馬步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

自山上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歎曰越公

兒郎故有家風隋書曰楊素兼文武之資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功

臣莫居其右封越國公

○補

玄宗嘗早朝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

政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

三以書于刺史王方慶賞之曰此子必能改遠

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

○補

劉捷卿在都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知幾第

中避地安康卒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顧

語質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唐書

○補

房太尉言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劉昫

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
勅師古道父為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
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負板
與與母詣長安母亡盧於墓所食無鹽醃藉無
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
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
令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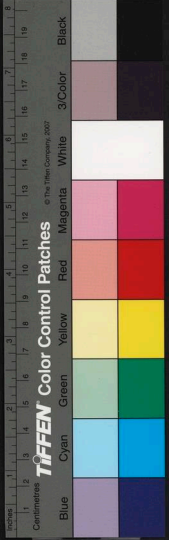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劉昫唐書曰韋承

慶異母弟也父思謙則天朝納言母王氏遇承
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
自私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玉祥玉覽
遂音樂有萬石劉昫唐書曰萬
石韋挺之子有學業而善音律為太常
卿增損郊廟燕會樂調時以為稱職達禮儀
則叔夏劉昫唐書曰叔夏方傑射安石兄

史才博識有述劉昫唐書曰述勒成國史一百

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以儒術進當代
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聚書二萬卷皆自
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
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題無不畢
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
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
時趙冬曦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





人開元初監察御史坐

事流岳州召還復官兄弟亦有美名宋祁唐書曰冬

貞願貞秉貞皆推進士第張燕公劉昫唐書曰

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

太子校書預修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

學士賜宴集賢殿說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

之杞梓春秋傳曰魯大夫皆卿林也知杞梓皮革。

宋景文云東都事略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弟同

試禮部卷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

手乃以兄弟一而祁為第十修唐書成拜翰林

學士承旨謚景文獻陽公歸田錄曰宋郊兄弟

自布衣賸名動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天下時稱二宋里流左思詠史詩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

送飛鴻語康送兄秀才入軍詩曰息徒蘭圃秣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

釣叟得魚忘筌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品藻上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

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

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番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

畏彊禦陳仲舉天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

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元禮居

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為日元禮居

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緝朱寓翹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先是張檢等相與作衣冠亂彈。彈中有相調言
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元也。謝
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姓信士。緯曰。陳仲舉
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
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求蔡伯喈
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

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

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

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
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浦謚高士。傳曰。苟靖
字叔慈。潁川潁陰人。父

淑。朗陵疾相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
制誄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祺追謚曰。玄行先

生。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

內潤。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

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

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志
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

稱論。玉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
之長。劭亦安其言。

吳錄曰。劭安
其言更親之。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

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
後漢

劉云不濁易見
不清難知故是
能言

士元叔度直是
難窺究竟雅量
第一

劉云有懷其夫

北齊書論不第之一
書曰蔡中郎深重讓存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
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
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
天授遂才聰明賢智鬚鬣夙孤不盡家訓及就
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
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
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墮輩而進非
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面
牛之鼎以烹雞多水則淡而不可食少水則熬
而不熟此言大器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
鬯竊惟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
煎熬鑿割之閒應明將軍四謀理慮裁加以納
得貫德行之道子奇終無阿
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補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

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閭

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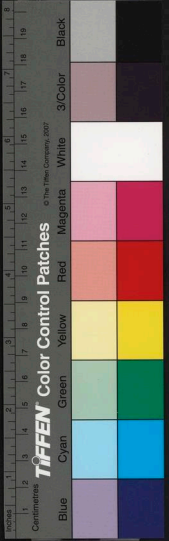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

敬趙元達當即趙達也吳志曰趙達河南人少

者氣可以避難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博

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

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魏志曰陳



上云後兩語止
推尊武侯

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為陳登功
曹太祖辟為司徒掾歷官侍中司徒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

陽都陽都先有葛姓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
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
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
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鍾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

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太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
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及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
其弘量度時人服

陳太丘子紀紀子廔並有高名後漢書曰冠少

命閉門懸車樓遲養老中平四年卒于家傳子
曰寔亡天下致乎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
數後漢書曰紀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閭門雍
和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
先與紀友後與羣交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
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

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
羣羣子泰四世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
漸減時人為其語
曰公慚卿卿慚長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

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見陸績文士傳
當還西並會閭門與士元言績字
公紀幼有雋朗才敏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
績共為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

十六



劉亦健急矣
化語即駿馬所
致亦如此耳

二而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聚為大司馬

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

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

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

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

汝南樊子昭濟南機論曰許子將衰貶不平以故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

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

揅齒牙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張輔吳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

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官輔吳將軍在孫權坐吳志曰孫權

既定諸節以權為陽羨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

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

弟雖各才秀名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

形貌奇偉骨體不同大貴之表年又最壽江表

傳曰堅為下邳丞時生權方願大口目有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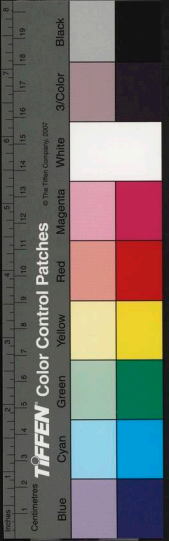
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權起事江東權長隨從

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嘗論劉子初褊

每參同計謀策自以為不及

昵不當拒張飛太甚三國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少知名先主定益州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陳羣嘗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且少降意巴曰文武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且少降意巴曰文武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

北帖廿九卷南卷之十



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
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
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抱鼓會軍
門使百姓喜勇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
當與人議之耳
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蜀志曰張飛字翼
德涿郡人少與關

羽俱事先主先主為漢王
拜右將軍為帳下所殺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
蜡八伊昔氏始
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
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
物索饗之歲終休息民也臘者祭宇廟立祀
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
巴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

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
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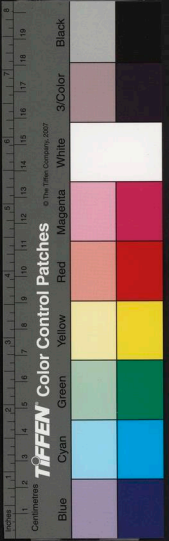
○司馬文王問武陔虞預晉書曰陔字元夏沛郡
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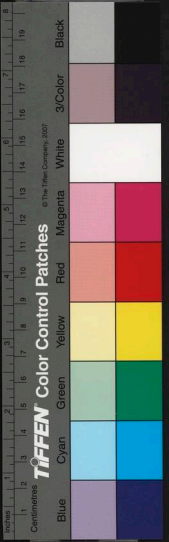
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
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暉名知人嘗造周周見
其三子暉曰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
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席伯
納言也陔
任至僕射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

士云亦似得之
但本及其王骨
耳

○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秦
善故文王問之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清德遂問威曰卿





劉云政自吳人知耳蓋羅其交

〇〇

自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為勝耶。威荅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

冀州刺史楊淮

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簡，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荷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道遙卒

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二子喬與髦俱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頌樂廣友善。遣見之，頌性

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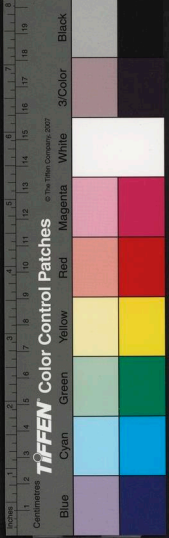
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

為得。然竝為後出之儁。荷綽冀州記曰：喬字國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裴頌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

五六世說言已定樂後於裴



石勒

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璽樂安長父廸魏洛陽令

輔我所敬張茂先納歷司隸校尉我所不敬周弘武巧於用短

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

方叔拙於用長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

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

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

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

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

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

小吏亦復知此晉諸公贊曰蔡充字子尼陳留

於其前者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褻嫚

自安見憚如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辟為別駕

時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雅敬君德每

云當今可以為司徒充民望者汪生其人也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

明王云或作太

○○

抄黑世說新語之一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款性彊梁自少及長李倫斬妓曾無異色後度

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復廉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衛洗馬天韻標令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

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千不如衛家一

兒

○會稽虞駿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

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元皇時書曰帝

諱廢于景文祖仙到瑯琊王父恭王勳嗣帝襲

帝位益法曰始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

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

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尉中宗參軍

於餘不溪中懸中踏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

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下渾有公望而無公才

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囂曾孫也沈婉有雅

敬康字世康張偉康俱者名時謂會稽三康偉

郡而不善也象大獸取其音狩故為大郡兼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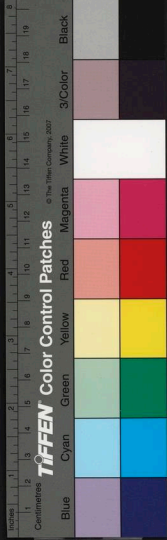
到云謂在洛時
致尚畏顛過江
後敘漸得志不
復憚矣故嘆曰
不知是我進乎
伯仁退乎

王云觀註引沈
書實之前駁語
似非劉筆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十

三十一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之者在卿乎。駿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鑒。周曰。鑒方臣

知有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 ○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

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入王故事曰。胡毋輔

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度數。阿平故當最劣。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

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

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

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也。

○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巖。虞預晉書

曰。嶠厚自封。極巖然不羣。

劉云。巖巖猶不喜身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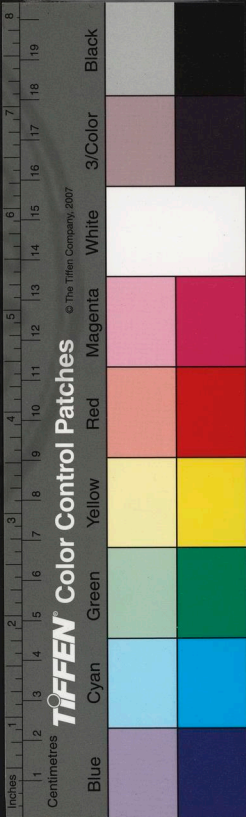
猶云。此語。庾曰。中。無。王。王。日。中。無。灰。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

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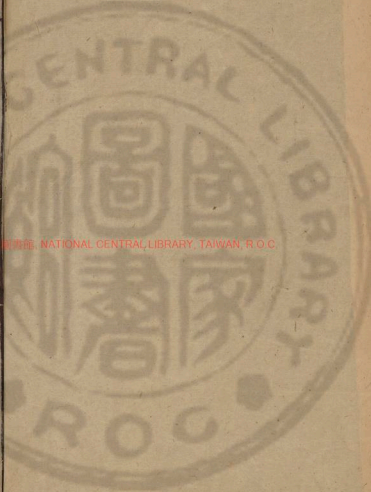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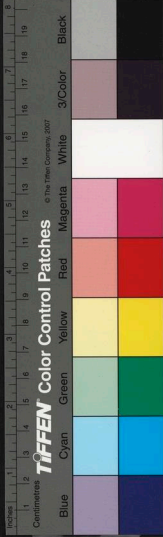
張文柱 校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3436448 v.6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達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至

對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

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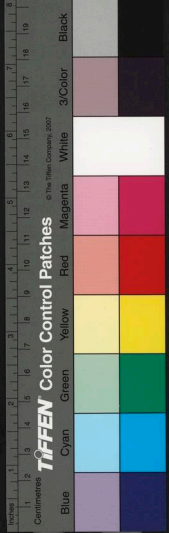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猶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釀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穢博涉

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誰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穢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

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

○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叢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下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

人學問三反被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

不穢尤惜財物王

柳志性儉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劉宏公同

道王比中

亂云看書意

王、此乃言其
云也。只如此說
非學之也。

劉云儉於北人
又云語其有劉
王云劉尹大是
之薄人

劉云如此更當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
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郗司空家有儉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問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

太宰鑒長子也。淵情純素。無執無競。簡方回高平金鄉人

私暱。罕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典書曰。略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博讓

為允。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傷其道。理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

耳。

桓公少與殷疾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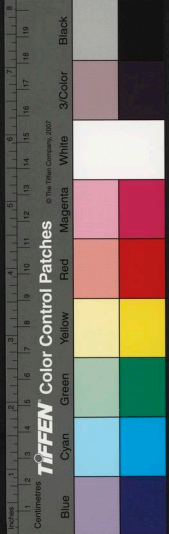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劉云此不肯遜
又不敗類之辭
王云妙於自誇
吾再收一卿字
何適千里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泚泚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邪。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朝。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

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謝氏譜曰。奉弟

中廷。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太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

劉云北語。屢入格。

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蒙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虎小字玠別傳曰永和

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挾實神清論者並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昔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奴

劉云劉與丞相不相得故劉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嚴也。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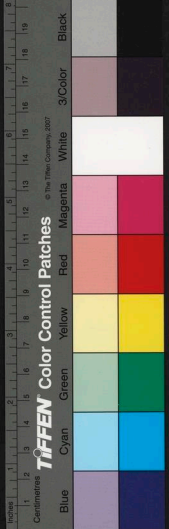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玄小胡兒竝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事
王云樂全奏
重不致王此
然極是扶相
教語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 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

歷吏部郎平陽太守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

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 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

綬 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晉諸公贊曰趙王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情之贈散

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 中興書曰魏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

諭之曰名父之子居臨川縣豈不宜爾述答曰

臨川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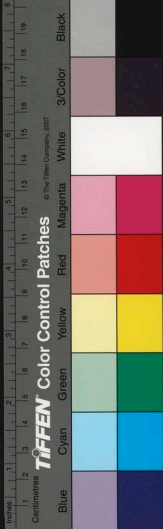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才其談詠虛勝理會

劉云解令亦能

劉云有佳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與書

量不及安石雖居蕭任安在私門之時各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伊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任至中書郎末三十而卒恩之情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亶亶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慍慍恒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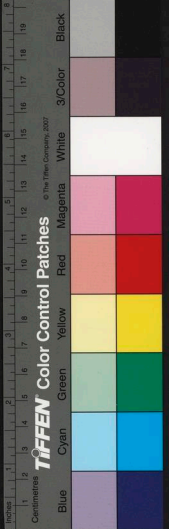
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官名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劉云似後其字而端林公

劉云外貌



世論世說補卷之十一

曰志宇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臬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徭俗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嘗淳懿則天下無姦民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伶朗達有備才於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典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

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論此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瑩集敘曰瑩字仲璋南

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劉答曰公高太

傳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

王云亦自尊其父耳王中郎証可便勝一

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



其美 莊子曰 樞梨橘柚其味 樞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晉安帝紀曰 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玄時 仲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 我家中軍那

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 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 法護非不佳 法護 珣 僧彌難為

兄 僧彌珣 小字

○補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 笑曰 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 南史曰 嗣威小詭賊 坐常危 行則曳步 翹身仰首 見者驚異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 尸于朝三日 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 孔子曰 居吾語汝 以其故 天下有

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 一曰 心逆而險 二曰

行僻而堅 三曰 言偽而辯 四曰 記醜而博 五曰

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于人 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皆兼有之 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 其

談說足以飾褒榮眾 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

乃人之姦雄者 盜跖 莊子曰 盜跖盜跖徒卒九千

也 不可以不除 盜跖 名曰 盜跖 盜跖徒卒九千 人橫行天下 侵暴諸侯 完室掘戶 驅人牛馬 取

過之邑 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 萬民苦之 孔子往 說之 盜跖乃方休 卒徒泰山之陽 贈人肝而饋 之 孔子前見 謁者盜跖大怒 目如明星 髮上指 冠 曰 子之罪大極重 疾走歸 不然 將以子肝益 畫餽 其惡孰深 有人云 少正卯雖姦 不至剖人 之膳 世說補卷之十一

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 ○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卯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執日，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玉爽小字也。問

古詩中何句爲最賤，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猷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

而已。旣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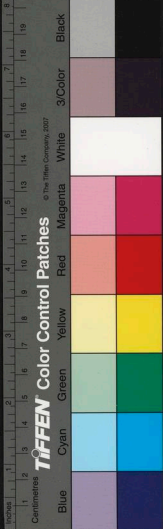
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

媚，紗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草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

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

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竝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

流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稽康高士傳曰丹子大有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

致新陽疾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疾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井推卻曰以君侯能俱美膳

皆來相遇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井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卽

去輦越騎梁松賞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福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裹裙不完入門坐者皆竦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生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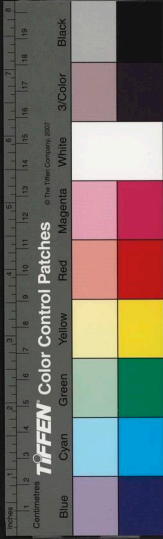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夫氣披褐長揖義陵羣交司馬相如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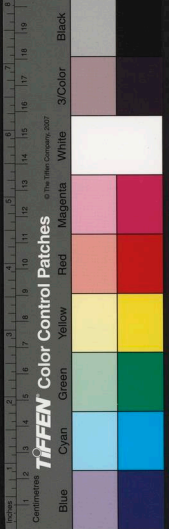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

占世克甫卷之十一





○ 此黑世論不免之一

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茂

○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

綸臨汝令恪之任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

掩閑庭晏然

○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 補中朝人共論少正卯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

復往諸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賊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宗立以猶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職劾未究會張易之政長流驪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纒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徒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鶴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北占世說甫卷之十一

○補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

周文樂汾歌漢武材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恭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三千言辭潔肯謔澹然
潛若老於玄者而泓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洞靈峻拔無一毫蹈
襲公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鴉放肆逐逐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恣詭
誕狂肆虛眈不近人情之說馨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簡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聲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願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怒怒乎方
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軒然一往

○補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
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陵
所爲任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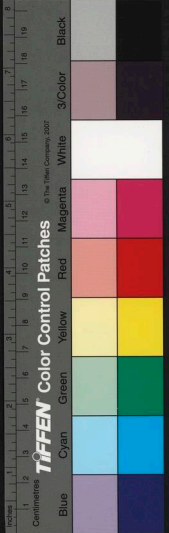
○補霍王元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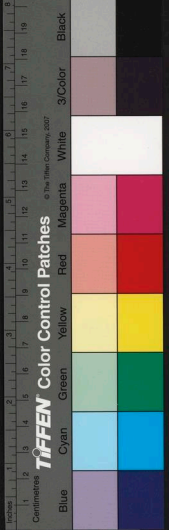
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
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
子弟中就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
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
也改封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
霍王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
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如黑十言不來之十一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池周迴四賦詩羣臣

十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

紀事唐詩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御儀之孫父廷芝死母

鄭方術夢巨日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太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

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匱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

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

唐詩紀事曰宋之與沈佺期劉允濟婿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

逃歸景龍中論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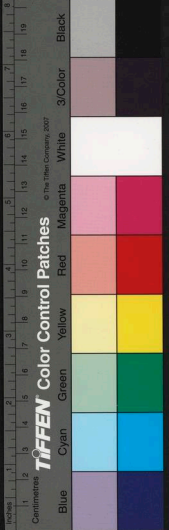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六代祖玄則為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

禮樂脩元經講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林黑世詩初卷之十一

李云朱子自適
李云此言太誇
只在適後矣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為八十卷朱喜論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奸名欲迷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躡之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概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益

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懷管其間奪彼予此以自矜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凡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敬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道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〇〇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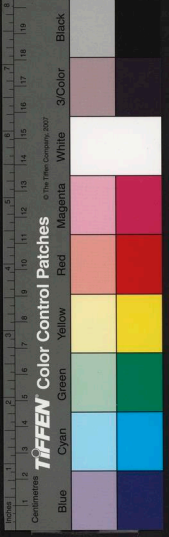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與疾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疾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
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
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二
公寧少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
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
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
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未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凶
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
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
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鐘律知
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
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
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
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
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
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
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
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
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
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
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治亂邪上曰唯有道
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盜賊不禁
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
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
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



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誓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

無以國無以國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

媿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

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

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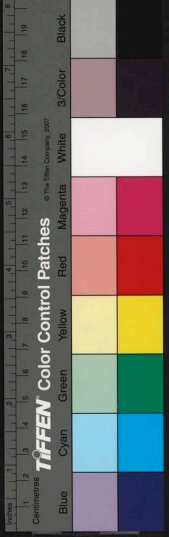
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大

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 ○ 補

本票十言不允之一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琦還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荆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撮頃沈卧語無所為屈

○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朕亦過

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鏡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

此時舍書崩溢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悉悉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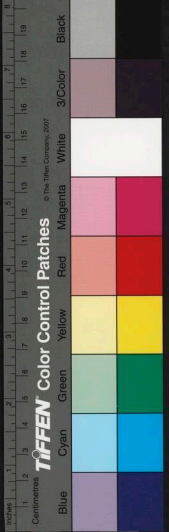
○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聖意臣之言

九古世說補卷之十一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校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疆諫，以其宗族，疆感，不敢加誅也。

○ ○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爾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值當至三公本又頭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鳴鴉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并萌葵藿取不盡忠在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宜慈惠和仁義之至此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嚴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謂陰陽而濟屯民此履道之休應非上塗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整雲起景鶴里鸛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下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長談輅曰夫老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議者慮有危機要有重名與魏姻戚

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大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三

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咬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林楊驚益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技琴見

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淡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入人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

設衣食者皆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郡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識所存

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上故用光在乎得務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

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

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賤並汲故登或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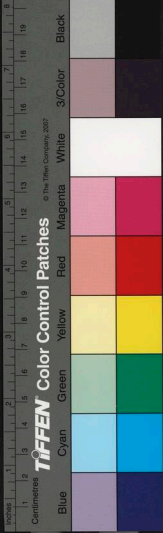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

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





批黑世言補卷之十一

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醜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璿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諍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宦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淑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淑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璿於是賈充語妃曰璿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璿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璿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

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忠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

遂死於几下故懼之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任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府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發婦欲試之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

婢曰舉卻阿堵物

此占世說補卷之十一

劉云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王云人性不同廉負不與參會

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嘗

豈食於夷甫和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補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劉云一酣讀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道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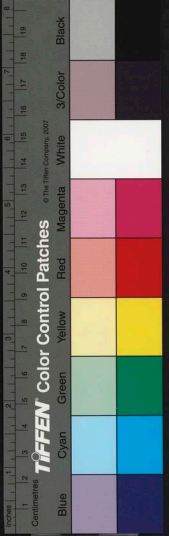
訂云此乃真名

劉云終是晉人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太尉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加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入觀。主上側席。處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輒請侍從。數日。正復發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

王云卽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柳慶。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木。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不此規大有補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

補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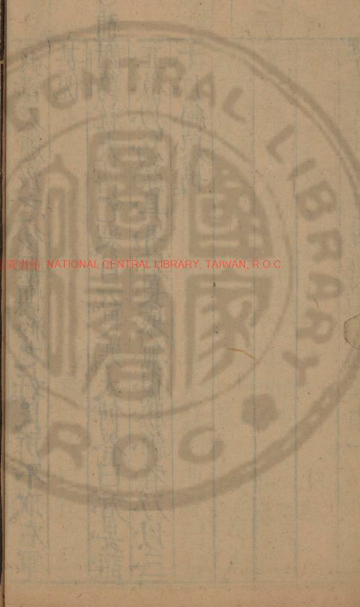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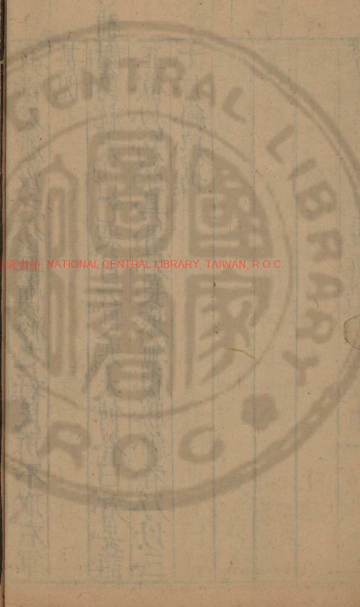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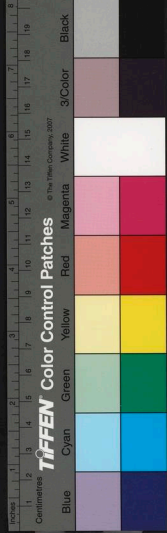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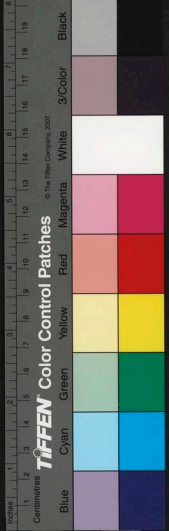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

規箴下

銓少好學。有者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請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堯命以為司空。繼絲治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管應仲遠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崔子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釋誨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傳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邳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典書曰邳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請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邳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麀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為楚江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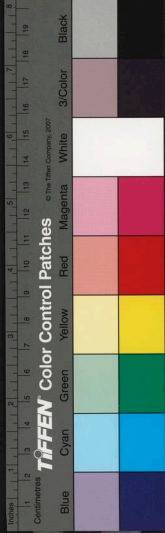
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補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劉云得鄭筆
可備
王云冰衿于
未解又云欲
得情狀如畫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徃與顛
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荅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
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
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
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
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
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
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聘恭抗表討之車亂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
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欵欵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欵反文帝下之廷
尉劾既出欵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

○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
此法世說補卷之十二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旣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摧心輔王室。一叔及流言。殷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拊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補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管。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補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





披黑甘肅和矣六一二
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補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瑛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耶幼童傳曰瞻幼而乃與晦暉南史曰暉小字阿多弘微之兄

聽悟五歲能通玄理宋書曰弘微初名密

歷御史中丞彭城弘微等曾祖萬晉西中郎將

王義康驃騎長史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初名密

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初名密

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其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

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然少交接與袁叔

謝莊善叔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翰

光眷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貼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統志好學

蓋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足慕唯仁為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潤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

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二

六



〇〇〇補

顏延之見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僕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

孔中丞二弟在官觀弟道存從弟徽頗營賄賂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觀持身之節亦

白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悻腕致覆沒

〇補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裨帝笑曰下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豕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

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

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詣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

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頑出武帝卽

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

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〇補

王長史至性疑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北帖王充補卷之十二

七

批黑世言補卷之十一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憲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疑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輜軒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任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補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兪猛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達南史曰無行善於彌縫

曰思達立身簡約

補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俊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任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諱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服服飾顯達識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

都敗死子皆伏誅

補

相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

入援臺城頗軍武城淹留不進梁大寶元年相

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用有功復令且頗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弒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叅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掛果世詩補卷之一

非之膏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貞形不滿六天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相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晉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

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

○補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察之曾孫官至太

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

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達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弟爲廬陵王幽於所仍改易

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補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曰爲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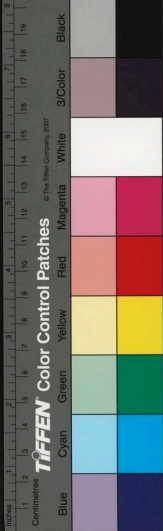
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

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

於蕭傳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

九法世苑補卷之十一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
由此懼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補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

清通王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戎簡要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蕭宗甫

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為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誚二人者奇其才及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

埋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晉公進曰陛下方待太瘠不合發此言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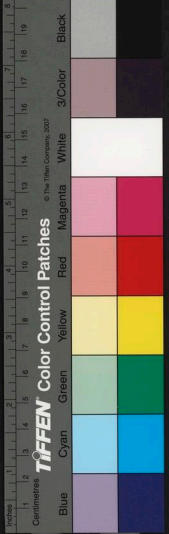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補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宗華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册

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

○○補

陳恭公

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諡言諡法龍祿光大曰榮不動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執第龍祿光大矣得

位行攻士大夫無逆焉不勤判亳州遇生日親

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

見則主壽昌常以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湖公即日納節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

減吳為書遣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

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

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

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

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諺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闔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

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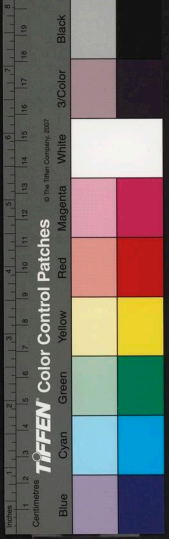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反覆若按此次弟連吞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修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曄能漁節操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五君神游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曄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嗚呼刻石有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流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旣而彌正平也衡即以離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瞑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粲曰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犬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敢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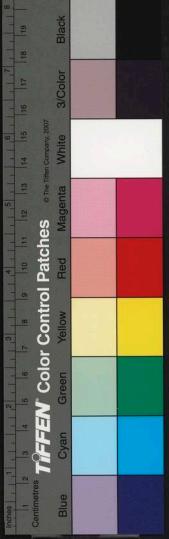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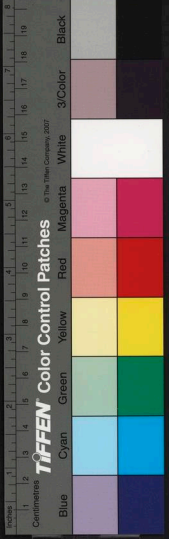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軍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

賧詣桓方欲共贊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賧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賧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賧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劉云此等後人不能與也哀哉





批男世諺有象之一二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皝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楛及秦真等衆辨楛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楛所任按中興書楛辭此行温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補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當到後也爲豫州

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使魏回軍焚舟步至彭

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流約宋書曰顧琛字弘曉吳郡吳人

司徒左西海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

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補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偏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顯晉安內史顯幼

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胸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

參軍

○補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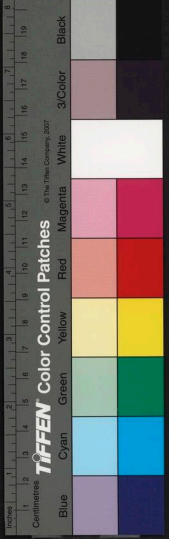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

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補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任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

○補

祖元珍北史曰祖榮字元珍范陽道人祖疑馮

詩書父母恐其昧書成疾密藏火父母寢然

大讀書以木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

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叅軍北史曰彭城王劭

見重一時為彭城王叅軍北史曰彭城王劭

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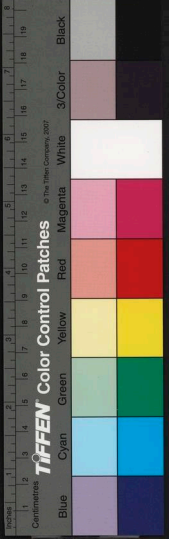
○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摺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龜能行氣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

傳曰



○補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焉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日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工部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日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傷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眾

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十水揚州大明寺第十一

○補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

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打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開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
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誰
宗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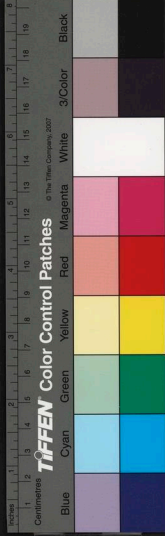
風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
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筆飯落
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餹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
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筆飯今成糜太丘曰
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
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
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
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
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
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
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劉云此語極采
勿正天尤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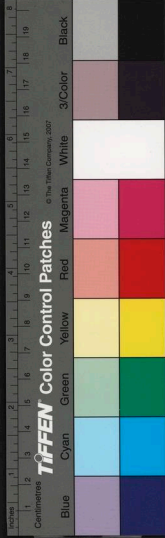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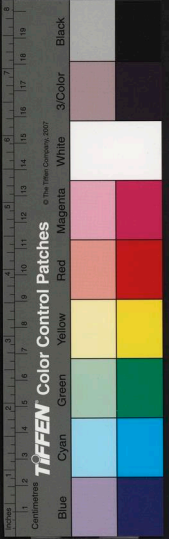
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卑微戲于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上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遵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遵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遵大踈踏。融別傳曰。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中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王云註不如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視嘗與僕周旋手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寔後至同坐以告寔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

劉云謂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詰誘之言坐葉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

王云此論甚正可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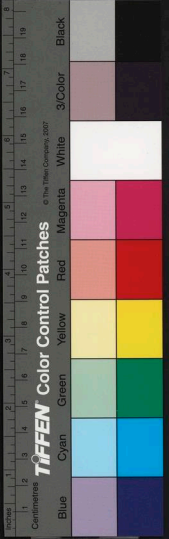
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感衆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齡壯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然不起若在股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慈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奸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九



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〇〇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

若谷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〇〇補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救之子吳錄曰純少

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象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鋷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何禎並結綰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

宜以功覆過棄殺取用察清厲濁足以誣勸若

一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

義校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驪

覆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并黑世說補卷之二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日賦成據大笑悅賦

犬曰牢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來鵠書各作鳥純賦席曰席以冬設鞞為晏施揖讓而坐君子

依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準高壙

○ ○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泰宜祿阿鯁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 ○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 ○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其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 ○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劉五字形語勢
皆繪善事二

七古世說補卷之十二

七

○補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十七歲時宮

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

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

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

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

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

廢五步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

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

帝流於天下○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

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

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

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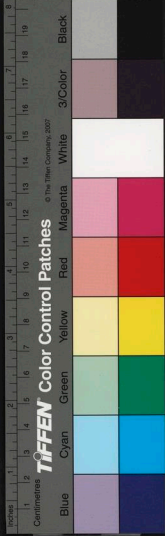
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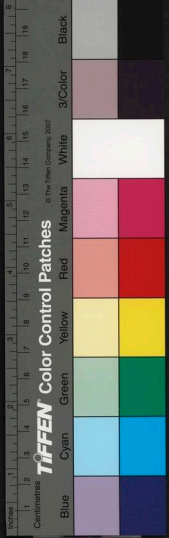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

二十人猶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

正六年歲圖後





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應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

許由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

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替時在郡過為咨議

參軍固辭不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公謂賓客曰汪黼詞應答恐不能勝之序

長沙王相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俊秀
人自見註別經
論又恰破的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補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南風不競。多死。穀楚必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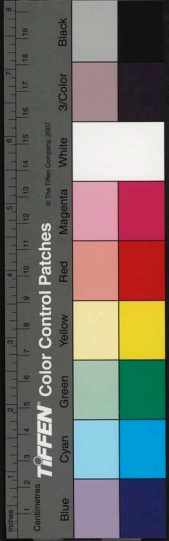
劉云竟是小兒
王云敬數歲
此二天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復煇。兒云。已足。不須。復煇也。母問其故。荅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煇。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劉云盡而具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外傳曰冲字玄謨温弟也累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嚴慟哭酸感

傷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嘗以此坐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本小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棗於

牀群兒競取之養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梁書谷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于

人不見喜慚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

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補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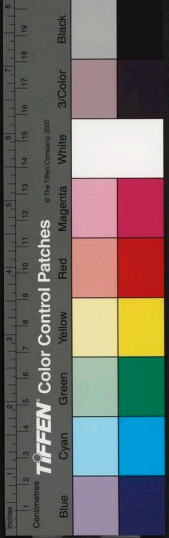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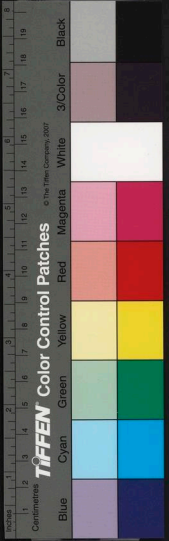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頴

○補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補

鼻尚書王筠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那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揖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

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謂語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于早凋故長譽未馳

○補

蘇頌年五歲

唐詩紀事曰蘇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苑策之開元中為相裴談

常過其父

唐詩紀事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宗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周書曰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皆歎異之

顏處頌於馬廄中與備僕雜作一曰有客詒瑗頌揮毫趨庭遺問陸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瑗出答問陸文書客取視

疾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瑗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瑗乃召頌詠之呈詩

環大驚聚如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益代及止平內難制詔無非頌出代稱小許公也

○補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

劉狗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讀書至牧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問柰何以臣伐

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勃海蓆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辭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補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錘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錘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大朝人士厚其待妾因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

有吏幹姆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一造門挺之素貧氣竟不肯請深為林甫所嫉

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

節度使南西川

○補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舂禁中有員

傲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二占十補卷之十二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各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傲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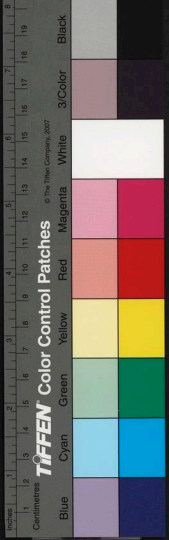
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〇〇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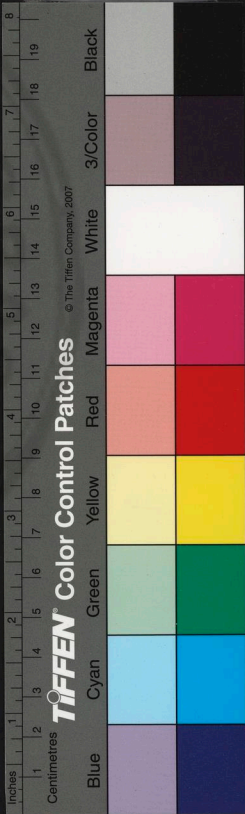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〇〇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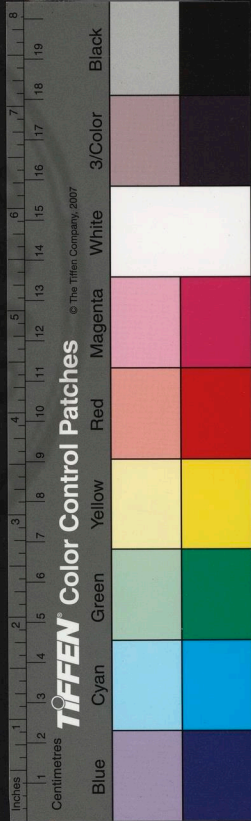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至大中後。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集賢亭。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三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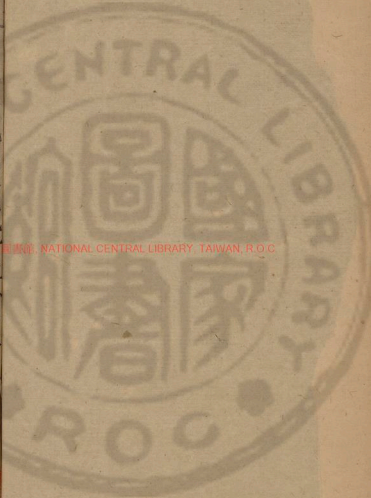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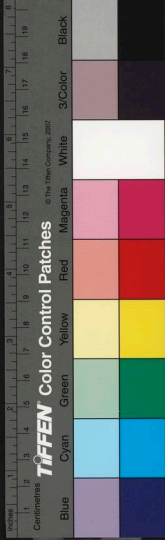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36449 v7



豪爽

○補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范曄後漢

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凡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

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

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於坐振袖而起揚榎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

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

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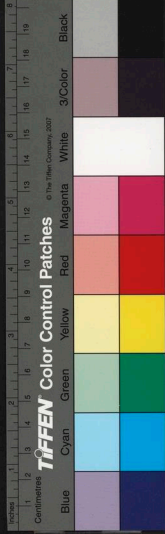
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

劉云四則皆屬

仲至此欲盡

王云者賦故自



劉云如此復何請焉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

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

使人曰。卿語阿黑。收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

更不爾。我將三千兵。槩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桓宣武平蜀集登。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

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潯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書曰。馥。周撫孫也。字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

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之。糧三日。旬旬

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

子。擲願曰。惡用此。鴉鴉為哉。後母殺鴉。仲子不

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鴉鴉肉邪。仲子出門。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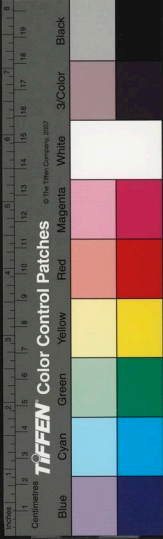
劉云似請權杖之手。古言係字。案有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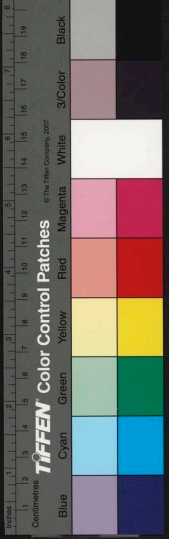
劉云。設心不服。桓欲辱王。以發。

道。然以定勝王。王云。汝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

溫所小。嘆為可。兄。

劉云。溪刻雖不可知。要其字。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回股。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陳林道在西岍。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咍。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

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

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柱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

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刺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

昭曰。中國方亂。大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夾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

劉云阿嘆



年二十於是有竟坐不得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

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劉小名鎮惡
遂能斷髮勇不
知昔時桓温觀
此兒不

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眾

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素回風

今載雲旗雜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曰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

孔璞者奉珍之奔潯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任至

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竝作直

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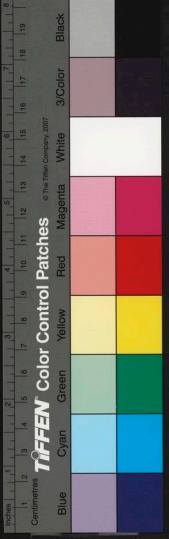
劉云以此爲尋
可笑

○○補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愨字元幹南陽沮人兄必娶妻始入門夜

彼劫愨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爲業愨任氣好勇不爲鄉



曲所

○ ○ 補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營書手自刪

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李

○ ○ 補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

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屏

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為

餽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妻以女天

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

海入為禮部尚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

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

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

亮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源慨尚氣自

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章之晉辟授兵曹參

軍不樂職輒去馬遂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

○ ○ 補

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

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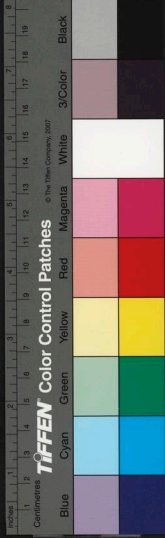
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

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

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臥

占九補卷之十三



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卽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尋事長流。夜郎。遇赦還辛。外宣城。登華山落鴈峰。削成而四方。高五丈。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恨不攜謝。眠大星。諸疾也。其內五星。五帝座。恨不攜謝。眠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往警。適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 ○ 補

滕達道微時。

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

害。洛職知筠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善無功。謫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出聞。爲范文正

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草敏。

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

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

人。范遂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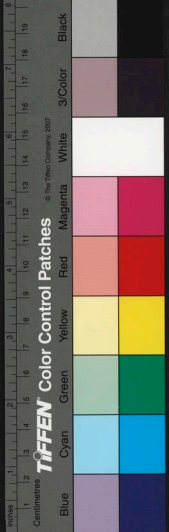
事。論

文正。

○ ○ 補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

孫。疎概。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



李元和公頌通
即公小應知此

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容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

在外舅杜祁公家史曰杜衍字世昌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使覘之于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

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

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十不足多也

史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于里外于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為留侯

容止

○補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

吳地記曰陸闓字子春吳郡吳人陸

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

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闓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嘗敕會



稽郡獻
賦布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

遷玄為
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鼻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白

高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補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

為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

追贈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

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如此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惠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

公便欲使下官遂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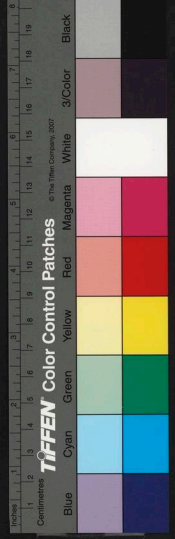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

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任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劉玄何其開矣

劉玄是養當年時向未有明帝註駭未當



○ ○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絜，視臥不眩。

○ ○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矣，風儀開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士

刑不理，不化，竟臨行至某項。王云未開，必驚，羣適所唯好事者之談也。論林亦然。

太冲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醜類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者契，故好同遊。

○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惜病

王夷甫嘗之楮回眸屬夷甫云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

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

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

骸梁祚魏國統口伶形醜晒身長六尺然肆

○補陸士龍好笑嘗著練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

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

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

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

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歿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

劉石寶錫之好



劉云婦人語

誰家壁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壁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嗚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瑯琊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

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仕至修武令

庾公道士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轍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晉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

荆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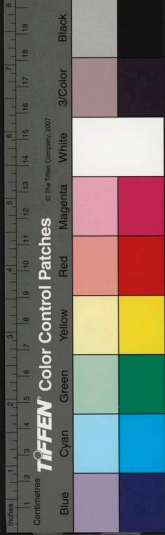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與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赧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誦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誦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劉云水只念用此語似切似簡

劉云語猶言一切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所仗下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
○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道中有履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

劉云觀此詩完
况魏我何起

王意重取

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讌竟坐甚得任
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人也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和劉真長謝仁祖共高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

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孫時人有稱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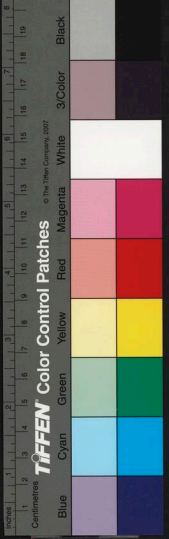
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猓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

日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
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恂有大貴之
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劉云英物補觀



○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劭別傳曰劭字敬倫

簡素研味玄牘犬司馬桓溫稱爲加授桓公公

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大奴固自有鳳毛

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

美姿容持儀操也。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林語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日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入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水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不復似世中人。

○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

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

劉之聖中宜第

七 姑世九甫卷之十三

十四

王云此東亭類
語安石恐未肯
便沒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

君續晉陽秋曰帝美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

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眎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劉云竟態略似
但不成語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

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

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補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鑑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補目之曰一時頗有兩玉人袁粲嫂曰景文我

○補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補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

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

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玉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優。為一雙。

○補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

○補 梁武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

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餘。陳郡陽夏人。父蒼。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

唐公主。任梁為吳興太守。

○補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

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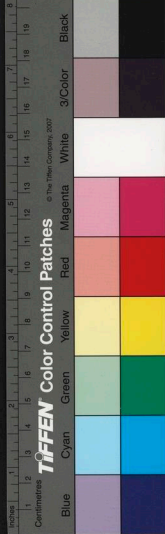
陽。林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

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

第代名卒。諡貞白先生。

○補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隋書曰。密字法士。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

帷。耽學。揚玄感舉兵。以為謀主。屢戰克捷。上號



魏公設壇卽位歸隋書曰帝諱廣文身於唐封邢國公煬帝見之帝第二子。弒父自立。承富強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謂宇

窮修極欲。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弒。謂宇

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州人。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開皇初。拜右

衛大將軍。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

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人衛。密傳曰。寬

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補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涇原兵作亂。奉泚為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佖與衣

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

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羽冠舉進士。德

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佖清勁溫敏。所交皆

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汲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補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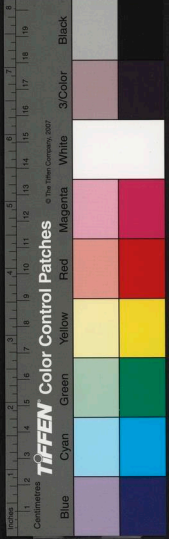
塵。卽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

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遺跡一作額虎竝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

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

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

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

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

謂郡中三害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

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

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

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

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

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

在舡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



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羽登御然後高壻之功顯
孤竹在遠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
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
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
能結軌驥驟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呀
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
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補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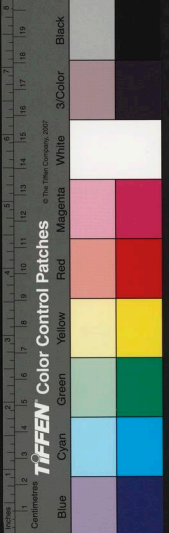
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
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和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參軍高帝爲南兖州備
見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大
年親信承明元
年以事伏誅

○補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略遊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
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
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
乃顏子矣明年奮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

鬱爲名士劉瓛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
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



叔稷俱有令譽歷殿
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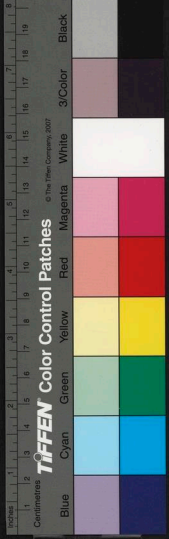
○補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
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
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
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補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
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
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范

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
縣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補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階之子才氣
奕雋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
論以五荀亦五陳八裴
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
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
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
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不
相小字
○覺至臺門



劉云至靈隱寺
語續則相似

○ ○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

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

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 ○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

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視品類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

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清

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果竹柏棗桑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確魚池土窟其為娛日歡

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羽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往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

綴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

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任曰下官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任曰下官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任曰下官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任曰下官



○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楚平昌人父叡中護軍昶

昶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袁彥道

袁軌別見

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軌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

更有一人配卿

○補

王曇首

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邪邪王

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瘦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補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補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水、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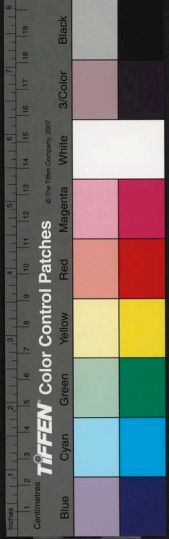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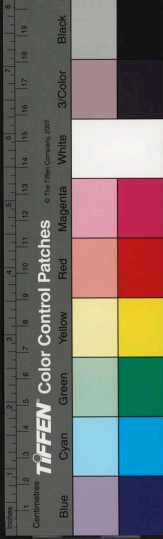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陵之子也。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人日登雲龍門，瞻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刑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譙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識，并為崔瞻父子。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補

王績，字無功，號五柳先生。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以息身給。無空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觀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醉以滄疾，未嘗交語。尋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





世號

蕭李

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允獨異志曰穎士常使

一庸僕名杜亮

○補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

權考功郎中知制誥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

○補寇萊公

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王聖塗湘水燕談錄曰夾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膺俱有高節以吟詠

相以修竹泉流共前曰樂天洞李標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補曰樂天賦
書程氏東坡鑿土室衣衣
難臺卧公程與衛中李意則育高韻以空
動至內宴蘇軾精筆昔日韓長無此

司業
補曰
運留者
博奧耳
日願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補曰樂天賦
書程氏東坡鑿土室衣衣
龔臺卧公程與衛中李意則育高韻以空
對至內宴龔斯精萃時昔日遠長無此殊

補曰樂天賦
書程氏東坡鑿土室衣衣
龔臺卧公程與衛中李意則育高韻以空
對至內宴龔斯精萃時昔日遠長無此殊

補曰樂天賦
書程氏東坡鑿土室衣衣
龔臺卧公程與衛中李意則育高韻以空
對至內宴龔斯精萃時昔日遠長無此殊





傷逝

○○龔勝死

楚父老來弔哭

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

○○陳蕃實武為中官所害

後漢書曰實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

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者稱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路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開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陽都亭郭林宗哭之於野檀弓曰吾哭於野則已踈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瞻烏爰止詩

不知於誰之屋小雅正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

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

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三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勉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

章殷子徵晨夕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後漢書曰。式少

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屍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捨然。向墳相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亾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

有典刑。小雅蕩詩。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

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

王云世說唯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預神劉云不應送客



杜默十言不類卷一四

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

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以土為壚四邊高似壚也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亾以來便為時所羈

縶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頽川度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上望之隱然蓋諸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

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

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祐及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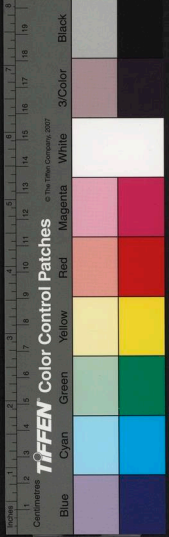
預名其碑為墮淚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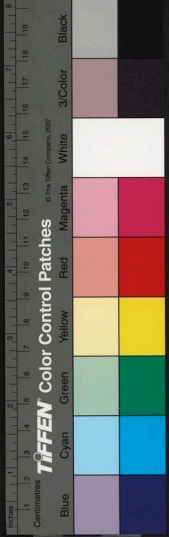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四

四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哭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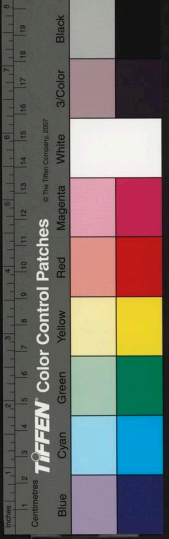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動不自勝。人問子何而致哀，如咸和中丞相王公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士云妙語



打黑... 不... 之一...

郢人 莊子曰。郢人望浸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至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牙生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莫景之開。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絃。終身不復推已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亾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王三友公乃國初名理何在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丘也。高墳鬱鬱。

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亾。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羊氏譜曰。綏字仲彥。泰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文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賢。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

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勸

玠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玠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勸

抄書中言不卷之一

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

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

○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

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

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曹子建箏篋引

慟哭而去

○羊空年三十一卒

羊氏譜曰字年四十一而卒

桓玄與羊欣

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曩疾而殞

宋書曰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

少懷靜默乘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 祝予之歎

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字即欣從祖

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也天將亡

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

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櫬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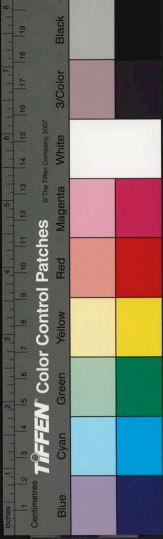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北朝世說補卷之十四

八



世說補卷之十四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猷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

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

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

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適塞請以餘年代弟師

曰夫生代死者以也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疾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相禁來往聞也便撫心

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補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

美句擘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

悠上為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擘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主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補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

阿兄風流頓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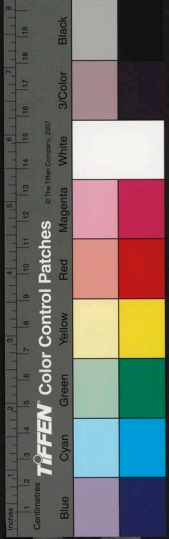
補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

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四

九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銘長淮絕澗去歲

冬中已傷劉子謂孝綽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嘗之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

起家秘書郎梁書曰王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

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任至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景克建中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弒

之為侯景幽繫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

朱氏遂為敬用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題壁

陷石頭城自稱逆王相東王繹起兵斬之

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

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

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為侯景

則五福俱泰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

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補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

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

更容駐夸北史隱逸傳曰駐夸一名旭趙郡高

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

北史世說補卷之十四

一

奏不受其驟馬亦不復費及浩沒焉之素服受鄉人弔殯經一昨乃止

○補

咸陽王竊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林玉几不能眠夜躡霜與露洛水湛湛彌所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

禮魏獻文皇帝子也

○補

雷宣微頗涉書道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

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晉事略

曰雷宣終同州郿陽人殿中御史德驥子也父任爲兼藍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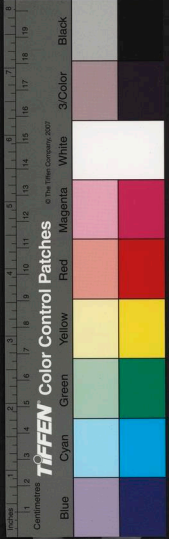
○補

王君公遭亂不去曾牛自隱曾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

爲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稽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

○補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



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補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

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盥可用亨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具敝家

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

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

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

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范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桓帝以安

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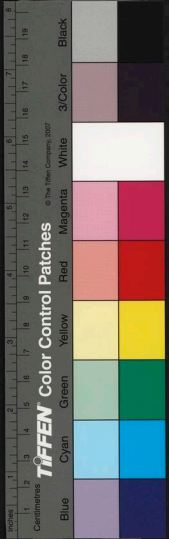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

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遁

壽終





王云有爲之教四字甚深

○ ○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邽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及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

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恻然曾不眴之籍乃粲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嚙然高嘯有如厚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先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厥厭將復隆富貴絕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詠言皆習懷閭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曰擊道存矣

○ 李厥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正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厥得戕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厥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劉云如子借有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厥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登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厥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厥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厥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付中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志存肥遁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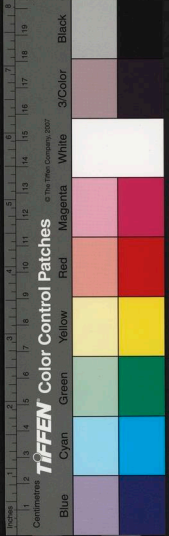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

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允軍亦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衝門不及世專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

臨江荊州刺史桓冲將盡討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綠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

亡無此語



王云註尤佳

所安。鄧粲晉紀曰：驕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避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驥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驥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驥之，自持濁酒，蘆菜供賓，沖救人代之，驥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驥之身自供給，贖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孀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驥之身往候之，徇終為治棺殯，其土愛皆如此，以壽卒。

王云按此語似深似淺，蓋用郭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任。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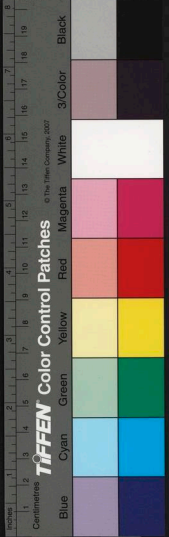
已無能為光容，疾知而陰刺，庚公不能目別夜光也。

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潯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駿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劉去少孤名聞，皆惟萬年何。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

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



世說新語卷之十四

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澹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

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補張廌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

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

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廌，隱居願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郗尚書。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

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與謝居士善。常稱謝

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與謝居士善，常稱謝

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

續晉陽

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

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

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

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

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

盛，先敷著名，時人覆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

朝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云此許故未
勿得

○ ○

○王子猷常覽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甄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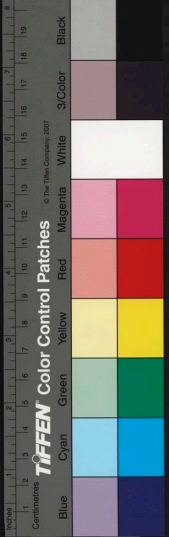
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

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敬其行也。

○補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敷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世說補卷之十四
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鴉書曰：先生潛光九臯，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子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補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尚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宣，都太

守，父綏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郡閭所稱。宋高祖辟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補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燠，尚書祠部郎，父

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勳、顯、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稽

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
峴山茅茨凋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傾
豁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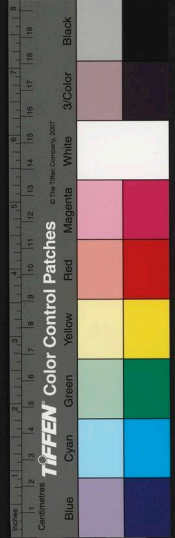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
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
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闕十餘年棲運環
堵之室苔草沒階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
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
都市日得百錢自給上訖則閉肆下簾以者書
為事有富人羅冲為具車馬未糧君平曰吾非
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
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
宿子家人定而從末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令
我以上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
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中大漸君平嘆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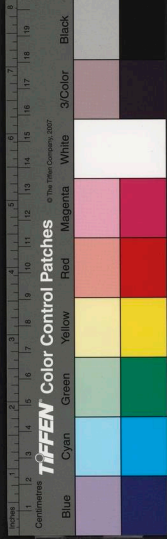
○補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
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
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
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
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補

魚復疾南史曰魚復疾千響武帝第四
子初封巴東王敗為魚復侯為江州
刺史宗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寒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

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

○補便呆之清紫日業食唯有葑菹蔞葑生葑蔞菜

或戲之曰誰謂便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子

顯齊書曰呆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榮司空參軍呆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

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補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

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補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

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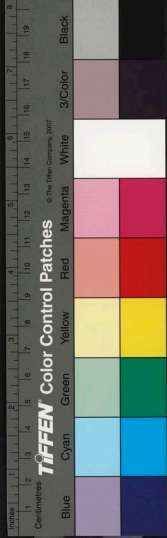
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

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盧陵

王義真賤日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

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
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
虛想。巖穴若遣。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
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
侍。不就卒。

補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

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

為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
仙人。劉何所慕。又七十一

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海刻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
有風則齊亡。周武帝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

以爲儀。同大將軍。

水。閩經曰。洛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鞏縣入於

居之可樂。手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山少室。天

壇玉屋。風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澗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濔。雖其間閭之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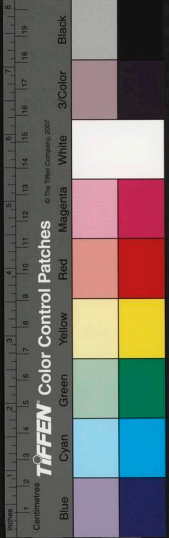
公侯共之。一敝之宮。上囑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下與范陽盧元明。北

室園圃。亭觀之盛。實天下。與范陽盧元明。北

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
風采閒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
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鉅

自爲佳士。太平中。副李諾使梁。南人稱之。
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
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爲
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
大司農卿。



○補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補

朱杔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杔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為隱居不仕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實益州遺以衣服逼為鄉正劉昫唐書曰實字士則周雍州牧鄭國公恭之子也武德二年為杔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

芒屨置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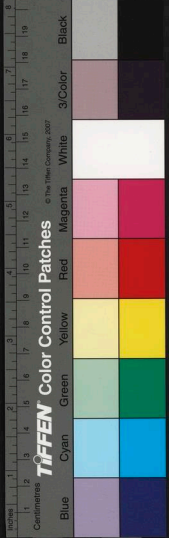
○補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補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朱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

王云此為今人杜昌遊之祖



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譯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鑪酒臼。經秦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

塵累。

○補顏真卿為湖州刺史

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

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果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遺諭李希烈。不屈。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

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與地志曰。苕溪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為一

射。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射。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補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

有花衲。

○補種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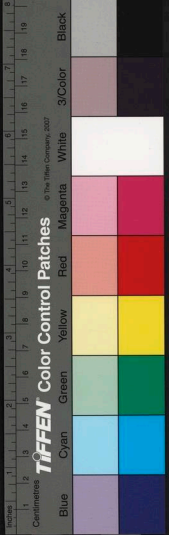
王聖塗灑水燕談曰。種族字明逸。舉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補林逋隱居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王云宋人諱慎。每以謙代何元。朗所見乃宋刻。本何既不為改。

訂張又謂未知。何樣特為指出。以什觀者之疑。



廿言初卷之一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

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叶鈎輻頗為士夫所稱

○補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費耳集曰蘇養直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裝夢扁舟

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紹

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

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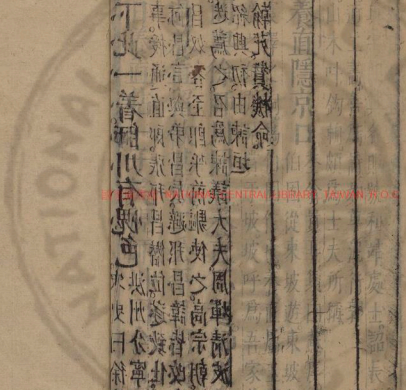
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思川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為自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注藻迭薦之召為諫議大夫周輝清波雜志曰師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世說補卷之十四

三



○補

補養面隱京口

伯日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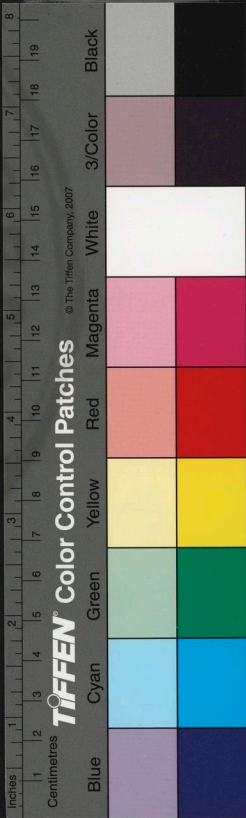
夢緝我贊辦命
 川嶽與賦由精
 戴夢與香徑
 萬相以香徑
 我專對面直
 失不道一養
 色
 來使日斜前
 字思似

世說新語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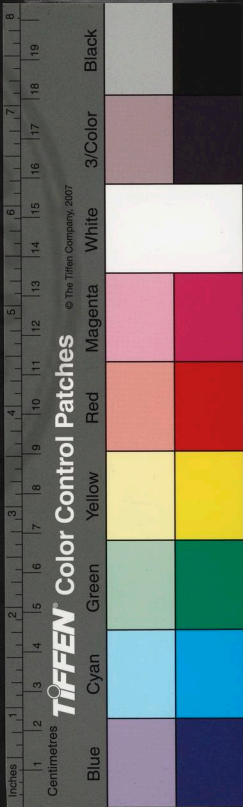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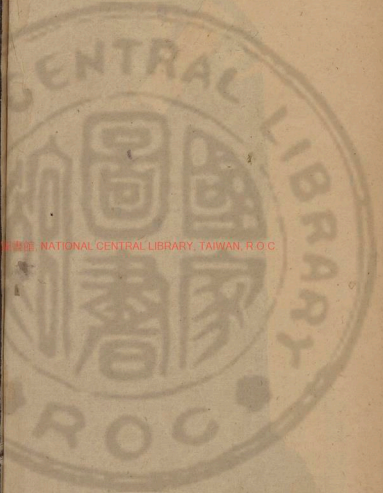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 450 v.8



賢媛

○補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

犯之。先刲其姑。妻棄乃自刲而烹。

○補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傳考識曰。水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汗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



○ ○ 補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
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火乃收養之
及壯屬河陽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徵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
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宮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許皇后
反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
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
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袁隗妻

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
少歷顯宦獻帝初為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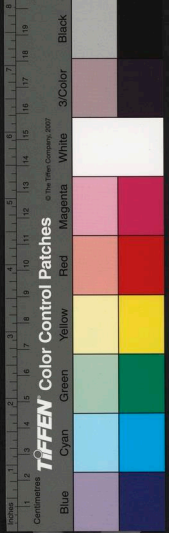
馬倫是季

長女

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
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
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飽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沒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山談補卷之十五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

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

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

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補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

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

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無子。與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及

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

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暈時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夜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銅雀臺上妓
復在邪

云何以減

德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

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

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

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

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

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

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

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著。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傲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

醜。交理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曾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畧曰。範字允明。沛郡人。婦云。無憂。桓必勸。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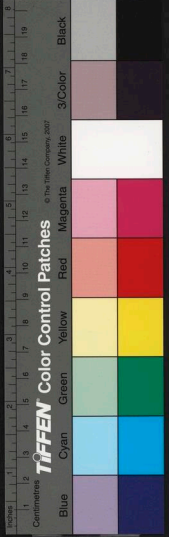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裙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謂婉婉。功謂絲泉。



主云得婦如此
故賞爾其奇醜

○ ○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 ○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項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 ○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族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及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取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道不定。中道還取綵。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恩乎。會鎮



王云惜不載其書

又云高識至此歎可與司馬覺王對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
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
歷本州。此所謂著績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
以厨錢穀乞諸僕及其官屬。減成徒邊。道成。魏
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
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
情。與文帝不平。遂出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
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澆。文多不錄。門
人欲藏其見。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
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常祠廟。奇應行事。朝廷
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宿望。又稱奇木。權為尚書祠部郎。
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祈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
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
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外

謂王廣名士豈以
與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所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王云許駁大狂
且忽丁固字短
是孝禮謂

二二五讀史至王
章妻王經母未



寧不流涕也

助魏不忠。魯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諍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

王業。馳告女。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諷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討司馬

懿。經諫曰。帝尊昭不為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雖在其門。夕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歎。不

願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下而無有

深之邪。筆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來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歎。往所以止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命。何恨之存。于寶

雷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諫之。按傳。賜于寶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

及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〇〇

窺之可乎。

春秋傳曰。百公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驂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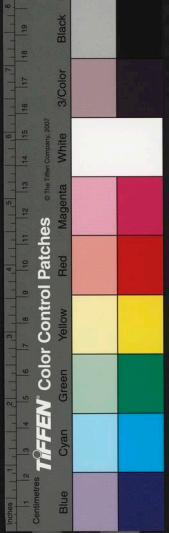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世說補卷之十五

世說新語卷之五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時與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恐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入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李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諱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以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女迎李前，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後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後剛有淑慧，冷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趨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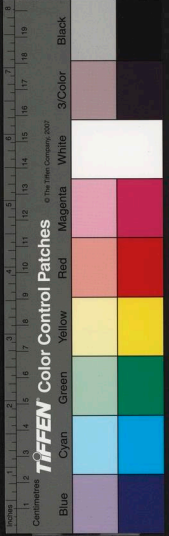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槐怒攘臂充，置

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忿，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選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

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繫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遂位秀爲中書令事皆夾於秀爲齊王所誅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

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虎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

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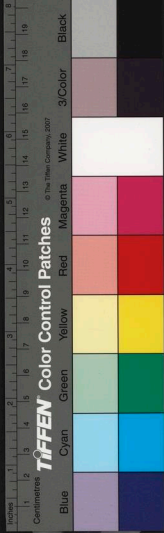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

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李云好女子與
文君異殊也有
好女便立家何
必男兒

○ ○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遂
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妾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 ○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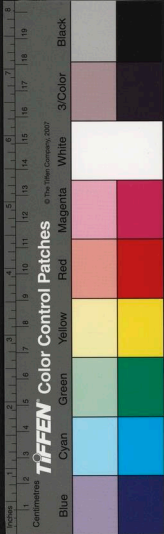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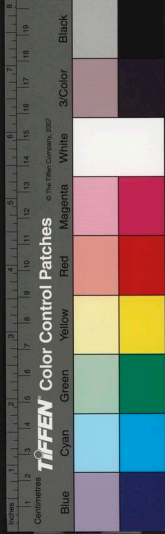
汝南別傳曰襄城柳仲將門至孤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 ○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

諸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絲之孫曰誠是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見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

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為

娣。似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

晉書曰。軍初襲父爵京陵族。

○○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髻。

一作髻。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

新塗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紛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鄗



王云註顧榮下
有刊落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微
所臥薦刈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達聞之歎息逵
去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
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
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
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
母既載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
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正舉
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劉石真商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蚶鱧餉母母封鱧付
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
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
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存飲

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
酒失一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對侃不哭而遺儀服鮮異知非常
人遺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
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鮮餉母母不受非侃
也疑後人因
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
秋曰溫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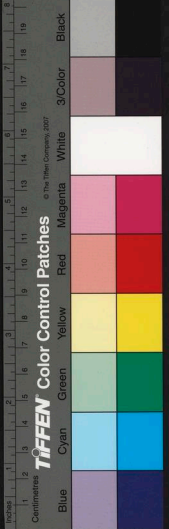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如記曰溫平蜀以李
勢女為妾郡主兒如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所之見李
在窓梳頭髮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

劉云何其頌也

○○

○○



聞正辭甚懷愧。至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泥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

中興書曰。希字弟彥。司空水長子。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于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謂友字惠彥。司空水弟。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諱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初。徒跣求進。關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備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劉云。自是短不能自因入而行。明其無他。

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

桓溫親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云。此直妒耳。何。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情也。

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劉云。語委世情。可以有省。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

下鞠。

範之母之外
孫也別見
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
物

○ ○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冲要瑯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必寧不同

穴毛詩曰穀則異室室以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墻中窟也

○ ○ 補謝太傅寒雪日內集奕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

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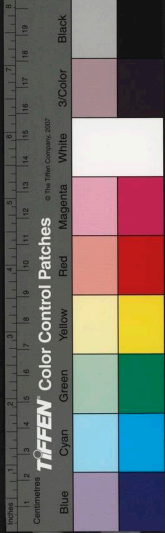
備防吾以請大道許遣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

姝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娶居會稽太守劉

劉云有女子風致愈于撒鹽

云此豈女兒符
左傳娶妹當
為婦
○ 補





書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禱。坐在帳中。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涓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骨。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解讀書。雖多。而無所能。可謂書痴矣。時人重其言。

劉云吾時足能亦云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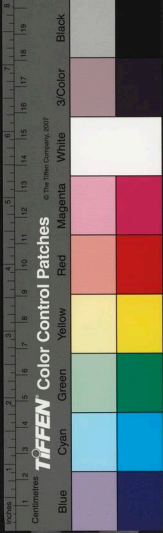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六。孤。答曰。髮白齒落。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於闔廬州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

日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纂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大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行重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內宮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咲樂

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羸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僂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

沈約末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直為皇后

○補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嶠

南史曰嶠字四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樾

梁書曰樾字

敬業東海刻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任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允

為清拔

李綽傳曰樾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樾字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

御此六于是閣筆

○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不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

綠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惟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不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恐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惻惻。為之

罷戲。處。齊因。活錄曰。改和公。上。肅宗第三女。降柳潭。

○補 宰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月載。載。載。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意。

擢拜中書。以貪險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義。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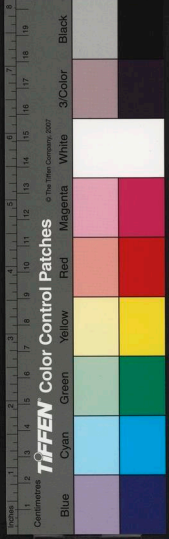
堅不從命。范摠。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緝相公之

女。若丞維之。經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幣。所

有奩。暇資業。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緝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緝卑體附之。故緝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甲體于女婿。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緝女也。夫范摠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補

中和間。時溥旣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

豫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鄆討之。戰屢捷。巢以敗也。其將尚讓。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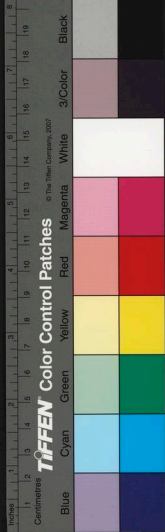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唐書曰。黃巢。曹州長爲亂。踰五嶺。祀湖州。江

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麩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冒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云。太祖姊卽魏國長公主。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筭。而天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卽此乎。



地動儀

術解

○補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張衡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何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發。驛至。求地。震龍。西。下。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尚書。

尚書

○補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燒桐以爨，篋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各焦尾琴。

○補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篋取為笛，奇聲獨絕。

○補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上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勸而不

怨，怨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公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趙曰：美哉，滂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

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統，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而不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可諫也。不

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怨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
 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不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尚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綽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處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迭聘于齊說晏
 平仲謂之曰子速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敢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綈帶子產獻
 納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
 遵壤以狗史解公曰公叔發公于衛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馬

○ ○ 補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

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

謹噓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

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
大雨傾注

曰舞哉其闕之也舞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濯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然之樂於幕上君又存殯而可以樂乎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賈說趨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必思自勉於難言難人代不亦奢也



時玉律數於此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黃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籥成。駸騎侍郎阮咸謂最所造。聲高高則悲。夫凶國之音。衰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或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時人為之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最性自於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最。今尺短四分。方眼。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王粲尺。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仍作尺。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刻至新言和勞而烟氣亦異

真脚

馬游 錢游 左海

○○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問杜預。卿有何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

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其相塚書。

青烏子

曰莽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 ○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

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異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 ○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 ○ 補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 ○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回颿槌





鬲縣從事言到臍。髻郵言在鬲上住。

○○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疾。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劉三診之必違
於方又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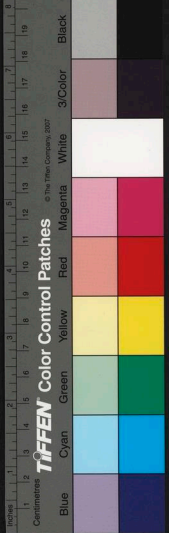
○○補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歛。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官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大業拾遺

詔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官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述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為之邪。曰。道逢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
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官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
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於之經月火不滅。

○○補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派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

樂纂曰趙耶利大水人以琴遊見
垂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欲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
連名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

李龜年

揚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
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墮一代之名
唐書曰惠又太子範曆宗第四子
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聲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州薛滿

○○補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上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官聲也

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
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為來
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
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江南水味

七 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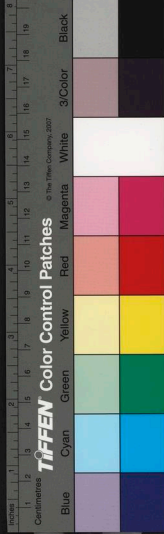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江南水味

七 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甌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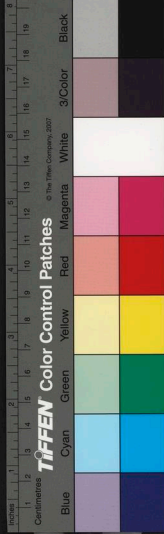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補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

一弄三年曲成出呈焉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

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枚奩戲傳玄彈棊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

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者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畧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棊也

陸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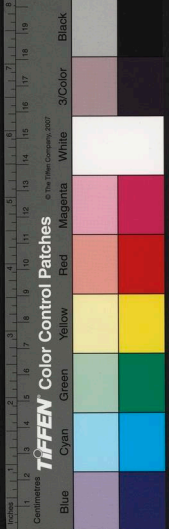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

扶持之樓即殞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云如此駁者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戒子學書

簿曰陸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

善屬辭以光祿大夫率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

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誕先釘

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

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

孫絕此措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賜會

善言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苦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劔閣要鄧艾章表

皆約美言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

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慚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是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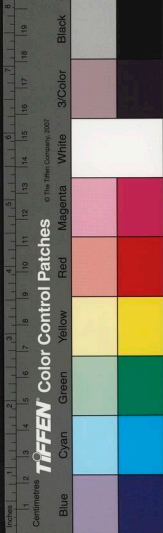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

女妻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

馬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六



補黑十言不矣之一

日。日。一。

望隱子談

○補

志曰堯作圍碁以敘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

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如

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

後可以獨步時人云。

○補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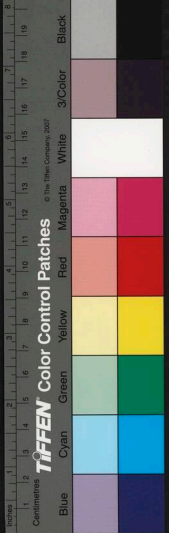
○補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宋景玄唐翰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

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此帖社院補卷之十一



掛黑... 卷之十一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

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

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

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

朝山水第一

○○補

生煙霧

寵禮

○○補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

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和明並知名顯達補為涼州三州時有以貨得

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

門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玉節信在門度

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

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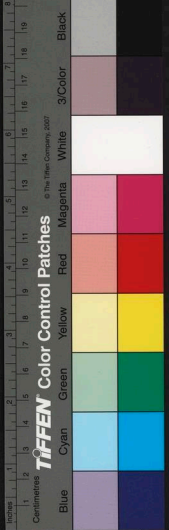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

世務游官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

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各潛

論夫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此帖世號補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卷之六

甚難持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尚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
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干茲迄今情偽萬方
佞諂自熾剛克消凶飢瘵結駟正色徒行嫗嫗
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徒隔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上
幽蔽原斯曠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謂掩其
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所惡則沈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
險而靡緣尤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安危
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德積
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偷孰知辨其蚩妍故法
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富饒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

而非凶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
靡倚門邊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牟陟謝承後漢書曰牟
此是命矣夫造河南尹陟陟遷河南尹計日
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自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趨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世說新語卷之六

七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更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
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
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
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歿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
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歿和復
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畔晝夜不
止泣盡繼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荆父湯
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
空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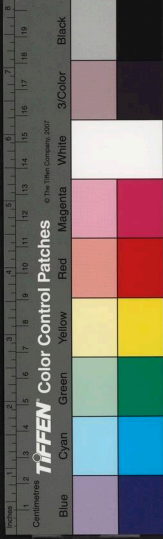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遵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殿中軍來乃取
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



林黑牛言不參
卿向不去使我
戒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中興書曰伏滔字玄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還下車呼其兒

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語之曰百人高會

兄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補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人萬著白綸巾鵠整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補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時泰山胡母

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彥國與瑯琊王澄止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

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頽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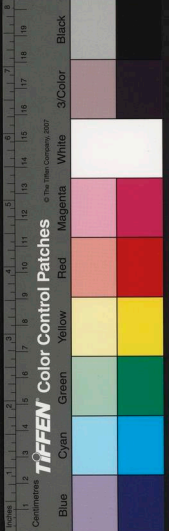
軍右司馬父藩司空遂解音樂善談論弱冠。玄祖勗尚書令

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河東裴遐共

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李云十分像
王云何器小乃
陶家虎所以耻
為仙也



長偃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云竟不見護軍

○ ○

劉云此鐵悉曲
折可尚
王云舊散文學

張馮舉孝廉出都頗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矚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

長良劉曰卿且去正當反即去旨無虧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

率為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補

劉云管子自任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

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補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温臨

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

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上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眈移且辰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

人祖喂下邳太守父循回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補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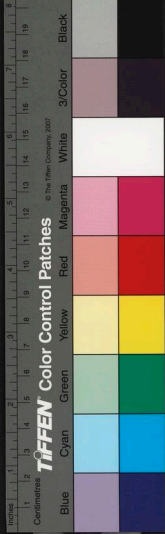
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

○補

王僕射儉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官至鎮西將軍





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曰昔袁公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

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補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

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

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

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木將為爭庶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悅與惔遺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補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晉安王王深躬倚伏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

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

重天子

為兼天子魏時人名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十一

山字相

華陽隱居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

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
宮各金壇觀揚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
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
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
厦難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
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
卽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
成而若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
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
書焚香拜受二宮及後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
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
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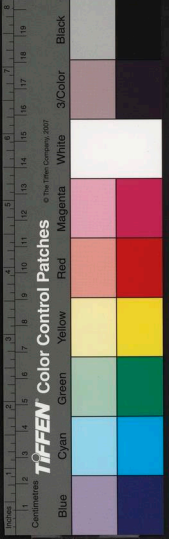
謂中韓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計
謀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
周也主上恭儉勤勞國寶荒淫驕後二也國
之安危存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友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太彼無德而小
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
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奪此而失彼四也唐卷
之勢事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
在不疑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尉封隋公
至堅進爵為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
王明年稱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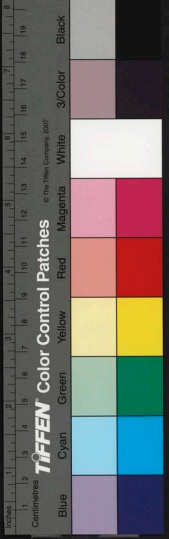
七寶莊嚴公

○補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伐祖夔

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
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慎致傷晚多心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

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大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

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綱。字文明。少有奇志。好

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綱以文

學進。咸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

守道敦篤。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補

令狐絢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

之懷。仄席野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初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

甯直。忽有中使召至。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時庶。支否。廉察

郡守。字人求。莫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觀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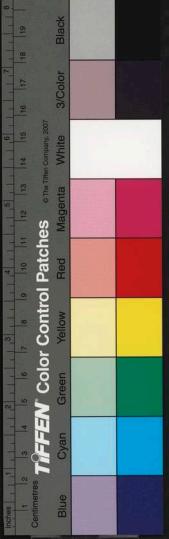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對酒。賜之。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斥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金蓮院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廿四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利器今

日擬卿詞學臨軒竝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

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補錢文僖守西都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

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俟異之咸平中獻

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

該博及其家聚書伴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

以平章事判許謝希深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

州卒盜文符希深字希深太子賓客瀋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不充秘閣校理實元初知

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歐陽永叔東都事

之子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楊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希常目之曰如歐陽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

手聽分攝會尹師曾王幾道至是棘秋清日陰

淡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如有朋簪

與以行薪萃未甚則茲躡以進抵峻極上院跡

卦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踈望謂非掉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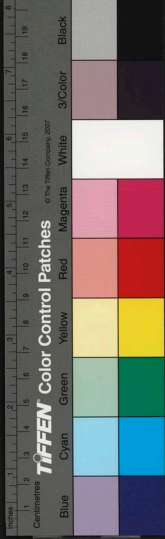
又素韓文公所謂石室諸盡東峰頂夕宿頂上

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頓

陽縱望太室觀山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披黑世說補卷之十一

輟。一匹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

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

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輝清波雜志曰。思公既遊漢東。王

文康公暉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

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

下者。眾不敢對。水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

不在。打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

動四座。

任誕上

○ ○ 補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酒臺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

以不容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

凌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

責。不荷戈執艾。為海內率先。而於是有自名。未合

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

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

騎驢到廳

○○○補



○○○
劉伶嘗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

酒肉婦固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公注曰醒酒病日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每

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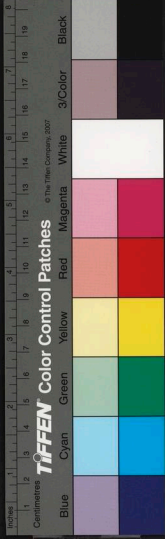
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

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有若無人

籍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

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真外以護內有違意也有弘防也

王不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掛照書言補卷之十六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美色未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補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挿腰竹林七賢論曰我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盛長竿挂犢鼻褌

相照於詩不夕之一

○ ○ ○ 旣輝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

容心願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

以為達也後成兄子簡雍以曠達自居父喪行

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

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是時竹林諸賢

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適元康中遂至放蕩越

禮樂廣議之曰名教中有樂地何至於此樂

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者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也竹林七賢論曰或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曰

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

也故乎字遙集

○ ○ ○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乎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着白接離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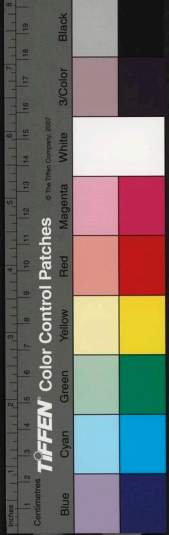
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

池邊有高隈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長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

北

北帖世苑補卷之十一



云未聞姓阮

○ ○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

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

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攻剽逖輒擁護

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千古談者總一母生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漢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

至司徒從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事申郎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辦作表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表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來求改于表耽耽在艱中便

云大快我心作采卿但大喚即腕其表共出門

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表形勢呼

斂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 ○ 補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 ○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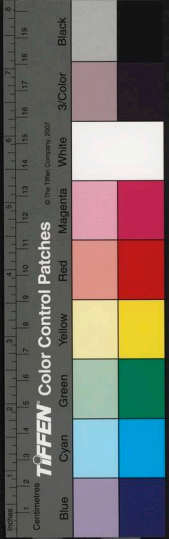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爇之。火令破中。臥。令還。夫怒。將加罪。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帝令奇而釋之。後舉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 補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二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劉道真井陘語

柳黑世說補卷之十六

○○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
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
半餘半廼還之後為吏部郎嫗見為小令史道
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
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暘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

○ 補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
胡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
與之

江東步兵

○○

王云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取名客耳渠亦即能事忘本謂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五

忘名乃令此宜
其曠達

世時人貴

○ ○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

典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倒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原長史卒。

○ ○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

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

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吉，家追問，知

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娶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率，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

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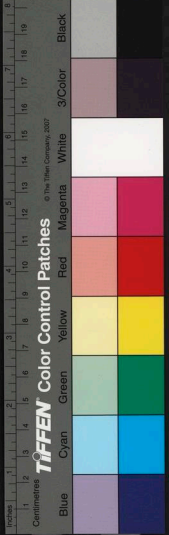
○ ○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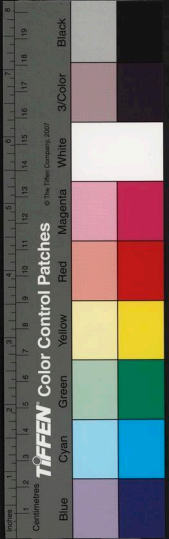
晉紀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請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三云此故有數

糟肉久

上云送先須
六世前謝顯





何乃以色屬達

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顯官。詔持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千里一曲。

○ ○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辭讓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鶴。鶴。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尚類之。

○ 補謝鎮西着紫羅襪。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 ○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備明。之目。而不拘細行。

○ ○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色立朝。百寮嚴懼。貴遊子弟。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訶擊。温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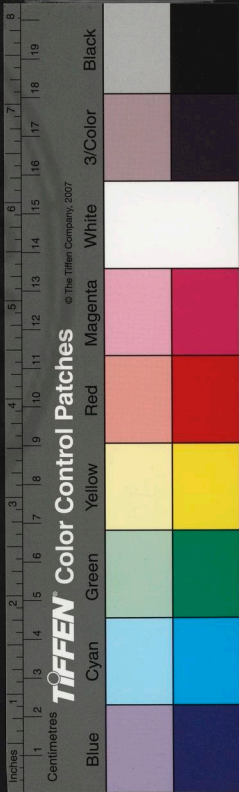
○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顯

劉云太真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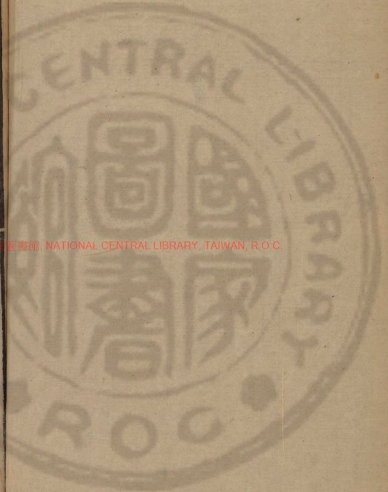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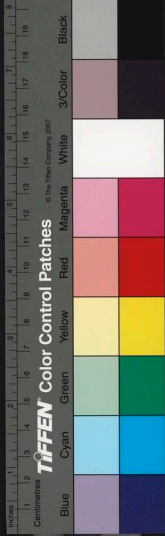
李 贄 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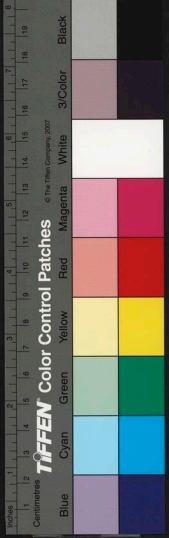
張文柱 校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36451 v9





任誕下

○ ○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
任性放達。棄官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
今。巖穴無結構。立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
耀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劉云留蓬間。

○ ○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王子野善吹笛。而

王云佳境乃在
未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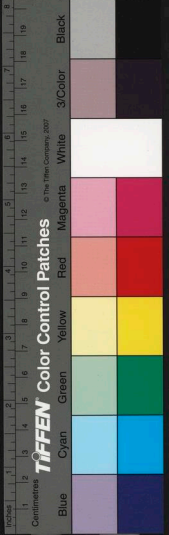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適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
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
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

○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
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
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



掛黑世諺補卷之十七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惡
斥此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治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具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何人徇往乞

飲食雖復營署爐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赧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太屑之始任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

之友答曰民性敏道嗜味非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竹郡民始怖終斷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

於益

張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慶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至中書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王此註即是
挽詞聖補洽
乃爾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孰樂喪者。和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謳。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賓杜預曰。虞賓送葬歌。示必歿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因陋者所能詳。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習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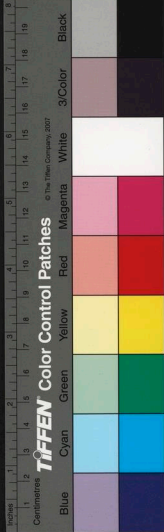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歿。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嘍。以太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歿。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奮。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諭三吳。廞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歿。恭罷兵。冷廞反喪。腿廞大怒。即日據吳都。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廢廢敗不知所在。

○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補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補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奐明帝時權為中書侍郎。

○補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不肖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補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表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補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

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效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

光祿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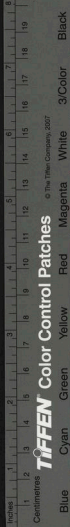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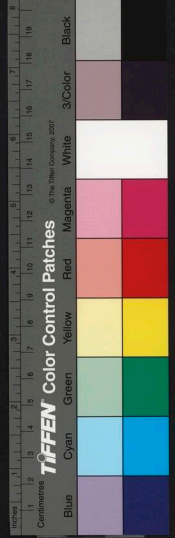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此

王云酒人文不多見此書便堪

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莫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友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營酒酒水也可以濟舟切
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于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于日而不飲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
惟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及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前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
曹眼不識孟鑑吾不離瓢酌汝寧與何同月

〇〇補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也攻音其醒可及其醉
不叩及也後主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悸次
齊神武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
尊主匡國功濟天下至備九錫殊欲用李元忠
禮謚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謚神武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以物務干端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
不關心園庭羅鍾果菜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
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
酒復求為太常卿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中書
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齊書曰：搔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

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天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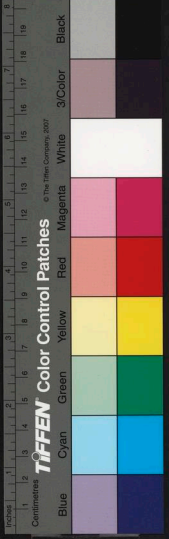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冥諸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貴何時？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清風神散，明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效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警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
曰舒雅宣城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
於熙載一見如嚙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狝雜侍婢入
未念酸以為吟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
詞道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
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任江南致位通
顯不防閑婢妾有甚膏徐之才之風侍兒
往往私容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
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補

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召豪吏接引繡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文苑

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郎主
簿系惟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者
作佐郎出為整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
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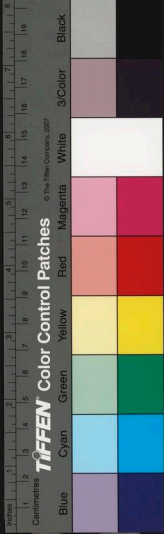
○補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
字明仲睢州人持

節數郡政績詩著雅善散譜尤妙長
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補

齋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為吟睡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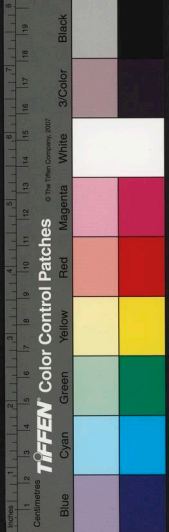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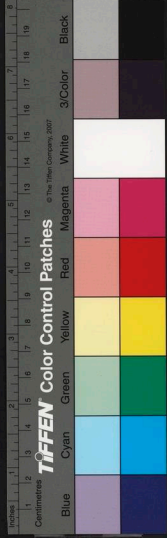
簡傲

○○補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十月朝黃祖在鯨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鯨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臠魚衡年少仕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

椽杖。坐大營門。以杖筆地。大罵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荆州。上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其草草奏。並極與小。恐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臠。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遂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黍臚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弄戲。爾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俛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槽。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炊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殺之。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樓滄流涕曰：此存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夫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公父。作報錫公。奈何不殺。

○○補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初販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漢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云治用公榮

詩
王云即以公榮

有二十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二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咸年十五。隨父渾在郡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或室久之。乃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眼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才黑...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 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

排康揚榘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放戲乃身自鍛家雖貧

有人說鍛者康不笑直唯觀舊以雞酒往與共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泰秋曰鍾會爲大將軍見

弟所醜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也

乘肥衣輕實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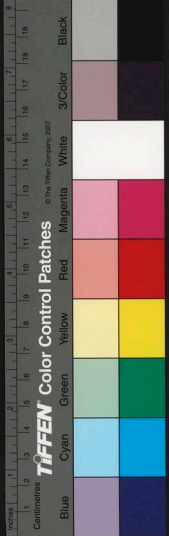
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諧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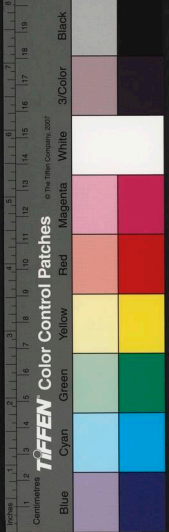
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真說文曰。鳳神也。從鳥凡聲。

○ ○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貧。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不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歛衿。簡容。時嘆。皆得其所。

○ ○ 補 王子猷為桓冲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冲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 ○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遇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劉云此論之何足以厚



劉云故作爾三字檢得情態何必爾按舊本阿編故作爾劉云然也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孺不作爾王恬小字孺虞

○ ○ 補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也晉安帝紀曰敬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敬騎常侍父廡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敬歷位內外簡退者稱歷黃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門侍郎驃騎咨議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敬即湘州江夷之難夷字茂遠湘州史刺

○ ○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冲引微

劉云亦似小說書於子王云子猷職行然民流足為後世已實語亦自佳

之為參軍逢前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厩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也又問馬比來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

路問於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成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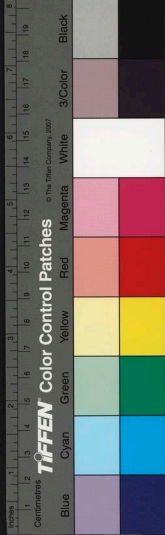
王子猷作桓亮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補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補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

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

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謝諛不妄交接門無裸賔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諛祖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肅尚書令諱什至右光祿大夫

○補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餽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鐵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

○補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補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遜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號騎將軍

○補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張吏部南史曰張績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秉子也看日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絕有書萬卷書衣披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天監中為建文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

時所鄙為

○補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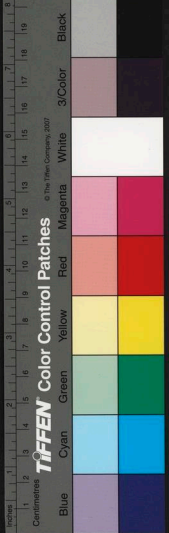
○補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筆濁酒奉迎

○補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補壁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謂沛公方

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遽見之。

○補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視。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瞻方謂裴曰。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冒譖驚衆。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

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

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也。竄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也。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不悅。忿懼而歎。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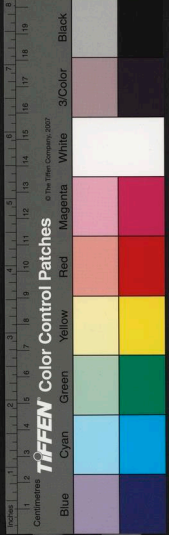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

徒諮議參軍。子絳。釋弟。遂。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瘋。考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季雲入瀟瀟可笑子羽冠遊雲間元明倒屣縮
志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毋令重誤

補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
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可馬子如號
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司馬
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徙
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閨穴

不意今日披蓑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閨穴以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中擁被對壺獨酌庭室燕曠使婢卷兩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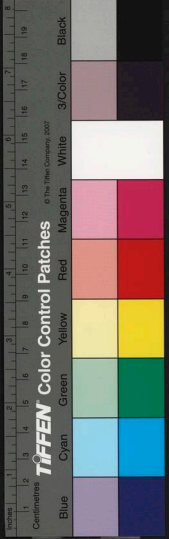
○○○補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太子賓客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進封郡公

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與稍遷侍中月陽尹南
史曰約物洽聞當世取則謝交輝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歿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
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而各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歿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來

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歿又謂人曰

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衡官吾之書

迹谷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補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換其父神道碑

南唐書與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

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

皆彌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

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懷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

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

臺雲附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補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和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喬

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念朝堂貶乾

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

世粹以傲恣流竄海島車道仕地峽形仙去

○補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無州南豐人

生而警敏十能文及旭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
策刻爲金石錄五百卷
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傅毅杜矩展隆稱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奏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神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竅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語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誇幻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王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體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之臣固被學最舊及

思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云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〇〇〇補

米元章守漣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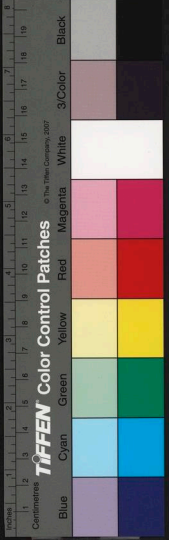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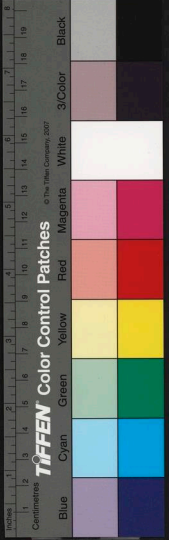
歷漣水軍使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畫禮部員外郎

爲文奇險不剽襲前人持妙翰墨沉着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各一家尤工臨移





才無... 書不... 卷之十一

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中。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頽頹。不能與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

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揚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

為禮部員外郎。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希和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頭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夾。

排調上

〇〇補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友雖聞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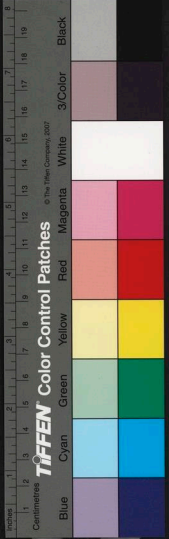
宴處威嚴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編。誦者

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

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嘗舉曹公為北



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
適可作尉耳

○○

五六格發瑞珠
朱有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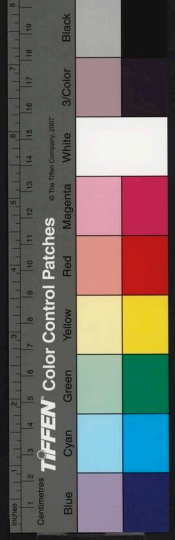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鄉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瑤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峻嶷辯論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恪
生王真不虛也任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補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學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學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學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補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季直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詩文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閬縛送孫權蜀志曰益州郡太守者率雍閬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
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閬遂起不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孤壺外雖澤而內實親不足彼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武侯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七



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

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

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炮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

誠歎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宏拔張陰化不盡

和合二國令言次從權請喬喬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木之知故許之遣喬喬臨發乃引見問喬

曰蜀卓氏寡文以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喬曰愚以為卓氏寡文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

日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致止買臣母歌唱道中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水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餘矣女苦日夕待我富貴報汝功妻志

怒口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夫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自經矣

會邑子嚴助責幸薦拜中大夫父之拜會稽太

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綈夜行今子何

如買臣乘傳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

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

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

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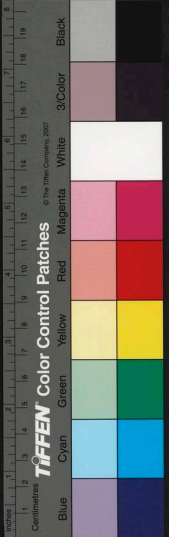
臣。上汝一。梧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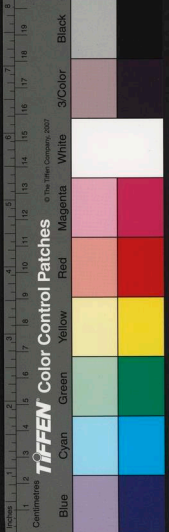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傖鬼。

比點世克浦卷之十七





○ ○ ○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

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

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冷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問。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好媒。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

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 ○ ○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劉云伯仁空洞見

劉云二謝皆有理為伯仁難

吳語細唾故不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

叙其摻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雙人。寶母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職中。經十年而母喪。聞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摻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云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也。結世元甫卷之十七 三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

河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尙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水薨留長子方之于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允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

直云聖長衣談清言竟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薛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校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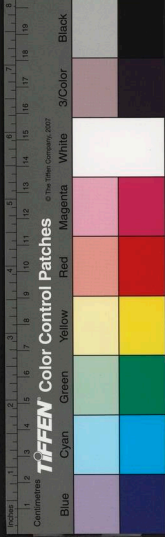
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

阿翫高松小字也中興書曰松字茂琰廣陵人父暉光祿大夫松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待中以公亦往相祖先我多少飲酒因何如醉
累免官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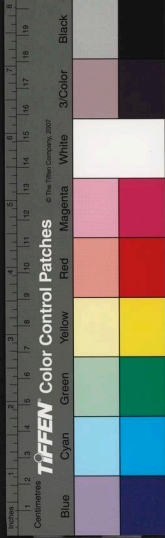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待中。以公亦往相祖。先時多飲酒。因倚如醉。
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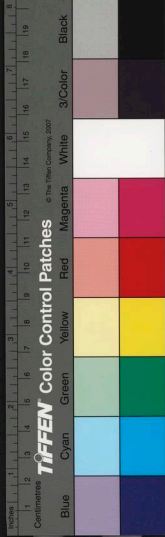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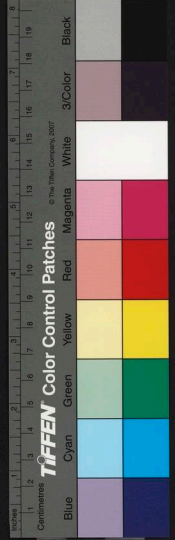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去黑世說補卷之十一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買山而隱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女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文

○○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謝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任晉至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書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任至侍中

輿無官商或廷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謔

譁少智諳或口如合膠飴或頭如巾壅杵文士

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合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

世說補卷之十一

頭責文

英博而有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諱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固時好脛有太原溫長仁騫穎川荀景伯寓范

南鄭思端謝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充志自若終不哀墮為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為之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子植髮膏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摘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遊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竦視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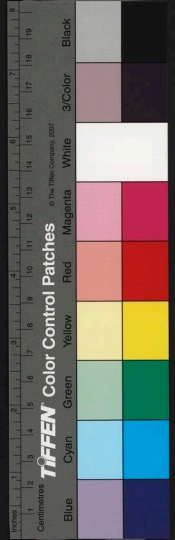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劍以當笄恰以代鬪旨味弗嘗食粟茹

菜隈雅園間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夫黑甘言有矣之十一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螻蟻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颯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與無官。商或庇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語或吐如含膠。銜或頭如巾蓋。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天賦資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監中之能。深穿之虎。石間。飢蟹。寶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奉局剪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作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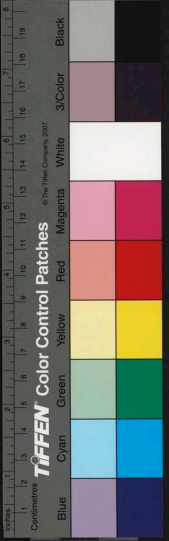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三五機鋒一刊
不可忽然定

北帖世兒補卷之十八

四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

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

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

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

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

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

監君諱也故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及應機

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上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也。○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

山今氣蓋世時不利今雖不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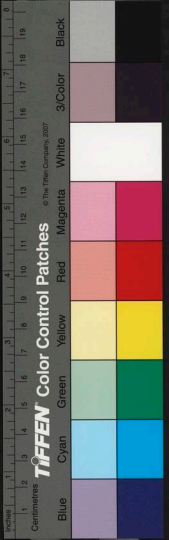
○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

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

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補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問鑿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

中卽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

令廢帝爲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爲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也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

桓嗣小字中興書口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子仕至丹陽尹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屑齒相

○ ○ ○

七 姑世元補卷之十八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 ○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二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 ○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必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講曰韻字長齊會稽人祖

簡處士父說天鴻臚卿韻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身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恒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見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承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 ○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汝有佳兒

劉云一請勿位乃可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登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桓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矜高，什物不容于世，後眾譏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

王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大木不及真長，不滅子敬。

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齋。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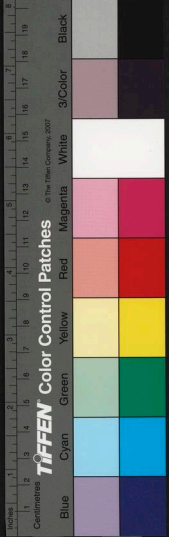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管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劉云：謝婚至矣。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喬梓

本黑十言不允之一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
有木焉名喬一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卑而
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
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殊無
成王有罪周公則鉅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
忤色桓語使伯鸞曰伯鸞官百官名曰使鸞字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

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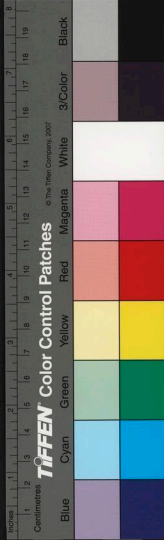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
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漸至佳境

○○○

○○○

北點世克補卷之十八



○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祖曰天甚晴

○ 財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

○ 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 桓玄素輕桓岷岷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屢使部

○ 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

○ 啾鄙岷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啾天曰德之休明肅慎

○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

○ 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歾楛矢貫之

○ 石罅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

○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 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

○ 求之故肅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

○ 也任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 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阮韜南史曰阮

○ 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兖州別駕

○ 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韜不與

○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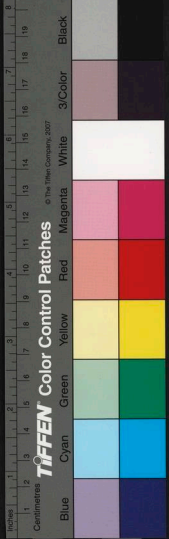
○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一



日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補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日我乃生瑗謂瑗不慧也瑗那得不生靈運鍾榮詩品

日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容兒

○○補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疾邑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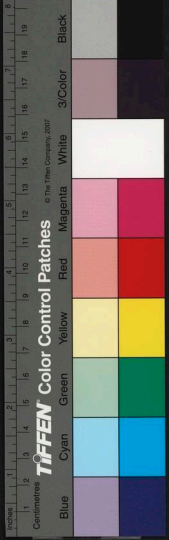
在生巴可知來緣愴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絃生琴庶同夏疾色寄言牛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歎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歎乃耳設令賜以性命入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在曄謂獄將曰惜哉雍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補王儉與王敬則商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英明帝以爲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儼同拜三公書不過作尚書督令史爾那得今日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世祖世祖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詐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補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字德願為秦郡太守性祖率為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世祖所狎儻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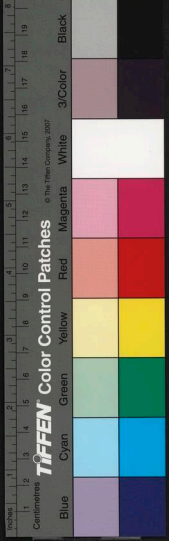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兩日自哭泣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補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肅宋明帝敕二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肅曰君處臣以禮還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補朱丹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丹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才黑... 不... 一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唐人

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

妻馬异編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

尤悉晉代故事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

○補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

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

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

陸機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榮陽人

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參盧駐轡望之

比彼何人斯森然而與

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侯白好俳諧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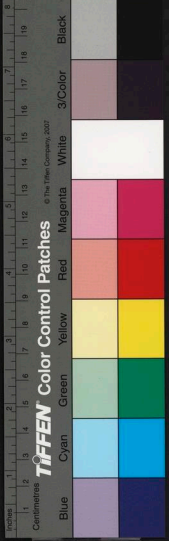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

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

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北點世克補卷之十八

十一



○補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二柳孤揚

○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後梁書曰宗如周有蕭答曰蕭

宗如周面狹長梁封岳陽郡王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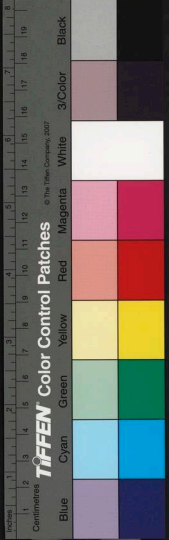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

○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妙而已



○○補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
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補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狂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皮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放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參掾吏謂丞相

前後失問或以讓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謀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巳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途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逆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鄴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說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畧曰鄴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王汾東都事畧曰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禹偁曾孫

○○補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八

世宗補免之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

上欣然而咲未聞雄名漢書楊雄傳曰雄只有艾氣艾

○補

王介甫為相六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釋史介甫議開

梁山樂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

芥蒂人無賢愚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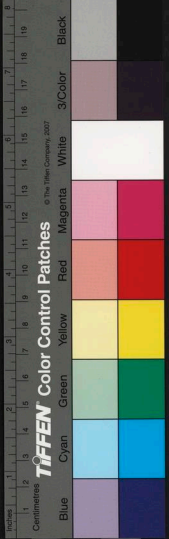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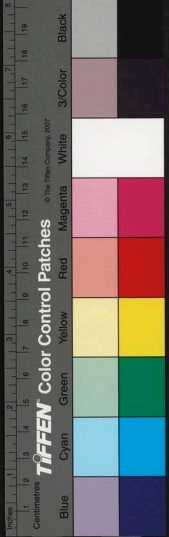
問曰世博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

○○補

世宗補免之

十七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即武人

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黷貨聞終

徽猷閣直學士。

○補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誅其流落且言舉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西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革又屢告諸執

政目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癡顛帖。

○補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蓋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

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

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為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字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

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後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

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未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

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

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才黑十言和分之二
輕詆上

○補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

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

達。河內溫人。十二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

空掾。屬除成臯令。後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太

州刺史。政

化大行。

○補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盞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答曰。文若可借面。平喪稚長。可使監厨講客。其

意以苟。但有貌趙德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

為盞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汗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澄也。

○補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也。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使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鬣皮膚若膝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勾踐王以四珪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孫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王云此言得其深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王云偶然語亦難之謂無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齊使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

日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

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大此為

金火相燥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述

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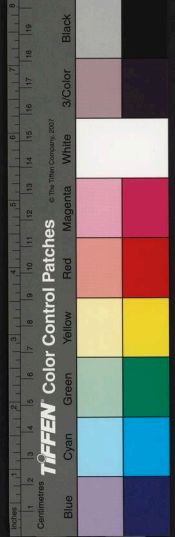
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馬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規

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獨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妒記曰丞相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待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安置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此帖世兌甫卷之十八



抄黑十言初身之一

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
曹氏聞驚愕大志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遠命駕飛轡出闕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
耿御者打牛狼狠奔馳券得先至蔡司徒聞而
笑之乃故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水錫公知
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更蔡曰吾昔與
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虎犢還其所如虎狔王鈞之小字也王氏譜曰

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
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
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
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補

○補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
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
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
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

劉真長歎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亾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何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劉云言若黃如

劉云邦國之嘆
何以得生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入王故事曰。夷甫雖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即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表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犉。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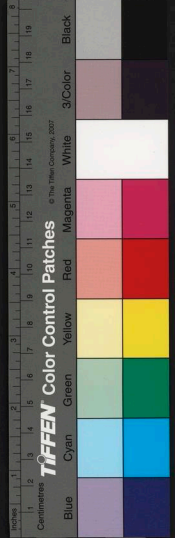
○表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表伏

表甚耻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劉云又有謂真長知此者為人自難王云此語亦有情
劉云却又效表伏之家





杜黑十言不夕二一八

儻遇風雲為我龍。擣。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

不娶妻而不必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昔蒲根

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

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笙渴飲寒泉飢食菅蒲所收何物

殆非真積儻逢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風雲為我能擣。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止。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

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

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和

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

劉云是與公果不為其長所許也。王云此却輸意。長一差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劉云似謂玄度無恙國事耳。來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劉云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虺尾弔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

蔡伯喈賭竦笛。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笛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蒼老云。

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

之館。以竹為椽。邕仰明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也。王右軍

聞大嗔曰。三祖壽臺。樂器虺瓦。延。凡。孫家

見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臚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帽也。裴子曰。林公云。鄭康成。自爲高足。兒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繡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注東爲豺狼之場矣。繡賦遂初陳。不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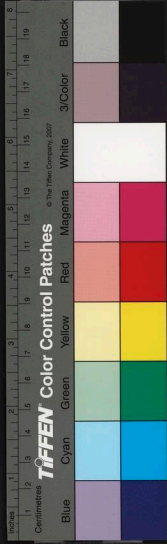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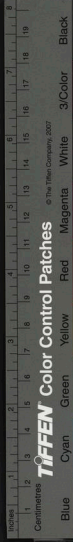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才士不遜。區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劉云與公到處爲人所擯。





抄黑世言不身云十八

二四

○庾道李詫謝公曰裴郎也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偶逸支遁傳

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

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

方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偶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晉書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書東晉書譚漢魏以來

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晉書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公

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玉乃云君遂復作裴郎裴郎自是裴

成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

其歸資答曰領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

非時為帶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荒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

其毛與崇虛價於百金上

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此語世說補卷之十一

三五



披黑十言不夕之一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娶適庾蘇次女

殷故殷故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湖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恣食不舊語林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

王下善惡之辭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十一

食之也。

糖市人跡翼于

王與巖爵懽望蔡靈靈咬夫觀袖成之字與並

事不可對兩幅坐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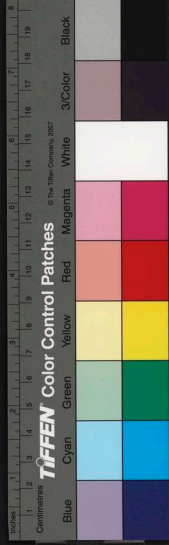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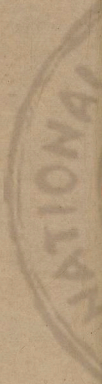
王中領舉指支支為支暗頓啼重黜日昧王秋

為辨支類 蘇附中外類

異人宏大樹而疑疑為按美根殊宏根母妻來

共請子猶直與顯身父回請太軒云亦斯莫不

王正善學之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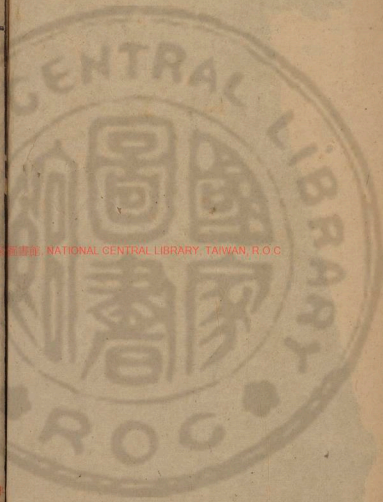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452 v.10



輕詆下

○補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

曰孟顛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顛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顛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勅布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積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顛顛深

恨此言

○補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賦曰惠休經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

○補謝宣映南史曰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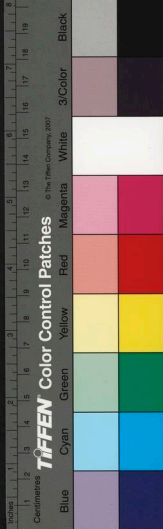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勳晉歷陽太守父翼鄆郡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深



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儉諡詩沈
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

○補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勰敬兒少便弓馬有膽

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
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樹讓咨對空中俯
仰委侍

敬兒呼為裕彥回時咸推裕彥回風度詳雅
敬則以敬兒武臣龔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末與壽寂

○補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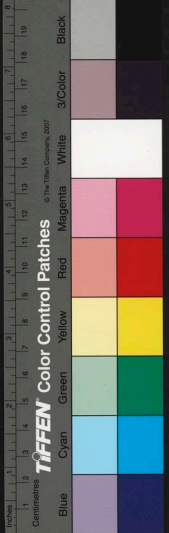
好文學性剛疎建元中為正員一日遇褚淵
郎後為臨川王驛騎從事中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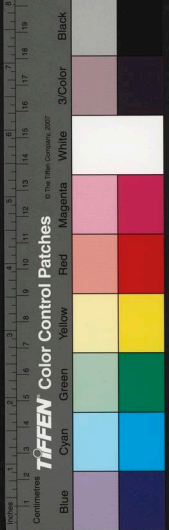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昨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

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
淵率百官奉璽

○補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任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叩頭保之永明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
中累遷尚書僕射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補 徐常侍

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俾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於楚岫草甫窺於越人。

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適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郢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袁於濟陰宛句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敏初為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是大才士年二十二拜東補御史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守傳導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穎廷之辭靈運梁有沈約在助我

○補 江從簡。南史曰：華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為吏部尚書凌於學術通賄賂從簡作林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

○補 梁書曰：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末企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補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補 是光祿華子

○補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補 梁書曰：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末企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補 是光祿華子

○補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補 梁書曰：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末企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補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採荷詞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詞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畫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補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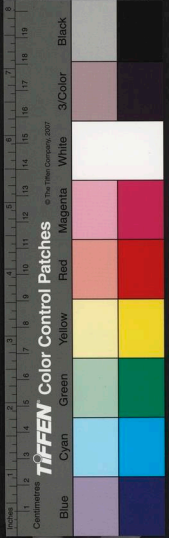
祖籍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才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兗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日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謫流死嵩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職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第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

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守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省唐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越趨進俊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開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調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祁書書曰甫秉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杜少陵詩不免之一九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惠日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

○補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劾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龍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銳意鑽研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語李程

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儀儉物議輕之

然性放蕩不修儀儉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是過人者

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補杜少陵

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于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王介甫改為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令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補郭昱

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伺普望塵目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

累官中書令

補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任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司馬

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君實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主而有

人聲為言迹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由乎

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編左右自然之

位也衡表曲直轉重交析反缺獨久自然之

也發歛呼吸抑揚谷歛虛實清濁自然之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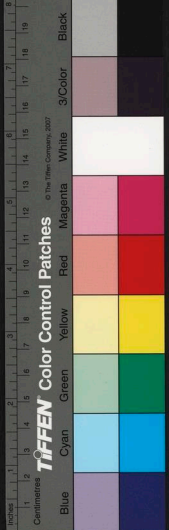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

假誦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二字不宜輕用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還追。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標小字阿瞞。少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海。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 ○ ○ ○

劉云。非也。無功之。何愁有功。

魏武嘗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標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之。標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標題其主者。皆以徇。已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甚不必。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守其其不必

○
○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
○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着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詩迹始攜武自斯以前不聞警蹕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
○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

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已寶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

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規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匪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死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
○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批點世說新卷之十九

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奸利為敦鑑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廷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

義之與死談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湘女中取瑯琊王謝

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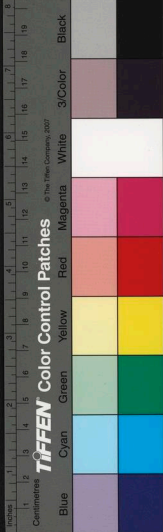
興二年嶠為劉現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王云觀此明知
後人添計

北帖世說新卷之十九

十一





掛聖世以不克之一九

兵死聰

嗣業

○○

劉云貞者如此
強口者世說難
謂然種種備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行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荆江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野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歸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濫此
境故來迎之畢竟去日

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罍彌
甚積日漸歎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太史克甫卷之十一

十一



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讎。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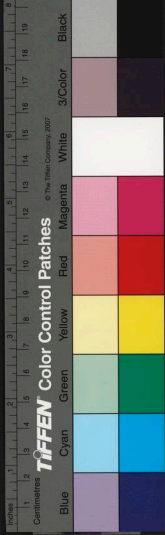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日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京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洞。

馨陽浮。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止。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發證如大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餓。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劉云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復信。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記之。王云曰。語見。清談。義亦。是。



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囂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智

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

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宗則天改為元之陝州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之

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割制不滯年與張說同為宰輔

七十二卒為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為宰輔

各懷疑阻張衡之李濟松憲禪錄曰姚崇為相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躓心之疾非

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

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

構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竊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

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責為相豈無鑒

急有用人而斬於一婢安邪說前其言以待兒

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有一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外欲將共公不

知危之趨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

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

林朝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

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

主邸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贊明旦公主

入謁具為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

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彙隙甚深然其

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鑿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日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
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毒之功全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燒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于
彘光祿少卿犬

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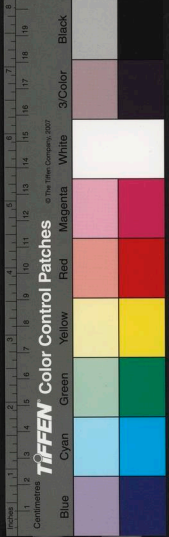
○○補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榷懶善倡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駙加褒擢參
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顯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意與館客謀進青魚





批點世說新卷之十九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志曰西湖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益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志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嘆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

補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

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

蜀志曰裕甚精相術無舉鏡視面

○

諸葛宏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宏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宏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荆州記曰

劉云此怒亦何河火

峽長七百里兩峭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後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六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蓋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令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開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由桑焚其舟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樞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還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

將去續晉書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王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娥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誰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舉而已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入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枕頭之役溫既懷耻念且憚遐因

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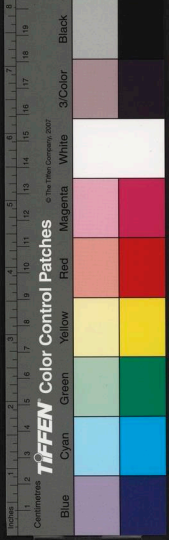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絳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而

質甑荷簷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劉孟真

七占世克甫卷二十一





披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謂
必爲美士勸吟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辟不就東夏
以爲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

鎮軍長史自以其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

鯁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

自失後果

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

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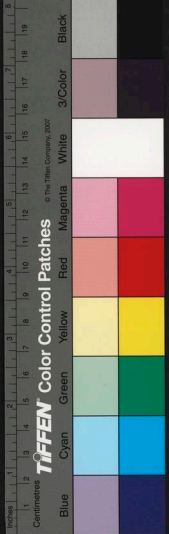
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

日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

人疑其宿構任齊爲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

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謀謀毘佐沈約之徒皆引

○補



掛黑世談補卷之十九

書注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曰嶼好學寄人庶下自課讀書常熾薪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屬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附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深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叅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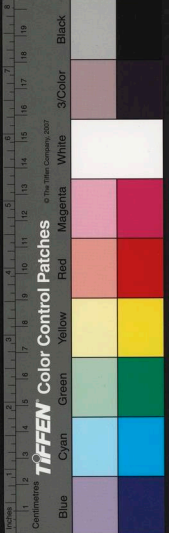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元再反峻並為申析會召辛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齊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慚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九



世說補卷之十九
茂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補令狐絢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

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絢甚怒秦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呵終

身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賢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爾孫與李爾隱

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其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詐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蠲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頃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上云晦默有道

世說補卷之十九

世說補卷之十九



是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遂因邇有險易
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遽緩季札之徒若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奇河東安邑人祖劭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節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 ○ 範也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日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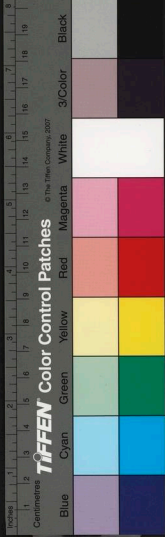
○補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竄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竄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世說補卷之十九



補

劉威碩在蜀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

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原憲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讐牖語人原憲以讐為戶牖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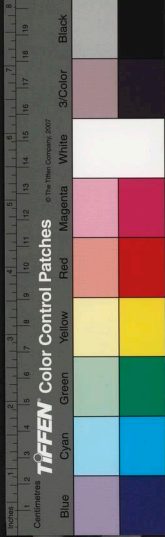
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徒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徒帝甚

王云不問者人
完一事尤奇世
說不載豈謂更
連情突邪



抑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譌一

○○

王君夫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檄酒中必殺人愷為嚮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可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劉云以此為快是略無懂吝意也要后君夫殺之

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饜

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寧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不暇輸輒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寧戚所飲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寧戚經曰捶頭欲得高角體欲得緊大賺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

○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菘菘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菴菴是搗韭根
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首詣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銜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
齊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
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
年世祖卽位累遷左將軍侍進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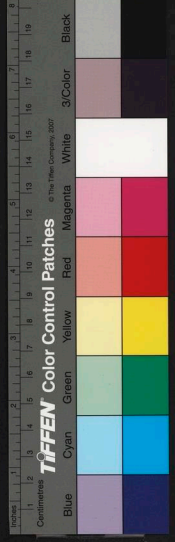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
致梁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
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 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
忻泰山梁父人父

社任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
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跌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補

侃卽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不謂歟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艦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塹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燬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漸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初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冀對

師國公為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遭疾卒於號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木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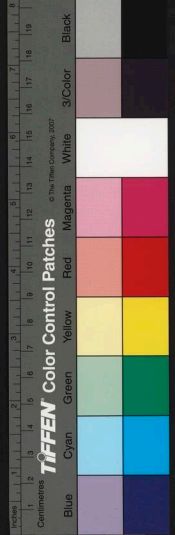
○補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獨儻有氣義章皇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卽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五



其達也。楊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以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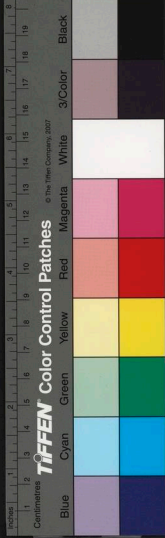
時苗 魏略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謂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牆下。旦夕射

○補

之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巳。爽謀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 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賜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怠。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免。門徒常數百人。



掛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容。
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
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
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口中齧破。卽吐
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

期述父也。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也。
恬司州言氣少。有搭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王氏潘胡之螭是恬從祖兄也。螭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劉云此識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憫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邊末封胡謝韶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子義典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遇末封謂則遇謂玄末謂韶則玄末謂韶也淵一作胡謂淵遇謂玄末謂韶也

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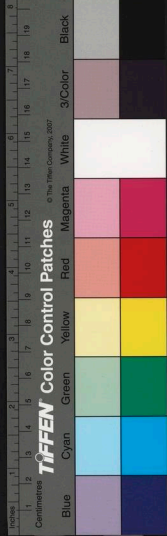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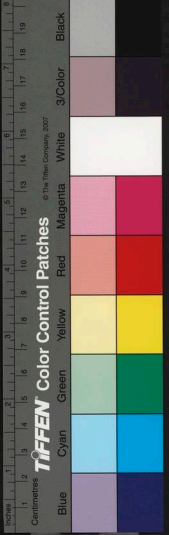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補

謝弘微至性與博與人未嘗有悟末年嘗與友





世說補卷之十九

○補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南史曰王彥深父楷人才

凡劣故蘊不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

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

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輝騰煥若電發

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

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泰

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于將使作為鐵劍

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二軍破敗於是王

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

我者

○補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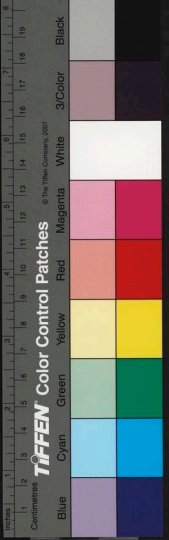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宋書曰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

步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九



○補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帷帳永明中為太子

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盟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

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延無祖饌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諱藹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

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七占世况補卷之十九

三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大夫。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滿於朝野矣。

○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携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縱
 得罪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曰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大夫人憂敢問所安毋
 曰兒母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
 司戶叅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天鎰壑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頌
 而名與嵩
 位等矣

宋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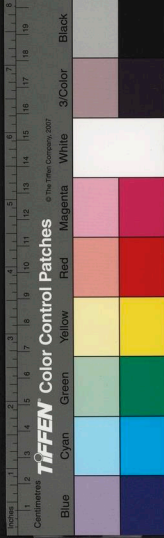
批釋

李贄

批點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北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諱陛下擇之帝乃顧益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陽左右節度益知為犯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命益請王孫鑄為李梅娘力
保益元帥則官當益為中書侍郎承風以死論益白
益亦與嵩
既害史田曰繼暴以王孫鑄為娘弟乘浪可
天益鑿空貴許自編汗王曾許李鼓林刊廣卷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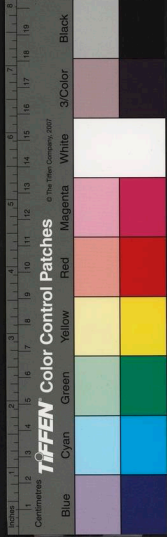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

沛郡人父中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愨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

子愨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愨字

子休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奸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劉云不女利益人太后所以不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禱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救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臆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表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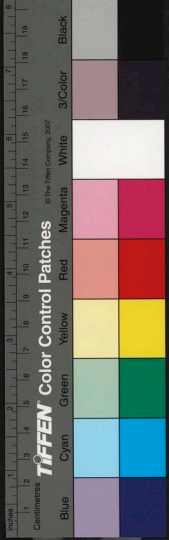
重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宜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此貼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批黑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平帝欲治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潤民玖誦此怨雲與志

致讓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聞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者衣冠引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瀾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室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族無遺弟華亭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
弟華亭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道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者是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也奕任蔣濟之流

劉云世將是
如此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由我而疾。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魏克讓

周顛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漸懼之色。若不除之。彼將未敬也。敦即然之。遂官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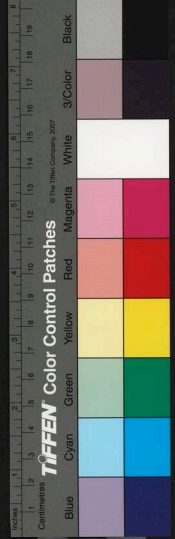
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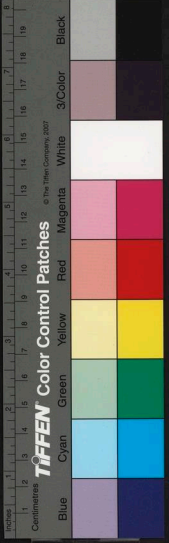
此帖世說補卷之二十

四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三千石不自足以踐死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三千石不自足以踐死





不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道。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云非註幾不爲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較慨然流涕曰。伯

仁總角時。與予東官相遇。一面披袷。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縶鎗之深。言何能盡。

○ ○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任至州士簿。兒旣是偏所愛重。

云云曠如此後何足道

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駢其年。釋種。誅夷。神刀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人云此理高但人處不可必

智者哉。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屈

別云此等較有廟仰大感史皇

王云曲盡奸雄
語態然自非常
人評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真萬載

邪積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
景所笑眾莫敢對

補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

代已遣道人竺僧德齋賣物遺相王寵幸曾講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
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補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

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

以賊貨下廷尉該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

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

故為不齎輸核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

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布必以

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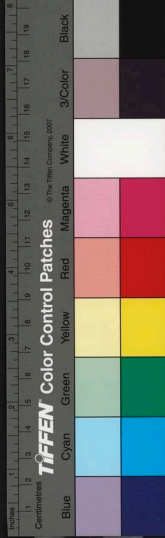
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

范攄雲溪友議曰

茶之功効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以都統籠時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祁隱逸傳曰。狝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

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救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幘衫。烏紗幘。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

爲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孥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風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

蓋之歎。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甌深

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領之。至半。陸遽

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士某自南零齋至。既

舟。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

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紙漏

補陳壽將爲國志

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取議。坐是沉

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

不至取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文士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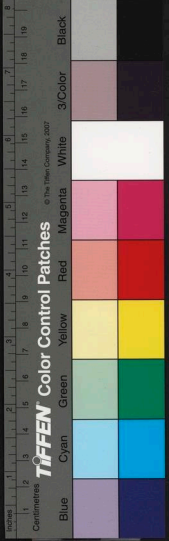
丁寔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寔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舊矣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歎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勸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爲嗣何如寔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積賤者所敢與及與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乎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寔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善叙事此少之晉書曰壽換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亮誅謬堯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聞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摻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批黑世說補卷之二十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間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

瞻歷調者僕射卿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矣大戴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蠃之究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蝓蟬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亦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節爾雅所謂蝓蟬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無錫公主字修聲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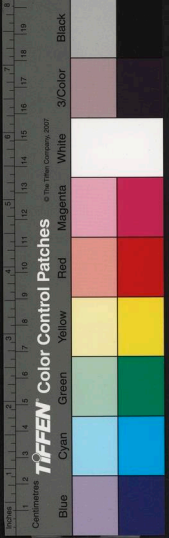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由白事云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劉云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差此比甚多

王云彭蠡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事即喚主簿歎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林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嗣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

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腹不解帶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

彌年父卒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

○補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餼頃會退王庾甚恠此意温曰承

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

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

疾不視事仲敦意甚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

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韓高際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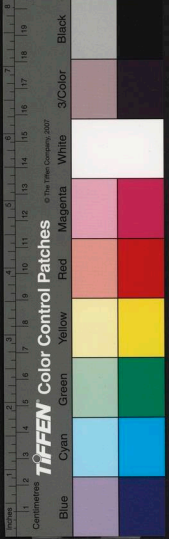
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 ○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此點世兒甫卷之二十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誦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云。意承二字。此訓。不知此後字。勢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澤與王獻同廢為庶人。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
隆重而淡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此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神情機警詞藻道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花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櫛擣補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則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會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

面尉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聞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巨羅實太后令徵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樹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

生杜若

眺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

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

舉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補

褚遂良

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采納高宗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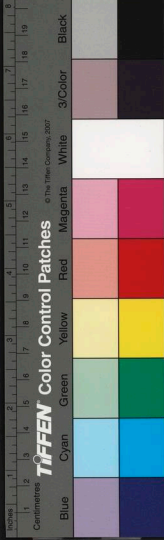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北占世克甫卷之二

十一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士。

○補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絳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名絳吏故云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

送謫章簡

○補韓景定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根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子景亦登進士第

○補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斫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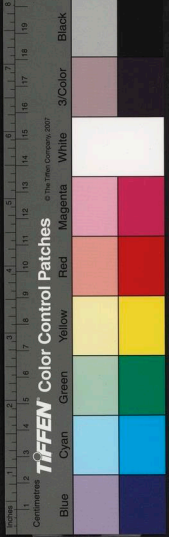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斫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北古士完前卷之二



所不通幸贈溫族人在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國公諡文正

但稱監南京排斥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解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壽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脫豐舊臣

多檢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祿作矣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詎謫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何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改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女氏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立曰被役不敢辭

免鏤安氏二字
補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史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守信叔德順軍人蘆州節度使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俊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金師屢戰克走金主亮有敢言錡姓名者

生兵何物

罪不勝其舉南朝
姓名其答如響至錦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
之然綽卒以
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檀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兄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甄妻使令攬髮以拭拭面容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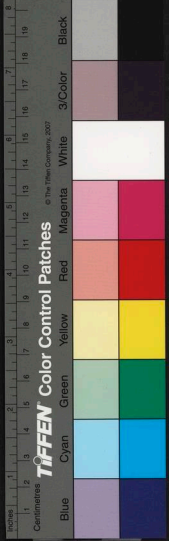
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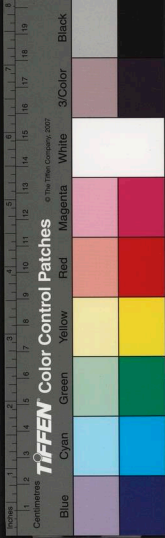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未殯傅巖往診蔡祭不明而神傷巖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有色非難
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戚
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又赴期者數十餘人悉
同衣棺知各去也哭之感勵路人聚舞福臨以
燕婉自喪然有識
猶追惜其能言
春清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劉鳳慶也

○
○
為主。襲令聞之曰：此乃是典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彧減於是，力而識不足。

王安豐歸，婦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問克別傳曰：克父適，既有子，故名曰克。字公問。晉後必有克問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見兒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嗚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曰：甚切至，趣充華及賈謐，毋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補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雝雝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老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懿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冬蟲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為椽。克每聚會。賈女於

青瓊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

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

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躑捷絕人。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白是克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散。十洲記曰。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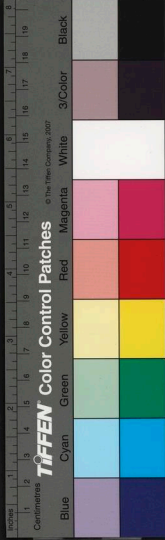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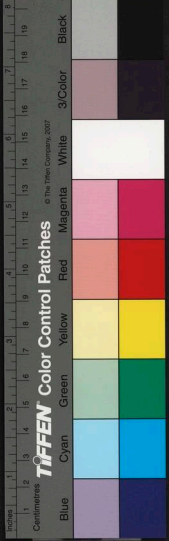
即以狀對。克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

北帖廿

北帖廿





打黑

○補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婦及翟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龍生恬浴

○補道遠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覆

愛食瘡

穆之傳曰邕嘗請孟靈休靈休先患瘡痂瘡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指悉覆取飴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

水淫

○補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

勸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獨技解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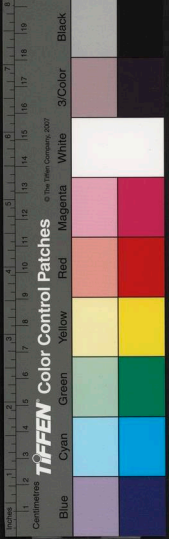
○補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必寬緩

北古



抄野

敢失隆。郗為故身。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

殺不伯

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

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於

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

不然。使者已出。又及崇。竟不計。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

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踏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馮翊太守。趙士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

。抗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買。謚相友善。及謚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岳謀誅倫。事泄。峻收。及收與母別。口負阿母

。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口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石先送

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邪。潘曰。可謂曰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潘卿復何為。潘曰。後。潘金谷集詩云。寄

士填溝壑。餘。潘曰。後。潘金谷集詩云。寄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之互相

又韓范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郁慮承
 望風貞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警怨操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
 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故睡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
 錯念國遭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劉禹成損矣於昔馮由此言
 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蔣小國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
 者豈果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徐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
 羣人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詎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若所不遠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
 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冠
 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於下之負榆次之辱
 不知財滅之於己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待
 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
 堅而無窳當以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抄野
敢失墜。郗為故身
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誦發中
之思。猶不得念。况特舊交。而欲自
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
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
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於
博古知今。察遠照運。願加三思。崇
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
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歎蹴踏秀
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藝
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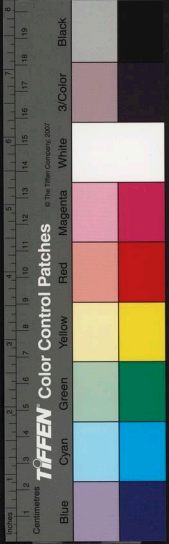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皆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
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曰。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後。番。金。今。集。詩。云。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斥其詞

○ ○ 劉璵當即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聖加害矣石崇素與璵

現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黎晉紀曰璵與兄璵皆知名
逐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

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出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

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口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如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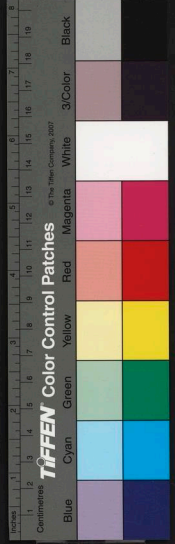
王孝伯灰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出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載
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此古也 入人





云汝等近過我脩年我身之刀志見行

諸曰桓冲後娶頽川庾農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鬪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承敬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

駕實佳士非將帥之才封曰馬知錢刀不能一

割乎敦將謀逆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友主事義

也友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

遣從母弟魏又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

既滅追贈驛兼濟有文武幹囊封誰王衛軍將軍

第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 ○ 補

謝玄暉頗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朝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祏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曰死亦良矣云

云

定復不急。祏以爲斬已。

祏劉晏俱候眺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

後遂構害玄暉。

南史曰東昏失

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說劉暉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暉

劉晏居卿今地暉陽驚駭告始安王

及祏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爲侍御史揚

國忠嫉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不容

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父子

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散奕在臺獨居爲

賊所執遂見害

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昉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明

隱解褐率府兵曹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

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

隱几待之家人問故于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矣及居

史大夫旬日爲黃門侍郎

○補

顏平原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不

容

不

容

不

容

不

容

不

容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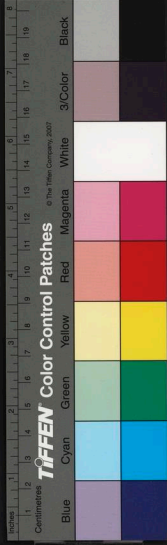
容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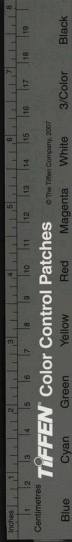
十
誌
耳
五
洙泗耳無論宋以後事與滄
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否
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
所載司馬家一代事辭往、撫拾
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故愚嘗謂
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

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
駟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
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
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
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
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出



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行
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
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叢友
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
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
校注之任專之仲立讐對則汝約

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
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
而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
獻無徵熟王激諸家乘則思過半
矣仲立素瓌瑋博稽羣籍多所訂
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



禪哉即何氏歸中
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
瑯王泰亨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